

民

族

魂



第一輯 民國先烈詩文

陸皓東

就義供詞.....

一

鄒容

革命軍自序.....

三

徐錫麟

安慶起義佈告.....

四

秋瑾

致某君書.....

五

黃河舟中感哀.....

六

和人韻.....

六

民族魂目錄

一

民族魂目錄

二

吳樾

與妻訣別書

七

暗殺時代自序

九

林覺民

赴義前別妻書

一四

方聲侗

赴義前別父書

一八

李晚

辛亥廣州赴義前別兄書

二〇

林述慶

江左用兵記自序

二一

黃興

絕命書.....二四

朱大符

致四弟秩如書.....二五

章炳麟

告癸丑以來死難諸君文.....二六

第二輯 太平天國

洪秀全

討滿清詔.....二九

誓師檄文.....三一

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諭.....三三

石達開

檄文.....三八

民族魂目錄

四

檄告招賢文.....四〇

報天王書.....四一

復曾國藩書并詩五首.....四二

馬上口占.....四五

入川題壁.....四五

再答曾國藩.....四五

寶劍.....四五

失題.....四五

李秀成

上天王札.....四六

駐節蘇州虎邱月夜泛舟感事詩兩首.....四七

錢江

第三輯 清

方苞

左忠毅公逸事.....五七

溫睿臨

南疆逸史序.....五九

全祖望

梅花嶺記.....六二

鄭燮

種菜歌.....六五

林則徐

密陳夷務不能歇手疏.....六六

曾國藩

民族魂目錄

六

不伎.....六九

不求.....七〇

陳恭尹

崖山.....七一

王 韜

上當道論時務疏.....七一

沈光宇

張蒼水集.....七三

黃遵憲

軍中歌.....七五

旋軍歌.....七六

康有爲

中國歌.....七六

第四輯 明

朱元璋

賜藍玉勅書

八一

宋濂

秦士錄

八二

于謙

詠石灰

八五

戚繼光

祭松海陣亡義兵

八六

歃血告文

八七

俞大猷

與曾龍山書

八八

與金存庵省庵書

八九



與蘇松同事諸君書……………九一

與蔡水南書……………九二

譚 綸

復兵部吳侍郎……………九二

歸有光

代人論禦寇書……………九五

沈 鍊

答陸宮保書……………九八

董應舉

答沈將軍書……………九九

史可法

勤王檄文……………一〇〇

請頒討賊詔書疏……………一〇四

請尊上權化水火疏.....一〇七

請勵戰守疏.....一一一

復靖攝政睿親王多爾袞書.....一一三

與雲間諸縉書.....一一六

陳函輝

勤王檄文.....一一八

絕命詞.....一二〇

張焯言

海師恢復鎮江一路檄.....一二一

上延平王書.....一二二

貽趙廷臣書.....一二五

就義時口占.....一二七

遺詩.....一二七

民族魂目錄

一〇

陳子龍

兵家言序

一一八

與孫職方碩膚書

一三一

張國維

心史序

一三三

黃淳耀

哀烈士詞

一三五

張家玉

與楊司農書

一三八

曹應昌

與陳道學書

一四〇

夏完淳

土室餘論

一四五

顧炎武

清屯疏跋

一四八

黃宗羲

行朝錄自敘

一五〇

歸莊

保定張氏殉難錄序

一五一

朱之瑜

致虜之由

一五三

杜濬

書陶將軍傳

一五八

徐枋

俟齋文集自序

一六〇

與葛瑞五書

一六一

民族魂目錄

三

王餘祐

乾坤大略總序

一六七

陸世儀

答宋子猶論時務書

一六九

劉綬

卽席

一七一

王在公

孤臣泣血錄序

一七一

第五輯 宋

趙構

親征詔

一七五

李綱

論建中興之功劄子

一七六

論使事劄子.....一七九  
甲國殤文有序.....一九八

宗 澤

乞回鑾疏十四次奏請.....一九二  
乞回鑾疏二十三次奏請.....一九四  
上乞毋割地與金人疏.....一九六  
遺表.....一九七  
上李丞相書.....一九九  
感時并序.....二〇〇  
道逢散遣之卒云講和退師無所用之輒以廿六字道胸臆.....二〇一

岳 飛

五嶽祠盟.....二〇二  
論恢復疏.....二〇二

遺札

二〇三

滿江紅

二〇三

送紫岩張先生北伐

二〇三

胡銓

請斬秦檜等疏

二〇四

論議和疏

二〇七

與虞井甫書

二一〇

胡寅

請絕和議疏

二一一

朱松

上胡察院書

二一三

朱熹

與黃樞密書

二一五

李忠定集序.....二一八

吳 儆

上蔣樞密書.....二二一

黃 幹

與金陵制使李夢聞書.....二二三

陸 游

觀大散關圖有感.....二二六

感憤.....二二六

觀運糧圖.....二二七

隴頭水.....二二七

江北莊取米作飯香甚有感.....二二七

書憤.....二二八

北望感懷.....二二八



書事

聞蜀盜已平獻馘廟社喜而有述

卽事

感憤

塞上

聞虜政衰亂掃蕩有期喜成口號

書憤

縱筆

述懷

書嘆

枕上偶成

塞上曲

估客有自蔡州來者感悵彌日

二二八

二二九

二二九

二二九

二二九

二二九

二二〇

二二〇

二二一

二二一

二二一

二二一

二二一

北望.....一三一

感事.....一三一

秋夜將曉出籬門迎涼有感.....一三一

太息.....一三一

示兒.....一三一

辛棄疾

賀新郎二闋.....一三二

水調歌頭二闋.....一三四

滿江紅二闋.....一三五

木蘭花慢.....一三六

水龍吟.....一三六

永遇樂.....一三六

漢宮春.....一三七

定風波.....二二七

破陣子.....二二七

小重山.....二二八

鷓鴣天.....二二八

菩薩蠻.....二二八

卜算子.....二二八

文天祥.....二二九

賜男陞子批.....二二九

指南錄後序.....二四〇

正氣歌.....二四三

贊.....二四四

感傷.....二四四

鄭思肖.....二四四

前臣子盟檄	二四五
後臣子盟檄	二四七
文丞相敘	二五一
二唁詩並序	二六一
陷虜歌	二六五
勵志二首	二六六
寫憤三首	二六七
春日偶成五絕	二六八
無題五首	二六八
王炎午	
生祭文丞相文	二六九
望祭文丞相文	二七三
謝枋得	

却聘書.....二七五

與留夢炎書.....二七六

辛稼軒先生墓記.....二七六

第六輯 唐

張巡

接戰.....二八一

聞笛.....二八一

李白

塞下曲六首.....二八二

出自薊北門行.....二八三

從軍行.....二八四

杜甫

前出塞九首.....二八五

後出塞五首……………一一八六

魏將軍歌……………一一八八

送靈州李判官……………一一八八

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一一八八

觀兵……………一一八九

歲暮……………一一八九

奉和嚴鄭公軍城早秋……………一一八九

王維

老將行……………一一九〇

送張判官判河西……………一一九一

送劉司直赴安西……………一一九一

王昌齡

從軍行……………一一九一

岑參

封大夫破播仙凱歌

一九二

韓愈

祭田橫墓文

一九三

韋聿

破吐蕃露布

一九四

張仲素

塞下曲

一九六

李賀

南園

一九六

第七輯 晉、南朝宋、齊、

劉琨

爲并州乞穀帛委輸表

一九七

謝表	二九八
尅期出討劉聰表	三〇〇
贈別駕盧湛	三〇一
祖 逖	
進說恢復之計	三〇二
王 導	
請興學修禮成化定俗疏	三〇三
陶 侃	
遜位表	三〇五
溫 矯	
移告四方征鎮討逆靖難檄文	三〇七
與陶侃書	三〇九
謝靈運(南宋)	



上勸伐河北書……………三二一

王融(南齊)

上北伐圖疏……………三二四

謝朓

代出自薊北門行……………三二七

代陳思王白馬篇……………三二七

第八輯 前後漢

司馬相如

喻巴蜀檄……………三二九

班固

封燕然山銘……………三三一

班超

請兵征西戎疏……………三三一

乞生還疏.....三三三

諸葛亮

前出師表.....三二五

後出師表.....三二七

自表後主.....三二八

特輯

孟軻

養氣章.....三三一

大丈夫章.....三三四

舜發於吠畝之中章.....三三四



## 軍人讀訓十條

- 第一條 實行三民主義捍衛國家不容有違背怠忽之行爲
- 第二條 擁護國民政府服從長官不容有虛偽背離之行爲
- 第三條 敬愛袍澤保護人民不容有倨傲粗暴之行爲
- 第四條 盡忠職守奉行命令不容有延誤怯懦之行爲
- 第五條 嚴守紀律勇敢果決不容有廢弛敷衍之行爲
- 第六條 團結精神協同一致不容有散漫推諉之行爲
- 第七條 負責知恥崇尚武德不容有污辱貪鄙之行爲
- 第八條 刻苦耐勞節儉樸實不容有奢侈浮滑之行爲
- 第九條 注重禮節整肅儀容不容有褻蕩浪漫之行爲
- 第十條 誠心修身篤守信義不容有卑劣詐僞之行爲

第一輯 民國先烈詩文

## 陸皓東

【傳略】陸皓東，名中桂，以字行，香山入。少與總理有世誼，時相過從，縱談時局，互相傾倒，遂一志追隨。總理奔走革命。與中會之叛立。皓東疏附之力居多。并建議採用青天白日旗式爲革命軍旗。主軍事應先佔兩粵爲根據。然後由兩湖直搗京津。傾覆滿清政府。建設新共和政府。議既定。卽鬻產別母妻。密謀于廣州起事。事洩。爲邏所獲。刑訊罵賊不屈。與朱全貴邱四等同遇害。時年二十九。是役卽總理自傳所謂革命第一次之失敗也。

### 就義供詞

吾姓陸。名中桂。號皓東。香山翠微鄉人。年二十九歲。向居外處。今始返粵。與同鄉孫文。同憤異族政府之腐敗專制。官吏之貪污庸懦。外人之陰謀窺伺。憑弔中原。荆榛滿目。每一念及。真不知涕淚之何從也。居滬多年。碌碌無所就。乃由滬返粵。恰遇孫君客寓過訪。遠別故人。風雨連床。暢談竟夕。吾方以外患之日迫。欲治其標。孫則主滿仇之必報。思治其本。連

日辯駁。宗旨遂定。此爲孫君與吾倡行排滿之始。蓋務求警醒黃魂。光復漢族。無奈貪官污吏。劣紳腐儒。靦顏鮮恥。甘心事仇。不曰本朝深仁厚澤。卽曰我輩踐土食毛。詎知滿清以建州賊種。入主中國。奪我土地。殺我祖宗。擄我子女玉帛。試思誰食誰之毛。誰踐誰之土。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與夫兩王入粵殘殺我漢人之歷史。猶多聞而知之。而謂此爲恩澤乎。要知今日非廢滅滿清。決不足以光復漢族。非誅除漢奸。又不足以廢滅滿清。故吾等尤欲誅一二狗官。以爲我漢人當頭一棒。今事雖不成。此心甚慰。但一我可殺。而繼我而起者不可盡殺。吾言盡矣。請速行刑。

## 鄒容

【傳略】鄒容。字慰丹。巴縣人。壬寅留學日本。嘗持軍強截學生監督姚某髮辮。懸諸留學生會館正樑。癸卯歸國。發憤草革命軍一書。出版後國內視聽一新。吳敬恆創蘇報。容時爲文以張之。蘇報獄起。滬工部局。捕章炳麟。容逕赴捕房自投。遂同被羈。翌年獄決。被判禁二年。卒瘞死於獄。時年十九。其絕命詞有云。願力能生千猛士。捕牢未必恨亡羊。

## 革命軍自序

不文之生。居於蜀。十有七年。以辛丑出揚子江。旅上海。以壬寅遊海外。留經年。錄達人名家言印於腦中者。及思想間所不平等者。列爲編次。以報我同胞。其亦附於文明國中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者歟。雖然。中國人奴隸也。奴隸無自由。無思想。然不文不嫌此區區微意。自以爲以是報我四萬萬同胞之恩。我父母之恩。我朋友兄弟姊妹之愛我。其有責我大逆不道者。其有信我光明正大者。吾不計。吾但信盧騷華盛頓威曼諸大哲於地下有靈。必哂曰。孺子有知。吾道其東。吾但信鄭成功張煌言諸先生於地下有靈。必笑曰。後起有人。吾其瞑目。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吾言已。吾心不已。皇漢民族亡國後之二百六十年。歲次癸卯。三月某日。革命軍中馬前卒蜀人鄒容記。

### 徐錫麟



【傳略】徐錫麟。字伯蓀。紹興人。曾游學日本。習警政。倡光復會。誓志覆清。在紹興設大通學校。聚志士訓練步勒。尋入資捐道員。至皖謀大舉。民國紀元前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殺清皖撫。恩銘於安慶警察學堂。遂舉義。據軍械局。戰敗被害。時年三十五。

### 安慶起義佈告

革命軍首領徐爲曉諭大衆。光復漢族。剪滅滿虜事。竊我大漢民族立國數千年。文明首出。維古舊邦。乃自滿虜入關。中原塗炭。衣冠掃地。文獻無遺。二百餘年偷生姑息。虐政之下。種種難堪。數不可罄。近則名爲立憲。實乃中央集權。玩我股掌。禁止自由。殺戮志士。苛虐無道。暴政橫生。天下擾攘。民無所依。強鄰日逼。不可終日。推厥種種罪由。何莫非政府。愚黔首虐漢族所致。以是予等懷抱公憤。共起義師。與我同胞。共復舊業。誓掃妖氛。重建新國。圖共和之幸福。報往日之深讎。義兵所臨。與民更始。毋庸多疑。有不從者。是甘爲化外。自取罪戾。當表之天下與吾族諸父兄弟共誅之。此諭。

## 秋瑾

【傳略】秋瑾。字澹卿。號鑑湖七俠。紹興人。幼承家學。工詩文詞。年十九。適湖南王氏。痛滿清之專制。遂東渡日本留學。加入同盟會。旋返國。與徐錫麟創設大通學校。組織光復軍。祕謀起義於浙江。後錫麟赴皖。瑾主浙事。相約同時大舉。光復東南。然錫麟以時迫先發。瑾不及響應。爲清吏偵悉。乙未六月六日被捕於紹興之古軒亭。死之。時年三十有一。

## 致某君書

吾與君志相若也。而今則君與予異。何始同而終相背乎。雖然。其異也。適其所以同也。蓋君之志則在于忍辱以成其學。而吾則義不受辱。以貽我祖國之羞。然諸君誠能忍辱以成其學者。則辱也暫。而不辱其常矣。吾素負氣。不能如君等所爲。然吾甚望諸君之無忘國恥也。吾歸國後。亦當盡力籌畫。以期光復舊物。與君相見于中原。成敗雖未可知。然苟留此未死之餘生。則吾志不敢一日息也。吾自庚子以來。已置生命于不顧。卽不獲成功。而死亦

吾所不悔也。且光復之事不可一日緩。而男子之死于謀光復者。則自唐才常以後。若沈蕙史堅如吳樾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則無聞焉。亦吾女界之羞也。願與諸君交勉之。

### 黃海舟中感哀

聞道當年塵戰地。至今猶帶血痕流。馳驅戎馬中原夢。破碎山河祖國羞。領海無權悲索寞。磨刀即日快恩仇。天風吹面冷然過。十萬雲烟眼底收。

### 和人韻

漫言女子不英雄。萬里乘風獨向東。詩思一帆海空闊。夢魂三島月玲瓏。銅駝已陷悲回首。汗馬終慚未有功。如許傷心家國恨。那堪客裏度春風。

### 吳樾

【傳略】吳樾字孟俠。桐城人。慷慨有聲於時。清宣庚子事變後。朝野競變法。樾獨痛斥之。

遊於京保間。遇丹徒趙聲。以意氣相期許。嘗謂之曰。君其爲難。樾爲其易。遂毅然以暗殺先

鋒自任。乙巳八月。清廷命戴澤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樞懷彈謀炸之於前門車站。隨以登車。彈不戒而發。斃載澤侍從數人。樞亦中彈死車上。

### 與妻訣別書

人之死生亦大矣哉。蓋生必有勝於死。然後可生。死必有勝於生。然後可死。可以生則生。可以死則死。此之謂知命。此之謂英雄。昧昧者何能焉。生不知其所以生。死不知其所以死。以爲生有人生之樂。而死則無之。故欲生惡死之情。自往來於胸中而不去。則此輩之生如秋蟬。死若朝菌者。可無足怪矣。若夫號稱知命之英雄。向人則曰。我不流血誰流血。此卽我不死誰死之代名詞耳。及至可以流血之日。而彼則曰。我留此身將有所待。待之又久。而此身或病死或他故而死。吾知其將死之際。未有不心灰意冷。勃發天良。直悔前言之不踐。與其今日死不如昔日之不生也。然悔之何及。徒益悲傷耳。此吾之所爲有鑒於此。而不敢不從速自圖焉。亦以內顧藐躬。素非強壯。且多愁善病。焉能久活人間。與其悔之他時。不如圖之此日。抑或者蒼天有報。償

我以名譽於千秋。則我身之可以腐滅者。自歸於腐滅。而不可以腐滅者。自不腐滅耳。夫可以腐滅者體質。而不可以腐滅者精靈。體質爲小我。精靈爲大我。吾非昧昧者比。能不權其大小之輕重以從事乎。而况奴隸以生。何如不奴隸而死。以吾一身。而爲我漢族倡不奴隸之首。其功不亦偉耶。此吾爲一已計。固不得不出此。卽爲吾漢族計。亦不得不出此。吾決矣。子將何如。古人有言曰。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子卽不爲漢族計。亦獨不爲己計乎。子自思身材之短小。體氣之柔弱。精神之欠乏。飲食之簡少。且衛生之不講。心境之不寬。勞苦之不耐。疾病之時至。非較吾爲尤甚乎。吾竊不遜。若子能壽年一百。吾卽能壽年一百一十。吾今自思不過得壽四五十。子可作比例觀。且子多壽。有何所用。雖如彭祖。亦不過飲食衣服之較多於人。而况子非其比。勢不得不爲一己計。則當捐現在之有限歲月。而求將來之無限尊榮。且也。以個人性命之犧牲。而爲鐵血強權之首倡。此爲一己之計。卽所以爲漢族計也。非一舉而兩得乎。子其三覆思之。如以

吾言爲然。則請爲子畫善死之策。如以爲否。則請留此書於臨死之日。再一閱之。以證吾之見地如何。

### 暗殺時代自序

予生八年卽失母。惟二兄撫養之。數年兄亡。予父棄官爲賈。至是迫於家計。不得安居。復奔走風塵間。集所得以爲予弟兄教養之用。予年十三。遂慕科名。歲歲疲於童試。年二十始不復以入股爲事。日惟誦古文辭。有勸予應試者。輒拒之。年二十三。自念親老家貧。里處終無所事。乃飄然游吳。不遇。遂北上。斯時所與交游者。非官卽幕。自不禁怦怦然動功名之念矣。逾年。因同鄉某君之勸。考入學堂肄業。於是得出身派教習之思想。時往來於胸中。豈復知朝廷爲異族。而此身日在奴隸叢中耶。又逾年秋。友人某君授予以革命軍一書。三讀不置。適其時奉天被佔。各報驚傳。至是而知家國危亡之在邇。舉昔卑污之思想。一變而新之。然於朝廷之爲異族與否。仍不在意念中也。逾時。某君又假予以清議報。閱未終編。而作者之主義。卽化爲我之

主義矣。日日言立憲。日日望立憲。向人則曰。西后之誤國。今皇之聖明。人有非康梁者。則排斥之。卽自問亦信梁氏之說之登我於彼岸也。又逾時。得閱中國白話報。警鐘報。自由血。孫逸仙。新廣東。新湖南。廣東舌。攘書。警世鐘。近世中國祕史。黃帝魂等書。於是思想又一變。而主義隨之。乃知前此梁氏之說。幾誤我矣。夫梁氏之爲滿酋游說。有革命之思想者。皆能詳言之無俟我曉曉矣。然予恨梁氏之說之幾以誤我者。其誤我同胞。當不止千萬也。予願同胞。甯爲夢夢不醒之漢族愚民。而不爲半睡半醒之滿洲走狗。蓋夢夢不醒之愚民。其天良未泯。雖認賊作父。亦苦於不自知。一旦夢醒。究未有不欲殺盡逆賊而復九世之仇也。若半睡半醒之滿奴。名則以瑪志尼加富爾自居。實則吳三桂洪承疇之不若。甚至欲遂一己之私心。甘作同胞之公敵。有告以宗旨之不正。而行事之皆私者。則彼積羞怒而成仇。遂不惜強詞以奪理。昌言曰。國朝之制。滿漢平等。又曰。滿漢之政治。爲大地萬國所未有。又曰。今皇仁聖。不惜犧牲已位。以立憲政。此等云云。蓋欲斷送漢族永無自

立一日。而爲滿洲謀其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予於是念念欲殺盡此輩。然此輩皆漢人也。皆漢人而爲滿酋之奴隸也。滿酋之使此輩奴隸。甘害同胞。以利異族。則滿酋之手段。不亦甚毒矣。雖然。此輩爲奴隸者也。滿酋造奴隸者也。不清其源。而絕其流。又烏乎可。予於是念念在排滿。夫排滿之道有二。一曰暗殺。一曰革命。暗殺爲因。革命爲果。暗殺雖個人而可爲。革命非羣力卽不效。今日之時代。非革命之時代。實暗殺之時代也。予遍求滿酋中。而得其巨魁二人。一則奴漢族者。一則亡漢族者。奴漢族者在今日。亡漢族者在將來。奴漢族者。非那拉淫婦而何。亡漢族者。非鐵良逆賊而何。殺那拉淫婦難。殺鐵良逆賊易。殺那拉淫婦。其利在今日。殺鐵良逆賊。則利在將來。殺那拉淫婦。去其主動力。殺鐵良逆賊。去其助動力。主動力無盡。而助動力有盡。予於是念念在殺鐵良。然此念雖立。其如徒手無具何。勢不得不稍俟時日。逾時有萬福華刺王之春案出。又逾時忽有刺客某刺鐵良逆賊未成而遁。並有王漢謀刺鐵良逆賊未遂而先自盡之報。之三子者。其志可嘉



。其風可慕。然予不能不爲之抱憾者。蓋以萬子之刺術固疎。而所指之事。亦不過曰聯俄之主義而已。夫以聯俄之主義爲非。則所是必在聯日。聯俄主之滿洲。聯日亦主之滿洲。滿洲旣不可恃。日人又安可恃乎。試問今日我同胞。其不欲自去奴隸之籍則已。苟欲去之。則必先事排滿。而排外非所計也。若刺客某。則又不免失之於怯。雖其目的較萬子爲善。而於生死關頭。又不若萬子之明矣。若王子心有餘而智不足。雖其一死。足以加勉他人。然於事實上。不免失之一籌。使於順德失望時。卽起身來京。或者卒成其志。究未可知。卽不遇。亦可將鐵良同類之人一刺之。以爲代價。則王子不虛死矣。雖然。王子之死。非勉他人。乃勉我耳。予之存此志。已有數月。（此志偶於友人某君前言之。計在萬福華事以前數月）王子復先我而行之。雖其不成。亦足見王子之志與我同也。王子有靈。當不使我復蹈萬子之轍。今者。予之槍具。已自日本購來。其遲遲吾行者。一因此身之事務未清。二因其人受再次之驚。家居多數防備。擬緩數月。觀其動靜。然後就道。斯時友人某君

知予之志。遂勸余筆之於書。以遺後世。以釋人惑。予自惟素不能文。卽強爲之。焉能言之成理。足以動人觀聽。且以我心之所求者。在實事而不在虛文。使來者皆事虛文。恐實事終無可成之日。予願予死後化一我而爲千萬我。前者仆。後者起。不殺不休。不盡不止。則予之死。爲有濟也。然一念萬王二子之後。竟未聞有接踵而興者。則予當此發軔之始。似不宜不有所觀感于同胞矣。今卽邇來之所見。並信札之有關於此者。亦連類及之。綴爲若干篇。名曰暗殺時代。是爲序。

## 林覺民

【傳略】 林覺民。字意洞。閩縣人。能文章。富詞藻。性簡樸不華。而氣象儼然。留學日本時。加入同盟會。辛亥廣州之役。運籌甚力。於赴廣州之途次。嘗語同志曰。此舉若敗。死者必多。必能感動同胞。今日同胞非不知革命爲救國唯一手段。特畏首畏尾。不能割斷家庭情愛耳。今試以我論。家非有醜鍾老父。庶母幼弟。少婦稚兒耶。願肯從容就死。心之摧割。腸之寸斷。此雖木石。亦當爲我墮淚。况人耶。推之諸君家族情況。莫不類此。甚且身死。而父母兄弟妻

子不免凍餒者亦有之。故謂吾輩死而同胞尙不醒者。吾決不信也。使吾同胞一旦盡奮而起。克復神州重興祖國。則吾輩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甯有憾哉。既抵廣州。遂赴義。被執不屈死。時年二十五。

### 赴義前別妻書

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書與汝永別矣。吾作此書時。尙爲世中一人。汝看此書時。吾已成爲陰間一鬼。吾作此書。淚珠和筆墨齊下。不能竟書而欲擱筆。又恐汝不察吾哀。謂吾忍舍汝而死。謂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爲汝言之。

吾至愛汝。卽此愛汝一念。使吾勇於就死也。吾自遇汝以來。常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然遍地腥雲。滿街狼犬。稱心快意。幾家能彀。司馬青衫。吾不能學太上之忘情也。語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顧汝也。汝體吾此心。於啼泣之餘。亦以天下人爲念。當亦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爲天

下人謀永福也。汝其勿悲。

汝憶否四五年之前夕。吾嘗語曰。與其使吾先死也。無甯汝先吾而死。汝初聞言而怒。後經吾婉解。雖不謂吾言爲是。而亦無辭相答。吾之意。蓋謂以汝之弱。必不能禁失吾之悲。吾先死留苦與汝。吾心不忍。故甯請汝先死。吾担悲也。嗟夫。誰知吾卒先汝而死乎。

吾真真不能忘汝也。迴憶后街之屋。入門穿廊。過前後廳。又三四折。有小廳。廳旁一屋。爲吾與汝雙栖之所。初婚三四個月。適冬之望日前後。窗外疏梅篩月影。依稀掩映。吾與汝並肩攜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語。何情不訴及。今思之。空餘淚痕。又迴憶六七年前。吾之逃家復歸也。汝泣告我。望今後有遠行。必以告妾。妾願隨君行。吾亦既許汝矣。前十餘日回家。卽欲乘便以此行之事語汝。及與汝相對。又不能啓口。且以汝之有身也。更恐不勝悲。故惟日日呼酒買醉。嗟夫。當時余心之悲。蓋不能以寸管形容之。吾誠願與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勢觀之。天災可以死。盜賊可以死。瓜分之

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輩處今日之中國。國中無地無時不可以死。到那時使吾眼睜睜看汝死。或使汝眼睜睜看我死。我能之乎。抑汝能之乎。即可不死。而離散不相見。徒使兩地眼成穿而骨化石。試問古來幾曾見破鏡能圓。則較死爲尤苦也。將奈之何。今日吾與汝幸雙健。天下人人不當死而死。與不願離而離者。不可數計。鍾情如我輩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顧汝也。吾今死無餘憾。國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依新已五歲。轉眼成人。汝其善撫之。使之肖我。汝腹中之物。吾疑其女也。女必像汝。吾心甚慰。或又是男。則亦教其以父志爲志。則我死後。尙有二意洞在也。甚幸甚幸。

吾家後日當其貧。貧無所苦。清靜過日而已。

吾今與汝無言矣。吾居九泉之下。遙聞汝哭聲。當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則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電感應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實。則吾之死。吾靈尙依依旁汝也。汝不必以無侶悲。

吾平生未嘗以吾所志語汝。是吾不是處。然語之。又恐汝日日爲吾擔憂。吾犧牲百死而不辭。而使汝擔憂。的的非吾所思。吾愛汝至。所以爲汝體惟恐未盡。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卒不忍獨善其身。嗟夫。紙短情長。所未盡者。尙有萬千。汝可以摹擬得之。吾今不能見汝矣。汝不能舍吾。其時時於夢中得我乎。一慟。辛未三月念六夜四鼓。意洞手書。

家中諸母皆通文。有不解處。望請其指教。當盡吾意爲幸。

## 方聲洞

【傳略】方聲洞。字子明。侯官人。世家子也。嘗留學日本。值俄警頻聞。邊境驟然。憤而與同志組織軍國民教育會。期赴國難。後因解散。志不得伸。乃逢人痛論國事。謂非顛覆滿清建共和。則吾人終無安枕之日。及總理赴日組織同盟會。深相投契。與兄弟妻嫂皆相繼加盟焉。總理因任之爲同盟會福建支部長。聲氣相感。閩之附義者亦特多。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自領一隊進攻督署。事敗死之。年僅二十六。

## 赴義前別父書

父親大人膝下。跪稟者。此爲兒最後。親筆之稟。此稟果到家。則兒已不在人世者久矣。兒死不足惜。第此次之事。未曾稟告大人。實爲大罪。故臨死時將其就死之原因。爲大人陳之。竊自滿洲入關以求。凌辱我漢人。無所不至。迄於今日。外患逼迫。瓜分之禍。已在目前。滿洲政府。猶不願實心改良政治。以圖強盛。僅以預備立憲之空名。炫惑內外之觀聽。必欲斷送漢人土地於外人。然後始大快其心。是以滿政府一日不去。中國一日不免於危亡。故欲保全國土。必自驅滿始。此固人人所共知也。兒蓄此志已久。祇以時未至。故隱忍未發。邇者。海內外諸同志共謀起義。以撲滿政府。以救祖國。祖國之存亡。在此一舉。事敗。則中國不免於亡。四萬萬人皆死。不特兒一人。如事成。則四萬萬人皆生。兒雖死亦樂也。祇以大人愛兒者。故臨死不敵不爲稟告。但望大人以國事爲心。勿傷兒之死。則幸甚矣。夫男兒在世。不能建功立業。以強祖國。使同胞享幸福。雖奮鬥而死。亦大樂也。且爲祖

國而死。亦義所應爾也。兒刻已念有六歲。對於家庭。本有應盡之責任。祇以國家不能保。則身家亦不能保。卽爲身家計。亦不能不於死中求生也。兒今日極力驅滿。盡國家之責任者。亦卽所謂保身家也。他日革命成功。我國之人。皆爲中華新國民。而子孫萬世。亦可以長保無虞。則兒雖死。亦瞑目地下矣。惟從此以往。一切家事。均不能爲大人分憂。甚爲抱憾。幸有壽兄及諸孫在側。兒或可稍安於地下也。惟祈大人得信後。切不可過於傷心。以礙福體。則兒罪更大矣。幸諒之。茲付上致穎媳信一通。俟其到漢時面交。並祈得信時。卽遣人赴日本接其歸國。因彼一人在東。無人照料。種種不妥也。如能早歸。以盡子媳之職。或能輕兒不孝之罪。臨死不盡所言。惟祈大人善保玉體。以慰兒於地下。旭孫將成人。乞善導其愛國之精神。以爲將來報仇也。臨書不勝企禱之至。敬請萬福金安。兒聲洞赴義前一日稟於廣州城。

## 李 晚

【傳略】李晚。字晚君。雲浮人。家貧。赴香港習車衣業。飲聞總理革命言論。遂加入同盟會



辛亥歲。從黃興在港籌劃。謀刻期入廣州舉事。事洩。各路黨員多欲解散。以待再舉。晚與興皆堅持不可。謂吾輩此行。早置生命不顧。任其事而懼死。非丈夫也。今明知無濟。祇在實行革命宗旨。決以生命爲犧牲。庶足以振聾發聵。使國民皆知救國之義。而與我同情。收效必不遠。遂於三月二十九日同攻督署。力戰而殉。時年三十有八。

### 辛亥廣州赴義前別兄書

敬復者。昨天說及去年余妻區氏與甥往南陽訪弟。適因歸國。兩不相遇。弟此次理應返鄉一行。但軍情緊急。不出三日。兄便知矣。此行成敗不可知。任其事而怕死。非丈夫也。今明知無濟。祇在實行革命宗旨。決以生命犧牲。推倒滿清。建設中華民國。事成。則漢族光明。敗或身殉。願毋我念。懇兄代告余妻區氏一言。苦守韜兒。他日繼父之志。幸毋忘之。此別。辛亥三月二十八日夕弟晚發。

【傳略】林述慶。字碩亭。閩侯人。初爲清第九旗營官。有志革命。武昌起義。在鎮江獨立。合浙溫諸軍攻南京。克之。後解甲留北京。爲袁世凱所忌。民國二年。先宋教仁被刺日暴卒。

## 江左用兵記自序

自權利競爭等說行。學士大夫。遂棄其數千年固有之道德節義而從事焉。其究也。凡競爭權利之所在。無所不用其極。一事之生也。遲迴審顧。惟一已權利是衡。公然視道德節義若無有。又不憚百出其競爭權利之私。於是乎飾邪行。文姦言。結朋黨。淆亂黑白。顛倒是非。使一時豪俊游於羿之彀中。而莫之與辨。此非世道人心之巨變也哉。嗚呼。吾爲此懼。當京漢舉義。建業負隅。風潮洶湧。全局震動。賴蘇浙聯軍。聲威頓壯。自十月初二日進攻。十二日城克。其間血戰經旬。無權利競爭之可言。惟友愛之聯軍。具道德節義之操。相與肉搏堅城之下而已耳。迨至事定。一二不顧道德節義者起。翻是爲非。變白爲黑。遂致此十日戰爭真相。混淆莫知其究竟。不佞因彙述所躬歷目睹者。一一記之。一字一句。皆從良知寫出。若故事鋪張。稍涉詐僞。

。天地神人。實共棄之。凡中間所與同謀諸君子。惟趙君伯先。陶君樸青。楊君詢珂。林君憬甫。先已成名以去。餘多執政於今日。如覽斯記。有出入之言。深望嚴詞呵責。糾正其妄。至蘇浙聯軍。戰績卓著。記中敘述頗簡。非掠美攘功。實以斯記僅限不佞一人躬歷目睹者。若妄加揣度。反獲失實之罪。是不敢也。嗟乎。破壞已終。建設方始。民國前途。儼然尙不知其終極。何忍斷斷焉追述往事以聒人。蓋深恐蔑棄道德節義之夫。中權利競爭之說。飾邪行。文姦言。結朋黨。而謂可以掩蓋天下之目。箝盡天下之口。自欺欺人。使真是真非。終不明於世。不佞因記所躬歷之境。所目睹之事。以存之。或亦當世君子之所許乎。

## 黃興

【傳略】黃興字克強。善化人。始在湖南謀革命。長沙之役。萍醴之役。皆所發動。及後追隨

總理。同盟會成立。任庶務長。勇於負責。嗣歸國舉義。屢蹶屢起。欽廉河口。鎮南關。廣

州諸役。尤著戰功。辛亥武昌發難。及南京臨時政府時期。歷任大元帥。副元帥。陸軍部長。

政府北遷。任南京留守。二年。袁世凱刺宋案起。至南京舉兵討袁。事敗走海外。袁世凱帝制事起。歸國力持正義。五年十月。卒年四十四歲。

### 別鄧澤如書

事冗。未獲時通音問。罪甚罪甚。本日親赴陣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殺賊。不敢有負諸賢之期望。所有此次出入款項清冊。雖細數亦有登記。當先寄呈公埠宣布。次荷屬。次南北美洲各埠。無論成敗。俾共曉然於此次之款。涓滴歸公。弟等不才。預備或有未周。用途卽因之不當。負咎殊深。所冀漢族有幸。一舉獲捷。否雖寸磔吾驅。亦不足以蔽罪。惟此心公明。足以對諸公耳。

### 鍾明光

【傳略】鍾明光。字達權。興甯人。家貧性孝。棄學就商。後謀革命。常以辛亥光復不能澈爲憾。民國四年七月十七日。炸龍濟光於廣州。龍傷足。死衛隊十七人。明光被捕。翌日以慘刑凌遲死。時年三十五。

## 絕命書

嗟乎。茫茫大陸。頓成澤國。浩浩神州。斷送東夷。錦繡山河。竟亡袁氏之手。千秋領土。喪盡一紙空文。痛彼國賊。甘爲城下之盟。哀我同胞。竟如牛馬之賤。弔民伐罪。湯武尙誅暴民之桀紂。締造共和。先烈曾流熱血以救民。茲我中原黃裔。不少愛國之將士。五族同胞。豈乏鐵血之男兒。際此衆叛親離。袁賊之勢旣孤。人心未死。大局尙屬可圖。同爲五族之民。共興討賊之義。速振義旗。掃除妖孽。毋任國賊盤據。噬臍莫及。勸我同志速進。急起勿忘。倘今振臂一呼。雲合而響應。欲免波蘭高麗之慘禍者。在此一舉。同舟共濟。毋忘雪恥之心。臥心嘗胆。共誓報讎之志。是則弟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無憾矣。我同胞勗哉。

## 朱大符

【傳略】朱大符。字執信。蕭山人。幼敏慧勤學。乙巳入同盟會。於民報多所撰述。戊申廣州之役。庚戌廣州新軍之役。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均居中策劃。並實行。中華革命黨時

期。奉 總理命謀粵。龍濟光嚴憚之。民國八九年在建設雜誌爲文。影響甚大。九年奉命至虎門獨立。爲奸人所害。其遺著散見於民報及民國建設兩雜誌甚多。現輯爲朱執信集。

### 致四弟秩如書

四弟覽。前致數言。想已達。此次歸粵竟無往晤舅舅及彥平之暇。明日又當赴外縣。風雲靡定。遂此漂忽。交臂無從爲面言。殊所歉也。不面弟復近二年。三妹又隨君直之任陽江矣。不知何時始得一堂爲樂。今且圖殺敵自娛而已。軍中較處家宅爲安全。向來戰死者。視在家被殺者少。可知也。陸士衡所謂有惡而必得。有愛而必失者。吾儕正當念此言也。又先人初無他貽留。惟此耿介之性。實賦諸我。儻覩顏苟活。豈不有忝於祖。如謂若敖鬼餒。則兄娶婦十年。三有皆女。縱保此生。何可必其有後乎。此意願弟正之。

### 章炳麟

【傳略】章炳麟。字太炎。餘杭人。早年隨 總理革命。鼓吹宣傳。不遺餘力。民初。袁世凱忌之。誘至北平軟禁之。以太炎名聞海內。國學大師。終不敢加害。終身講學。不求仕進。晚

年遜跡吳門。今年春卒於吳縣。有章太炎叢書。

### 告癸丑以來死義諸君文

民國五年八月十三日。章炳麟等。謹以茱香量幣。告癸丑以來死義諸君。

「嗚呼哀哉。自袁氏得位。憑恃淮泗宗賊餘醜。以亂天常。始雖假號。其有僭逆之心久矣。羣倫側目。未敢正言。獨諸先覺之士。扶義發難。冀得折其牙角。武力不當。咸死鋒刃。既而屏營伏竄。斃于虞侯者。先後蓋四五萬人。元凶建號。西南始義。勝兵用命。狂狡燿沮。猶有淫威餘烈。制人死命。天奪其魄。而後假定一時。追念諸君伏命死義之初。豈遽知有今日事哉。炳麟等以爲武昌之師。以剗異族。雲南之師。以蕩帝制。事雖暫濟。而皆不可謂有成功。則何也。異族專制之勢。非一人能成之。其支黨盤結於京師者。不可勝計。京師未拔。正陽之圍未摧。雖仆一姓。斃一人。餘孽猶鳥獸屯聚其間。故用力如轉坂。而收效如毫毛。遽以是爲成功者。是夸誕自誣之論也。人心媮息。忤此小康。未暇計後日隱患。炳麟等雖長慮卻顧。不敢

自逸。無若衆論之譴。嗚呼。自南京政府解散。提挈版籍而致諸大酋。終有癸丑之變。禍患綿互。首尾四歲。以貽諸君子憂。繫豈小人媮息之咎。炳麟等亦與有罪焉。今者兵不踰江。元凶自殞。於彼所喪一人耳。罪魁叛將。與其嘗受僞命之吏。根柢相連。不可鋤治。彼詔言帝制者。亂人也。陰佐帝制而陽稱疾不視事者。又亂人也。以其野心與帝制異議。而欲保介袁氏餘業。以撓大法而爲罪人託命之主者。復亂人也。三亂不除。則袁氏未死。國會猶朝露。元首若贅旒。然而二三躁競之士。饕竊天功。以爲己力。欲弭兵以修文政。他日復貽後生之憂。其罪將彌甚於炳麟等也。

『乃者國人不知禍亂之幾。炳麟等不能正告。而諸君子死難於前。迄於今茲。涉歷稍深矣。監前事之敗。而知後來之覆。炳麟等無所逃其責。終以庸衆惕息。莠言相扇。憂危之論不足以徹愚子。而更以好事方命爲誚。是使諸君子徒死于前。而異日才俊之士。又將纍纍與諸君子相枕爲積屍也。嗚呼。死者則已矣。其有知邪。其無知耶。其靈爽猶足以振起頑懦。生者當知之。知



袁氏未死也。知死者之望猶缺也。知死者之不欲徒以生命買人一夕之娛戲也。以是備豫不虞。訓於師干。而教之母忘戒守。禍其可以少已。

「不然。雖日享月祀。薦之馨香。樹之表旗。豐碑高壟以安之。寫金刻石以像之。壇堂廟祀以奉之。誠不足妥諸君子之靈。而所以爲負滋大。不及再稔。故喪未除。新喪又見告矣。斯亦非諸君子之遺恨長盼而不已者耶。嗚呼哀哉。」

## 洪秀全

【傳略】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廣東花縣人。幼睹清廷腐敗。民生凋喪。即抱民族革命思想。以宣傳耶穌教號召於廣西各地。道光三十年六月起義於金田村。與清軍戰連捷。太平三年克金陵。都焉。命將四方侵略各地。謀興復漢族。不幸因內政失修。軍權分歧。勢力不支。秀全於太平十四年四月廿七日服毒死。子福瑨繼立。不數月。城破。國亡。

### 討滿清詔

朕祖洪武。掃蕩羣夷。克復中原。開三百年之丕基。造億萬姓之厚福。此誠三代以來之盛主也。不幸至我懷宗。闖賊猖獗。奸黨開門。致有甲申之變。爾祖乘我之亂。包藏禍心。篡我之朝。竊奪神器。弘光被弑。忠臣死者千餘。宗室遭殘。親族亡者萬餘。當此時也。地裂天崩。山枯海涸。爾胡逆賊。我世不共戴天之仇也。况夏爲夷變。二百年不見日月之光。漢受滿欺。六七世常聞腥羶之氣。弑兄弑叔。迹類豺狼。納妹納姑。行同狗彘。賣官鬻爵。士子之誦讀何用。加賦勸捐。庶民之脂膏已竭。犯人不韙髮。是欺漢人爲囚

。狀元不招親。是視漢人爲寇。不封王。不爵位。是忌漢人有柄。不將兵。不掛帥。是畏漢人有權。名雖君臣。實則陌路。鹽分南北。法失重輕。貪官污吏滿寰區。處處是殺人利刃。善士良民遭荼毒。人人懷切齒深仇。以致旱虐連年。水災屢降。民不聊生。人皆思亂。爾忝居大位。尙不側身修身。而猶縱淫貪欲。置民瘼於罔聞。謂天威不足畏。此誠昏庸無道之極。所謂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者此也。今朕非他。乃大明太祖之後裔。弘光皇帝七世孫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一爲祖宗復仇。二爲蒼黎伐暴。謀臣如雨。戰將如雲。大興湯武之師。用慰雲霓之望。鋤其酷虐。救民於水火之中。修我戈矛。取殘若鷹鷂之逐。旌旗蔽日。船筏滿江。士卒爭先。水陸並進。天塹無難。飛渡。投鞭亦可斷流。將軍所至。迅如掃葉之風。兵帥所臨。震如當空之霹。軍威整肅。號令森嚴。耕市不驚。秋毫無犯。簞食壺漿。迎之者喜其先至。翹首引領。望之者恨不踵來。至有摧枯之威。破竹之勢。趁首夏之清和。分兵西往。據高秋之逸爽。遣將北征。傳檄江南。連兵河朔。分兵進討。問罪燕京。

。共梟逆胡之頭。以洩載天之恨。凡屬滿營生擒者。割其股而吸其髓。但係旗下死之者。食其肉而寢其皮。滅盡胡兒。克復中原之土。安全黎庶。重觀盛世之天。凡我士民。無詐無虞。永登仁壽域。長享太平春。欽此。

### 誓師檄文

照得宅中圖大。萬古嚴夷夏之防。伐暴救民。三王創征誅之局。是以南巢放主。十一征望慰雲霓。東渡誓師。三千人威揚貔虎。帝子逐函關之鹿。五年而誅項滅秦。真人非白水之龍。四載而剪新復漢。其所以旌旗甫建。豪傑歸心。旌鉞一磨。黔黎稽首者。要惟子民憔悴。時雨降而涸轍立蘇。戎馬經而秋毫無犯也。某也生逢末世。念切時艱。俯仰五千年帝王興廢之機。縱橫四萬里民物悲歌之數。今來古往。功名實爲氣運所關。亂極治生。元位常與英雄相屬。識時稱俊傑。可見事在人爲。得位屬興王。居然命由天受。况朱氏之統緒已絕。白山之胡虜代興。等劉淵石勒之梟雄。攘奪神器。本耶律完顏之種類。流毒中原。幽厲之殘暴相形六七傳如故。漢唐之衣冠已渺二百載於茲。律

以蠻夷措夏之常刑。詎借涿鹿版泉之義舉。而且上下交征利。黃白通宦海之要津。左右皆曰賢。標榜名場之捷徑。既富何憂不貴。佐貳可捐守命。可捐府道。亦可捐得財。詎計妨民。四市有稅。關市有稅。山林亦有稅。以故貂冠蟒玉。本出市井牙儉之徒。虎噬狼貪。靡顧老穉顛連之苦。二月絲而八月粟。以剝盡民脂民膏。朝食四而暮食三。徒苦着愚夫愚婦。園圃本平民苦海。貪官視若銅關。獻斟豈修士良規。污吏藉爲金穴。外引土豪爲心腹。覆雨翻雲。內聯權貴爲爪牙。捕風捉日。腰囊旣滿。命盜之案亦冰銷。藜藿難充。乾餼之愆皆決案。一事動傾中人之產。萬石難填巨海之冤。婦嘆童呼。悲聲載道。酷刑厚斂。怨氣冲天。蝗虫與水大薦臻。原爲昏君示警。疫病繼于戈而起。益增黎庶受殃。陽託賑饑團練之名。陰圖措吏陞官之便。帑藏旣竭。藉可苛斂民財。軍政不修。徒示募招鄉勇。驅農工以冒鋒鏑。祇見暴骨疆場。勒十紳以助軍糈。誰憐委身溝壑。水益深而火益熱。雖秦隋之虐政。何以加之。剝之極卽復之機。知戎敵之未祚已將斬矣。某也下顧人事。上觀

天時。慨想前徽。自雄身世。謹五夜馨香之祀。未知天意何心。憫四海陷溺之人。殊覺袖難束手。用是徵兵粵海。振旅湖湘。鵝鶴軍臨。勢如破竹。貔貅隊肅。勝可探囊。若念萬騎追風。山鳴谷應。千旗耀日。波委雲移。倘非渙汗魚頒。難免閭閻震懾。爲此戒我軍士。諭爾居民。順天而興仁義之師。原非以暴易暴。指日而奏承平之績。願其各田爾田。毋望烽燧而驚移。毋挈家室而遷徙。毋聽謠言而恐慌。毋恃强悍而抗違。妖官必誅。衛靈必誅。餘外皆爲赤子。姦淫者斬。擄掠者斬。惟期不負蒼生。雖或簞食壺漿。本出爾民之困苦。若夫子女玉帛。詎羈我輩之雄心。誓將迅掃妖氛。爲億萬姓生靈吐氣。佇見澄清區宇。徇千百年中夏丕基。共仰聞之毋違。此檄。

### 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諭

真天命太平天國。爲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若曰。嗟爾有衆。明聽予言。予惟天下者。中國之天下。非胡虜之天下也。衣食者。中國之衣食。非胡虜之衣食也。子女人民者。中國之子女人民。非胡虜之子女人民也。慨自有明失

政。滿洲乘釁。混亂中國。盜中國之天下。奪中國之衣食。淫虐中國之子女人民。而中國以六合之大。九州之衆。一任其胡行而恬不爲怪。中國尙得爲有人乎。自滿洲流毒中國。虐焰燔蒼穹。淫毒穢宸極。腥風播於四海。妖氣慘於五湖。而中國之人反低首下心甘爲臣僕。其矣哉中國之無人也。夫中國首也。胡虜足也。中國神州也。胡虜妖人也。名中國爲神州者何。天父皇上帝真神也。天地山海是其造成。故從前以神州名中國也。目胡虜爲妖人者何。蛇魔閻羅妖邪鬼也。韃靼妖胡惟此敬拜。故當今以妖人目胡虜也。奈何足反加首。妖人反盜神州。驅我中國。悉變妖魔。罄南山之竹簡。寫不盡滿地淫污。決東海之波濤。洗不淨彌天罪孽。予謹按其彰著人間者。約略言之。夫中國有中國之形像。今滿洲悉令削髮。拖一長尾於後。是使中國之人變爲禽獸也。中國有中國之衣冠。今滿洲另置頂戴。胡衣猴冠壞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國人之忘其根本也。中國有中國之人倫。前僞妖康熙暗使韃子一人管十家。淫亂中國之女子。是欲中國之人盡爲胡種也。中國有中國之配偶。今滿

洲妖魔悉收中國之美姬爲奴爲妾。三千粉黛皆爲羯狗所污。百萬紅顏竟與騷狐同寢。言之痛心。談之污舌。是盡中國之女子而玷辱之也。中國有中國之制度。今滿洲造爲妖魔條律。使我中國之人無能脫其網羅。無所措其手足。是盡中國之男兒而脅制之也。中國有中國之語言。今滿洲造爲京腔。更中國音。是欲以胡言胡語惑中國也。凡有水旱。略不憐恤。坐視其餓殍暴骨如芥。是欲我中國之人稀少也。滿洲又縱貪官污吏滿布天下。使剝民脂膏。士女皆哭泣道路。是欲我中國之人貧窮也。官以賄得。刑以錢免。富兒當權。豪傑絕望。是使我中國之英俊抑鬱而死也。凡有起義興復中國者。動誣以謀反大逆。夷其九族。是欲絕我中國英雄之謀也。滿洲之所以愚弄中國欺侮中國者。無所不用其極巧矣哉。昔姚弋仲胡種也。猶戒其子襄。使歸義中國。符融亦胡種也。每勸其兄堅使不攻中國。今滿洲乃忘其根源之醜賤。乘吳三桂之招引。霸佔中國。極惡窮凶。予細查滿韃子之始末。其祖宗乃一白狐一赤狗交媾成精。遂產妖人。種類勻滋。自相配合。並無人倫風化。乘中國之無



人。盜據華夏。御座之設。野妖升據。朝堂之上。沐猴而冠。我中國不能墾其窟而鋤其穴。反中其詭謀。受其凌辱。聽其號令。甚至文武官員貪圖利祿。拜跪於狐羣狗黨之中。今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輒然怒。今胡虜猶犬豕也。公等讀書知古。毫不知羞。昔文天祥謝枋得誓死不事元。史可法瞿式耜誓死不事清。此皆諸公之熟所聞也。予總料滿洲之衆。不過十數萬。而我中國之衆不下五千餘萬。以五千餘萬之衆。受制於十萬。亦孔之醜矣。今幸天道好還。中國有復興之理。人心思治。胡虜有必滅之徵。三七之妖運告終。而九五之真人已出。胡罪貫盈。皇天震怒。命我天王。肅將天威。創建義旗。掃除妖孽。廓清華夏。恭行天罰。言乎遠。言乎邇。執無左袒之心。或爲官。或爲民。當急揚徽之志。甲冑干戈載義聲而生色。夫婦男女搢公憤以前驅。誓屠八旗以安九有。特詔四方英俊。速拜上帝以獎天衷。執守緒於蔡州。擒妥懽於應昌。興復久淪之境土。頂起上帝之綱常。其有擒狗韃子咸豐來獻者。或能斬其首級來投者。又有能擒斬一切。滿洲胡

人頭目者。奏封大官。決不食言。蓋我中國之天下。今既蒙皇上帝開大恩。命我主天王治之。豈胡虜所得而久亂哉。公等世居中國。誰非上帝子女。倘能奉天誅妖。執螯弧以先誓。戒防風之後至。在世英雄無比。在天榮耀無疆。如或執迷不悟。保僞拒真。生爲胡人。死爲胡鬼。順逆有大體。華夷有定名。各宜順天脫鬼成人。公等苦滿洲之禍久矣。至今而猶不知變計。同心戮力。掃蕩胡塵。其何以對上帝於高天乎。予興義舉。上爲上帝報瞞天之讎。下爲中國解下民之苦。務肅清胡氣同享太平之樂。順天有厚賞。逆天有顯戮。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 石達開

〔傳略〕石達開。廣西桂平人。幼讀書。有大志。深究孫吳之學。洪秀全隱圖革命。達開毀家助之。太平建國封翼王。自金田起義兵至攻下金陵。與清軍大小數百戰未嘗小挫。都金陵後。達開奉命主安徽江西等處。有惠政。歎聲載道。及東王楊秀清北王韋昌輝自殘事起。昌輝并殺達開母妻。天王慌於東北兩王之專橫。不敢作主。達開乃出據江西。突入浙江。又由閩贛攻湘。

。還趨廣西。仍繞湖南北以窺四川。及滇黔之交。馳騁萬里。所攻數百城。後誤入邛部土司。並大渡河邊。爲清兵所圍。力屈被擒。死於成都。一說遁隱。不知所終。達開在太平首事諸王中。最爲人愛。所至有仁義名。而文武備足。曾國藩甚敬憚之。惜天王不能信用。坐令其奔走死。悲夫。

## 檄文

翼王將進取湖南自撰此文人心大震前部都督第二天將復漢將軍石。謹奉大漢千歲洪意。以大義布告天下。蓋聞歸仁就義。千古有必順之人心。返本還源。百年無不回之國運。自昔皇漢不幸。胡虜紛張。本夜郎自大之心。東方入寇。竊天子乃文之號。南面稱尊。陽借靖亂之名。陰售并吞之計。而乃蠻夷大長。旣竊帝號以自娛。種族相仇。復殺民生以示武。揚州十日。飛毒雨而漫天。嘉定三屠。匪腥風於遍地。兩王入粵。三將封藩。屬萬姓於溝壑之中。屈貳臣於宮闕之下。若宋度欽獻於南浙。故秦泥不封於西函。嗚呼。明祚從此亡矣。國民寧不哀乎。遞其守成之

世。籌其永保之方。牢籠漢人。榮以官爵。佞視之輩。雍乾以還。入仕途而銳氣銷。頌恩澤而仇心泯。罹於萬劫。經又百年。然試問張廣泗何以見誅。柴大紀何以被殺。非我族類。視爲仇讎。稍開嫌隙之端。卽召死亡之禍。若夫獄與文字。以嚴刑慘殺儒林。法重捐抽。藉虛銜網羅商賈。關稅營私以奉上。漕糧變本以欺民。斯爲甚矣。尙忍言哉。洪公奉漢威靈。憫民水火。睹狼臬之滿地。作牛馬於他人。用是崛起草茅。縱橫粵桂。早臥薪以嘗胆。爰破釜以沈舟。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自起義金田。樹威桂郡。山岳爲之動搖。風雲爲之不變。英雄電逝。若晨風之拂北林。土庶星歸。其涓流之赴東海。固知雨露無私。不生異類。自令天人合應。共拯同胞。今廣西已定。士氣大揚。軍兵則鐵騎千羣。將校則旌旗五色。特奮長驅。分征不順。中臨而長江可斷。北望而幽雲自捲。凡爾官吏爰及軍民。受天命者爲奇人。當思歸漢。識時務者爲俊傑。胡可違天。所有歸順之良民。卽是軒轅之肖子。如其死命助胡。甘心拒漢。天兵一到。玉石俱焚。本天將

號令嚴明。賞罰不苟。若或擾亂商場。破壞法紀。輕置鞭笞之典。重貽斧鉞之誅。各自深思。毋貽後悔。如律令。

### 檄告招賢文

爲招集賢才興滅滿以伸大義事。照得胡虜腥膻。豈容長污漢家之土。人民敵愾。何勿盡洗夷塵之羞。慨自朱家之大綱不振。白山之小醜無良。三桂求援以揖外盜。八旗乘釁以入中邦。遂爾竊據我土地。毀亂我冠裳。改易我制服。敗壞我倫常。削髮薙鬚。污我堯舜禹湯之貌。賣官鬻爵。屈我伊周孔孟之徒。逼堂堂大國之英雄豪傑。俯首而拜夷人爲君。合赫赫中原之子女玉帛。腆顏而惟胡虜是貢。爲恥已甚。流禍無窮。有人氣者理應切齒。懷公憤者益當痛心。茲幸我真主代天除暴。翼王伐罪救民。求賢若渴。待士如賓。凡多才多藝之儔。乃文乃武之侶。斷不吝借爵賞。從未埋沒賢才。倘使兵卒盡力。何懼韃子難誅。江南騰有王氣。浙東豈無名賢。我國適當戊午之年。光復浙省。爾庶士夙抱未伸之志。曷出茅蘆。爲此特行曉諭。仰爾士民。一體共知。

拱手事夷是吾恥也。甘心忘漢於心安乎。文天祥決不降虜。岳武穆誓必誅金。前哲堪羨。後輩當興。從此龍起南陽。共挽紅羊之劫。定教鹿逐北虜。驚散赤狗之羣。綏我士子。驅彼旗丁。胡妖既洗。夫閩浙。義師再搗。夫幽燕。又况爾省。素稱勝地。代產名流。三江毓秀。八川佑靈。我愧無能。未興雕龍於八斗。人當有待。盍度司馬之三升。請抒宏願。援救蒼生。天下事苟可有爲。個中人又何疑焉。若復甘心自棄。裹足不前。試思臣事胡種。何以對我漢人。倘其恢復舊業。大丈夫共快鼎革之心。勉建新猷。小將軍敢殲咸豐之首。吳越王尙有生氣。錢塘江滌盡胡塵。勳業壯河山之色。豈不休哉。姓名爭史冊之光。何其盛也。特此布告。咸使聞知。

### 報天王書

北王韋昌輝殺東王楊秀清。石達開恥而出走。既北王伏誅。天王乃詔石還。石以奸妄滿朝。恐爲所害。遂不奉詔。因報天王以書。

臣本淡泊。無志功名。徒以受陛下之知。不敢不效馳驅。溯舉義旗之初。我

儕兄弟。同胞敵愾。激昂奚如。叨天之福。攻取金陵。根據粗具。方期枕戈待旦。聞鷄起舞。掃待盡之虜。奏統一之功。何意外侮未平。蕭牆禍起。操戈執矛。自攻自殺。日尋不已。血一室。臣實泣血椎心。不忍再見。雖蒙天王聖明。昭雪冤抑。然從此元如大傷。十年未可卽復。且此黨彼羣。尋仇未已。門戶水火意見益深。臣若再入是非之門。鷄肋不足供人之刀俎也。嗟乎。臣有老母。年已古稀。慘被菹醢。妻子無辜。並爲鯨鯢。東望國門。心碎已久。尙須何顏生入哉。要之。臣雖西奔。仍爲天朝戮力。苟得於川滇黔湘之間。揚天朝之旌旗。而宣太平之威德。則身雖萬里。心猶咫尺。凡此區區。卽所以報天王之德於無窮也。西陲待罪。無任主臣。

### 復曾國藩書

石翼王憤而出走。曾國藩聞而招其降。翼王乃復以書謝絕之。

滌生大帥足下。僕與足下各從事於疆場。已成敵國。忽於戎馬倉皇之際。得大君子賜以教言。得毋慕羊祜之風。不以僕爲不肖。故以陸抗相待耶。今謹

謹以區區之意。用陳左右。夫僕一庸材耳。漢族英雄。雲龍風虎。如僕者烏足以當大君子之過頌。然足下以一時之勝負卽爲天意則謬矣。漢高履險被厄。方成大業。劉備艱難奔走。始定偏安。苟其初亦諉以爲天意。誰與造後來之事業。又試問兩年之間。洪王收復天下之半。揮軍北上。淮揚底定。此則天意又何在乎。歷來開國元勳。皆捨命效力。西南二王之死亦常矣。且足下之意有爲僕所不解者。豈草茅下士遂不足以圖大事哉。秦楚雖雄。而天命所歸。乃在泗上屠狗之輩。蒙古一弱。而大業所就。卽在皇覺寺之僧徒。此足下所知也。足下固曾讀中國聖賢書者。春秋夏夷之辨。當亦熟聞之矣。自昔王猛輔秦。猶未至彰明寇晉。許衡滅宋。死後猶不欲請謚立碑。蓋內疚神明。不無慚德。而足下喜勳名樂戰事。猶或可爲。若以虜廷七葉相傳頌爲正統。此則僕所深爲詫異者。誠以不料足下竟有此辱承錦注。欲以名器相假。然則足下因愛我而猶未知我也。曩者兵抵三湘。直趨鄂岳。足下高樓廣榭。巍然無恙。凡鳥過門。未敢留刺。今幸賜教言。且慚且感。僕不知如反其道以施之。



。設僕等所事不成。若他日足下辱過敝廬。曾能再動今日之愛情否耶。旣蒙錯愛。僅以函謝。今當西征。席不暇暖。無從把晤。謹附俚詞五首。以塵清聽。足下觀之。當笑曰。孺子其自負哉。附詩曰。

曾插芹香入泮宮。更探桂蕊趁秋風。少年落拓雲中鶴。陳迹飄零雪裏鴻。聲價敢云空冀北。文章今已遍海東。儒林異代應知我。祇合名山一卷終。

不策天人在廟堂。生慚名位掩文章。清時將相無傳例。未造乾坤有主張。况復仕途多幻境。幾多苦海少歡場。何如著作千秋業。宇宙還留一瓣香。

揚鞭慷慨蒞中原。不爲仇讎不爲恩。祇覺蒼天方曠曠。莫憑赤手拯元元。三年攬轡悲羸馬。萬衆梯山似病猿。我志未酬人已苦。東南到處有啼痕。

若箇將才同街霍。幾人佐命等蕭曹。男兒欲畫麒麟閣。早夜當嫺虎豹韜。滿眼河山增歷數。到頭功業屬英豪。每看一代風雲會。濟濟從龍畢竟高。

大帝勛華多美頌。皇王家世盡鴻濛。賈人居貨移神鼎。亭長還鄉唱大風。起自匹夫方見異。遇非天子不爲隆。醴泉芝草無根脈。劉裕當年田舍翁。

馬上口占

蒼天意茫茫。羣生何太苦。大江橫我前。臨流曷能渡。惜哉無舟楫。浮雲西北顧。到耳多哭聲。中原白日暮。

入川題壁

大盜亦有道。詩書所不屑。黃金若糞土。肝胆硬如鐵。策馬渡懸崖。彎弓射胡月。人頭作酒杯。飲盡仇讎血。

再答曾國藩

支撐天柱費辛艱。垓下雌雄決一韓。試看攬槁槍天上掃。夜深慘澹斗牛寒。

寶劍

牀頭忽起老龍吟。鬱鬱書生殺賊心。已到窮途猶結客。風塵相贈值千金。

失題

吳山立馬十年豪。撐柱青天一杵高。今日雄心銷欲盡。夕陽紅上赫連刀。

### 李秀成

〔傳略〕 李秀成。廣西人。天王起事。秀成僅爲走卒。從征至金陵。累戰有功。東北兩王搆難後。擢掌軍事。進封忠王。其後。頻掌征伐。極建奇勳。又長於民政。仁慈愛民。及金陵城破。被執供狀四五萬言。就義時（清同治三年七月六日）民間焚紙錢灰積如阜。太平一朝之中心人物。實爲忠王。太平後十年中。幾由其一力主持之。惜天王不能盡納其良謨。遂召國破亡身之禍。

### 上天王札

淮軍攻蘇。城內絕糧。勺水不入口者七日。而民心不散。忠王遣親校持札上天王。校爲清兵殺死。書入某弁手。民國初持至上海拘勒上石。拓以贈人。其辭悲壯。可歌可泣。

嬰城自守。刀斗驚心。沈疇產蛙。莫愧鞠窮之藥。析骸易子。疇爲庚癸之呼。傷哉入甕鼈。危矣負隅虎。金陵主公所定鼎。本動則枝搖。金閩主公之輔

車。唇亡則齒敝。一俟重圍少解。便當分兵救援。錦片前程。伏維珍重。磨盾作字。無任依馳。秀成手奏。

### 駐節蘇州虎邱月夜泛舟感事詩兩首

#### 其一

舉觴對客且揮毫。逐鹿中原亦自豪。湖上月明青箬笠。帳中霜冷赫連刀。英雄自古披肝膽。志士仍嘗惜羽毛。我欲乘風歸去也。卿雲橫亘斗牛高。

#### 其二

鞞鼓鞞鞞動未休。關心楚鼎與吳頭。豈知劍氣升騰後。猶是胡人擾攘秋。萬里江山多築壘。百年身世獨登樓。匹夫自有興亡責。肯把功名向水流。

### 錢江

【傳略】錢江。字東平。浙省烏程人。少任俠。負奇氣。留心經世之學。旁及風角壬遁。靡不精通。嘗一度參清將林則徐幕。後爲琦善所遣戍邊。以奇計自脫。天王至江南。江上書言

事。天王善其策。而楊秀清忌其才。聞之。使不得售其說。與石達開交甚密。既天國內亂起。石出奔。江亦乘間隱逸。不所終。或云。爲清將雷以緘格殺之。似不確。

### 上天王書

伏維天王首事之初。笄髮易服。欲變中國二百年胡虜之制。籌謀遠大。創業非常。知不以武昌爲止足之地也明矣。今日之舉。有進無退。區區武昌。守亦亡。不守亦亡。與其坐而待亡。孰若進而猶冀其不亡。不乘此時長驅北上。徒苟安目前。懈怠軍心。誠無謂也。清初吳三桂起兵之時。不數月而南六省皆陷。地廣人衆。自謂稱雄。然遣將四出。不出湖南一步。擾攘十餘年。終底滅亡。前車其可鑑也。或謂武昌襟帶長江。控汴梁而引湘鄂。握險自固。然後間道出奇。以一軍出秦川。定長安。擾彼關外。以一軍驅夔慶。取成都。定四川以爲基業。不知秦隴四塞。地錯邊鄙。人悍物嗇。糧食艱難。且重關疊險。縱我攻必克。亦必大費兵力。勞而無功。固貽後悔。得不償失。亦棄前功。况削其肢爪。究不若動腹心之爲愈也。以江愚昧。不如舍西而東

金陵建業。皆帝王建都之所。淮泗汴梁。實真人龍起之方。宜先取金陵以爲基本。次取開封以爲犄角。終出濟南以圖進取。握齊魯之運河。可以坐困通倉之食。截南北之郵傳。可以牽制異族勤王之師。然後約我老萬以攻梁廬。檄我丹山以攻溫處。所過則秋毫無犯。所至則結納賢良。而民有不完髮。易服簞食壺漿以迎者。江未之信也。南京陷則江東得渡。豐沛陷則青兗得進。山東定則燕京戒嚴。糧漕困於內。漢心離於外。孟子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正此時也。今日之事。勢成騎虎。萬一頽惰。轉致蹉跎。成敗之機。間不容髮。我軍遠離鄉井。志切從龍。聞進則同心同力踴躍爭先。聞退則畏首畏尾存亡莫保。渡河而後無復作南還之望者。皆欲立功復漢祚。誓九死以垂勳。不願一生而伏莽也。誠因時而勵之。羣策羣力。一可當百。萬戰何敢辭。時不可失。席前之箸。江願借而籌之。馬上之策。江願指而先之也。俟南京底定之後。招集流亡。秣厲兵馬。扼要南堵。揮軍北上。左出則趨江北以進。戰急則可調淮揚之軍以繼之。掘河海以拒敵。急則可調開歸之軍以

應之。發一軍以突其西。乘勝入晉。別以一軍冲其東。相機定浙。兵不止於一路。計必出於萬全。先固江南之根本。徐定新造之人心。修我政治。宏我規模。外和諸戎。內撫百姓。則西而秦蜀。東而豫粵。可傳檄而定。此千載一時之機會也。自漢迄明。天下之變故多矣。分合代興。原無定局。晉亂於胡。宋亡於元。類皆恃彼強橫。賺盟中夏。然種族雖異。好惡相同。亦不數十年。奔還舊部。從未有毀滅禮義之冠裳。削棄父母之毛血。議制甚匪。官人類畜。中土何辜。久遭塗辱。至如是之甚者也。帝王自有真。天意果誰屬。大任奮興。能不勗諸。更有期者。旌旗所指。與民無逆。提劍號召。是漢即從。使知今日之舉。並非無名之師。仍知中國之爲華。不肯終變於戎狄。王者發軔。彭明較著。陣堂旂正。不必祕詐。軍行令肅。所至則歸。彼縱有滿洲蒙古殫精竭慮之臣。吉林索倫精騎善射之將。雖欲不望風投順。我百姓其許之乎。方今天下以利爲治。上下交爭。風俗之壞。斯已極矣。亡國爲奴。慘受桎梏。人心之憤。亦已久矣。納賄損民。覲然民上。縉紳之途。亦已

污矣。磅薄鬱積之氣。久而必伸。有王者起。孰不去其舊染之污。拭目而觀其新命之鼎哉。佈置條度。此其大略也。欲成基業。願勿他圖。夫草茅崛起。締造艱難。必先有包括之心。寓乎宇宙。而後有旋乾轉坤之力。知民之爲貴。得民則興。知賢之爲寶。求賢則治。如漢高祖之恢宏大度。如明太祖之夙夜精勤。一旦天人應合。順時而動。事機之來。莫可言喻。否則分兵而西。武昌固不能久守。且我之勢力一渙。卽彼之勢力復充。久而久之。大勢一去。不能復振。噬臍之悔。誠非吾所忍言者矣。茲透觀大勢。力審機宜。謹就管見所及。擬定興王策十有二條。伏祈採擇施行。

一。方今中國大勢。燕京如首。浙江如心腹。川陝閩粵如手足。斷其手足。則人尙可活。若取江南而隨椎其腹心。一由江淮進山東會取北京。以斷其首。待北京既定。何憂川陝不服。

二。我國新造。患在財政不充。而關稅未能遽設。當於已定之初。在商場略議加抽。任其保護。於商業每兩徵抽一厘。名曰厘金。取之甚微。商民又得



其保護。何樂不從。而我積少成多。卽成鉅款。但宜節制。不宜勒濫苛民。三。自滿清道光以來。各國交通商務大進。商務盛卽爲富國之本。能富卽能強。宜與各國更始。立約通商。互派使臣。保護其本國商場。以中國地大物博。如能逐漸推廣。三十年內。可以富甲天下矣。

四。我軍旣以財政爲患。當於圜法講求。今我國尙未與各國通商。可以限制各國銀元入口。卽所定之地。不准清國銀元通用。如此商民必以爲不便。然後我可鑄銀與商民易之。易彼銀而鑄我銀。我可權宜以五六成銀色鼓鑄。凡銀不論高低。祇求上下流通。一律准用。富戶以我不用清銀。必來交換。卽可由一千萬鑄至二千萬。夾佩紙幣。則三千萬可立就矣。

五。百官制度。宜分等級。官位自官位。爵典自爵典。天王旣加封各王。已不能更改。當於官位分開權限。以重軍政。使王公以下之謀臣勇將。免抑制而能施展。誠以凡事論才不論貴。卽各國親王。亦不能盡居高位掌大權也。

六。將來天下大勢。必趨重海權。今後若中國大定。仍當建都江南。據江河之險。盛備舟師。即可呼吸各行省。四面接應。自不至有扞格之虞。

七。我國起事以來。戰爭未已。不暇修理制度。今宜開科取士。增選文才。使各獻所長。因事制宜。以定國制。而待採行。

八。滿清連戰皆敗。將來恐借外人之力。以戕害漢人。爲自保大位之計。前既與各國更始。立約通商。則自當優待旅華外人。以示天下一家。以杜彼奸謀。

九。我軍連戰雖勝。恐亦不免憊疲。今雄兵近二百萬。宜加以訓練。分爲五班。待定江南之後。以兩班北伐。以一班下閩浙。留兩班駐守。三江輪流替換。免疲兵方。以爲久戰之計。

十。中國膏腴土地。荒棄自多。宜墾荒地爲公產。做上古寓兵於農或爲屯田之法。按時訓練。則兵力固充。卽餉源亦不絕矣。

十一。中國人數雖多。而女子全然無用。宜增開女學或設爲女科女官。以示

鼓勵。盡去纏足之風。而進以鬚眉之氣。男女一律有用。則國欲不强不得也。  
十二。礦源出於地利。惟中國最盛焉。滿洲除洲滇銅礦之外。未有開採。我  
宜頒諭國中。一律採掘。以收地利。國課既增。民財日進。然欲興礦務。當  
做各國創行鐵路以便轉運。且爲興商計。利莫大焉。

以上管見。祇其大略。餘外相機而定。滿清以殘酷。我以仁慈。滿清專用宗  
室私人。我以大同平等力反其弊。興王之道。盡於是矣。願大王留意焉。

### 嶺南春日述懷八首

篋有殘書未是貧。黃金揮盡見天真。模糊歸夢渾疑醉。牢落閒愁忍對春。慘  
被妖氣悲故里。釀成劫運歎庸臣。旅居更有傷心事。麥飯曾無薦兩親。  
典盡寒衣又一回。無聊心緒強徘徊。絕糧幾日僕求去。痛飲連宵客自來。夜  
雨有聲隨枕至。小桃無主隔牆開。自憐傲骨偏清瘦。遙憶孤山下梅。  
幾番長揖入軍中。談虎聲低恨未窮。痛苦何人知買誼。上書今日作陳東。養

成正氣留河嶽。振起雄心問斗虹。只爲憂時終受謗。高懷空自憶精忠。  
軍書絡繹五羊城。風候炎方氣早更。地暖柳先舒眉眼。春寒蚊已作繁聲。虛  
堂清磬聞禪語。古寺殘燈照佛情。讀聖賢書學何事。而今始識大光明。  
飄零嶺海又經年。一檄招尤志益堅。大義特明元旦日。閒愁多付夕陽天。春  
因亂後花無色。詩到窮時句欲顛。積憤填胸悲不語。五更鷄鳴淚潸然。  
獨倚青萍陋杞憂。談兵紙上豈空謀。雖開關鑰延強敵。欲鑄神姦首故侯。幾  
已失時惟扼腕。才無用處且埋頭。東風何事吹桃李。爭與梅花妬似仇。  
立步總須秉至誠。談何容易與人爭。璞經匠斲真纔見。水遇灘夷色更清。閒  
理殘書鍊奇氣。新煨煖玉避狂名。心田自有元丹在。不逐凡苗見雨生。  
青史頻翻作鑒觀。小樓春雨入宵寒。文華東撫倭猶蹶。諸葛南征蜀始安。臥  
榻豈容方是計。衣枷不戒實堪歎。君門何日籌韓岳。早爲蒼生築將壇。

民族魂

## 方苞

【傳略】方苞字靈泉。號望溪。清安徽桐城人。康熙丙戌進士。坐戴名世南山集事下獄。後官至禮部右侍郎。著有望溪集八卷。

### 左忠毅公逸事

先君子嘗言。鄉先輩左忠毅公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公閱畢。卽解貂覆生。爲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視。呈卷。卽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及左公下廠獄。史朝夕獄門外。逆閹防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於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履。背筐。手長鑿。爲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頰焦爛不可辨。左脅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

。乃奮臂以指撥背。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柱者。不速去。無俟姦人構陷。吾今卽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崇禎末流賊張獻忠。出沒蘄黃潛桐間。史公以鳳廬其事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於堂上。余宗老塗山。左公甥也。與先君子善。謂獄中語。乃親得之於史公云。

### 溫盾疏

【傳略】 溫睿字空胎。一字鄰翼。號晒園。烏程人。清康熙舉人。著有南疆逸史。山響樓集。

## 南疆逸吏序

南疆逸史者何。紀弘光隆武永歷三朝遺事也。何以不言朝。不成朝也。何以謂之南疆。皆南土也。勢不及乎北也。若曰。僅此南疆也云爾。然則何紀爾也。曰土宇反覆。攻守紛錯。政令互易。興亡成敗得失之蹟。不可泯也。忠佞雜陳。賢奸各出。奇才策士之謀略。武夫猛帥之功伐。老臣正直之持論。讒諂欺罔之詭辨。與夫忠義奮發凌霜犯雪之概。叛逆弑毒狐媚虎噬之狀。不可略也。蓋事變愈繁。情態畢露。可以肅拜。可以按劍。可以裂眚。可以忤舞。可以慟哭流涕。缺唾壺而碎如噫者矣。嘗論明之亡也。始于朋黨。成於奄豎。終于盜賊。南渡繼之。小人。忠。借朋黨以肆毒。合奄豎以固寵。假盜賊以張威。而廟堂昏庸。酣歌勿恤。忠貞黜落。貪黷橫肆。紀綱倒置。是非混淆。以致穴中自鬪。貽賊以漁人之利焉。思文。賢主也。幅員偪仄。倚寇召寇。永明仁慈有餘。英斷不足。崎嶇山海之間。播遷流離。收遺孽爲腹心。託絕域爲禁籞。傷已。當其時坐而平章者。不乏道德譽望忠諒誠悃之儒



。其捍禦邊圉綢繆外侮者。亦多英達敏練遺艱投大之材。劉黃姜高史瞿何堵諸君子者。皆學究天人。忠貫日月。常變不渝。文武互濟。亦可謂祖宗之留遺。王國之楨幹矣。乃好爵虛糜。大權不畀。或外而不內。或尊而不親。終于一木支傾。丸泥塞潰。碧血青燐。以忠自信。悲夫。悲夫。天命不延。人慮再舛。百六之會。又焉能逃。迨。歷數已終。正朔永絕。而監國猶然樹蠹島嶼之中。抗顏鯨鯢之側。落日狂濤。衣冠聚議。寸疆未復。而志不衰。大命垂盡。而氣方壯。父叛子忠。鴟首忽好。懷誠矢烈。不敢萌貳。雖新王之封冊。嚴父之危詞。不能易焉。延祚再世。歷年三紀。然後知三百年詩書體樂之遺澤。其道人忠義之教者深矣。蓋明之積弊。約有三端。一曰務虛名不探實用。高談性命。而以農田軍旅爲粗。研志詞華。而以刑法錢穀爲俗。至使吏治不修。武備全廢。假鉞于武夫。待成于胥吏。一弊也。二曰別流品不求真才。古之求士。或在艸澤。或在山林。甚至羈囚餓隸。降卒仇夫。皆列置班聯。昇膺寵任。未聞同朝之謗。今乃獨尊甲第。鄙棄舉貢。卽材懷管葛

。行同夷惠。陞擢無期。排擠有自。楚材晉用。誰實貽之。二弊也。三曰爭浮文不念切效。承平虛套。以抗大敵。祖制浮言。以攝巨寇。欲以通和而反樹之怨。欲令效忠而滋益之怒。迨至鄰封執言。狂寇反噬。則影銷烟散。啞口無策。三弊也。積此三弊。敗之不悟。則誤國之罪。豈得獨諉之小人哉。余所以每不禁掩卷而三嘆也。是編也。網羅散佚。搜抉殘蠹。上自朝廟大綱。事關興滅。下迨閭巷幽貞。誼存感諷。咸紀其人。傳其事。具見其本末。零星逸行。攢簇成章。繁蕪瑣言。刪除歸雅。論賢知甯嚴。以其世所指名也。寬庸流勿議。以其無所責焉。哀之。非恕之也。君父之慝。隱而勿彰。愚賤勿敢知也。亂臣賊子。末路必載。以示誅夷。有所儆焉。至於宜詳而略。當顯而微。則定哀微詞。不敢背乎春秋之義。義。舊國舊都。望之悵然。况乎姓氏與開業并垂。爵命與末流俱隕。其始其末。先賢實式憑之。俯仰今昔。迴環感慕。不知涕泗之何從。自附于西臺之紀云爾。其缺略荒謬之譏。所不辭也。

## 全祖望

【傳略】全祖望。字紹衣。一字謝山。鄞人。雍正舉人。乾隆初舉鴻博。會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以知縣用。遂不復出。爲人負氣忤俗。有風節。於學靡不貫通。尤以網羅文獻表揚忠義爲事。著述甚豐。

## 梅花嶺記

順治二年。乙酉四月。江都圍急。督相史忠烈公知事不可爲。集諸將而語之曰。「吾誓與城爲殉。然倉皇中不可落於敵人之手以死。誰爲我臨期成此大節者。」副將軍史德威慨然任之。忠烈喜曰。「吾尙未有子。汝當以同姓爲吾後。吾上書太夫人。譜汝諸孫中。」二十五日。城陷。忠烈拔刀自裁。諸將爭前抱持之。忠烈大呼德威。德威流涕不能執刃。遂爲諸將所擁而行。至小東門。大兵如林而立。馬副使鳴騶。任太守民育。及諸將劉都督肇基等皆死。忠烈乃瞠目曰。「我史閣部也。」被

執至南門。和碩豫清王以先生呼之。勸之降。忠烈大罵而死。

初忠烈遺言。「我死。當葬梅花嶺上。」至是德威求公之骨不可得。乃以衣冠葬之。

或曰。「城之破也。有親見忠烈青衣烏帽。乘白馬。出天甯門投江死者。未嘗殞於城中也。」自有是言。大江南北。遂謂忠烈未死。已而英。霍山師大起。皆託忠烈之名。彷彿陳涉之稱項燕。吳中孫公兆奎以起兵不克。執至白下。經略洪承疇與之有舊。問曰。「先生在兵間。審知故揚州閣陳洪公果死耶。抑未死耶。」孫公答曰。「經略從北來。審知故松山殉難督師洪公果死耶。抑未死耶。」承疇大恚。急呼麾下驅出斬之。嗚呼。神仙詭誕之說。謂顏太師以兵解。文少保亦以悟大光明法蟬蛻。實未嘗死。不知忠義者。聖賢家法。其氣浩然。常留於天地之間。何必出世入世之面目。神仙之說。所謂「爲蛇畫足」。卽如忠烈遺骸。不可問矣。百年而後。余登嶺上。與客述忠烈遺言。無不淚下如雨。想見當日圍城光景。此卽忠烈之面目。宛然可遇。

是不必問其果解脫否也。而况冒其未死之名者哉。

墓旁有丹徒錢烈女之冢。亦以乙酉在揚。凡五死而得絕。時告其父母火之。無留骨穢地。揚人葬之於此。江右王猷定。關中黃遵巖。粵中屈大均。爲作詩銘哀詞。顧尙有未盡表章者。予聞忠烈兄弟。自翰林可程下。尙有數人。其後皆來江都省墓。適英霍山師敗。捕得冒稱忠烈者。大將發至江都。令史氏男女來認之。忠烈之第八弟已亡。其夫人年少有節。守節。亦出視之。大將豔其色。欲強娶之。夫人自裁而死。時以其出於大將之所逼也。莫敢爲之表章者。嗚呼。忠烈嘗恨可程在北。當異姓之間。不能仗節出疏糾之。豈知身後乃有弟婦以女子而踵兄公之餘烈乎。梅花如雪。芳香不染。異日有作忠烈祠者。副使諸公。諒在從祀之列。當另爲別室以祀夫人。附以烈女一輩也。

## 鄭燮

【傳略】鄭燮。字克柔。號板橋。江蘇興化人。乾隆進士。官濰縣知縣。有惠政。爲人疏宕灑

脫。工畫蘭竹。書法以隸楷行三體相參。別成一格。詩近香山。放翁。有板橋全集。

### 種菜歌

爲常公延齡作

有明萬歷天啓間。時事壞爛生兇頑。羣賢就戮九千歲。宮中不復尊龍顏。烈皇帝起震而怒。練帛一條殪凶孺。天荒氣敗不可回。龜鼎潛移九廟仆。蒼谷先生開平嗣。屢疏文章稱天意。提將白刃守宮門。散盡黃金酬死事。都城陷沒走南邦。惡孽桐城馬貴陽。新王夜夜酣春夢。戍卒朝朝立曉霜。上方請劍長號唾。忠讜不聞城又破。虎口纔離二黠奸。孤舟欲覆江流大。買田種菜作生涯。淚落春風迸野花。懶尋舊第烏衣巷。怕看鍾山日暮霞。荷鋤負擔爲傭保。菜羹糲食隨荒草。時供麥飯孝陵前。一聲長哭松楸倒。家有賢媛魏國孫。甘貧茹苦破柴門。燒殘昔日鴛鴦錦。滌盡從前翡翠痕。一畦菜熟一畦種。時時汲水提春甕。玉纖牽斷井邊繩。茅棚壓匾釵梁鳳。幾年穉穉先生死。舍飯無資乞鄰里。天涯有客獨揮金。棺衾畫翣皆周視。人心不死古今然。欲往金陵問菜田。招魂何處孤臣墓。萬里春風哭杜鵑。

## 林則徐

【傳略】林則徐。字元撫。一字少穆。晚號詒村老人。侯官人。清嘉慶進士。道光時官兩廣總督。以禁鴉片致與英人戰。迨和議成。譴戍伊犁。旋又起用。官雲貴總督。加太子太保。卒諡文忠。有政書。雲左山房詩集。

### 密陳夷務不能歇手疏

道光廿年

查此次英逆所憾在粵省。而滋擾乃在浙省。雖變動若出於意外。其窮蹙正在於意中。蓋逆夷所不肯灰心者。以鴉片獲利之重。每歲易換紋銀出洋多至數千萬兩。若在粵得以復興舊業。何必遠赴浙洋。現聞其於定海一帶大張招貼。每鴉片一斤只賣洋錢一圓。是即在該國嗚啊啦等出產之區。尚且不敷成本。其所以甘心虧折。急於覓銷者。或云以給雇資。或云以充食用。并聞其在夷洋各埠貨船雇兵而來。費用之繁。日以數萬金計。即礮子火藥亦不能日久支持。窮蹙之形已可概見。而各國夷商之在粵者。自六月以來。貿易爲英夷所阻。亦各氣憤不平。均欲由諸國派來兵船與之講理。是諸逆現有進退維谷

之勢。能不內卻於心。惟其虛僞性成。愈窮盛時愈欲顯其桀驁。試其恫喝。其且別生祕計。冀得陰售其奸。如一切皆不得行。仍必帖然俛伏。臣前此屢經體驗。頗悉其性。卽此時不值與之海上交鋒。而第固守藩籬。亦足使之坐困也。夫自古頑苗逆命。初無損於堯舜之朝。我皇上以堯舜之治治中外。知鴉片之爲害甚於洪水猛獸。卽堯舜在今日。亦不能不爲驅除。聖人執法懲奸。實爲天下萬世計。而天下萬世之人。亦斷無以鴉片爲不必禁之理。若謂夷兵之來。係由禁煙而起。則彼之以鴉片入內地者。早已包藏禍心。發之於此時。與發之於異日。其輕重當必有辨矣。溯自查辦鴉片以來。幸賴乾斷嚴明。天威震疊。楚船二萬餘箱之繳。係英夷領事義律自行遞稟求收。現有漢夷字原稟可查。并有夷紙印封可驗。繼而在虎門燬化煙土。先期出示。準令夷人觀看。維時來觀之夷人有撰爲夷文數千言以紀其事者。大意謂天彰法令。足服人心。今夷書中具載其文。諒外域盡能傳誦。迨後各國來船。遵具切結。寫明如有夾帶鴉片。人卽正法。船貨沒官。亦以漢夷字合爲一紙。自結之



後。查驗他國夷船。皆已絕無鴉片。惟英夷不遵法度。且肆鴟張。是以特奉諭旨。斷其貿易。然未有浙洋之事。或尙可以仰懇恩施。今既攻占城池。戕害文武。逆性顯著。中外感聞。非惟難許通商。自當以威服叛。第恐議者以爲內地船礮非外夷之敵。與其曠日持久。何如設法羈縻。抑知夷性無厭。得一步又進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卽恐患無已時。且他國效尤。更不可不慮。臣之愚昧。務思上崇國體。下懾夷情。實不敢稍存游移之見也。卽以船礮而言。本爲防海必需之物。雖一時難以猝辦。而爲長久計。亦不得不先事籌維。且廣東利在通商。自道光元年至今。粵海關已徵銀三千餘萬兩。收其利者。必須預防其害。若前此以關稅十分之一製礮造船。則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尙形棘手。臣節次伏讀諭旨。以稅銀何足計較。仰見聖主內本外末。不言有無。誠足貽垂奕禩。但粵東關稅既比他省豐饒。則以通夷之銀。量爲防夷之用。從此製礮必求極利。造船必求極堅。似經費可以酌籌。卽裨益實非淺鮮矣。臣於夷務辦理不善。正在奏請治罪。何敢更獻芻蕘。然苟有裨國家。雖

頂踵捐糜。亦不敢自惜。倘蒙格外天恩。寬其一線。或令戴罪前赴浙省隨營効力。以贖前愆。臣必當殫竭血誠。以圖克復。自粵省各處口隘防堵加嚴。察看現在情形。逆夷似無可乘之隙。藉堪仰慰宸懷。謹繕書密陳。伏祈聖鑒。謹奏。

## 曾國藩

【傳略】曾國藩。字瀚生。號伯涵。湘鄉人。清道光進士。授檢討。累官禮部侍郎。丁憂歸。會洪楊事起。在籍督辦團練。遂編制鄉勇。連復沿江各省。封毅勇侯。爲同治中興功臣第一。以大學士任兩江總督。卒於官。諡文正。清道光以後。文武泄沓。自國藩以公忠誠樸。倡率其將佐僚屬。風氣爲之一變。治軍居官。粹然有儒者氣象。所爲古文。亦卓絕一代。爲世所宗。所著書百數十卷。曰曾文正全集。

## 不伎

善莫大於恕。德莫凶於妒。妒者妾婦行。瑣瑣奚比數。己拙忌人能。己塞忌人遇。己若無事功。忌人得成務。己若無黨援。忌人得多助。勢位苟相敵。

畏偏又相惡。已無好聞望。忌人文名著。已無賢子孫。忌人後嗣裕。爭名日夜奔。爭利東西驚。但期一身榮。不惜他人污。聞災或欣幸。聞禍或悅豫。問渠何以然。不自知其故。爾室神來格。高明鬼所顧。天道常好還。嫉人還自誤。幽明叢詬忌。乖氣相迴互。重者裁汝身。輕亦減汝祚。我今告後生。悚然大覺悟。終身讓人道。曾不失寸步。終身祝人善。曾不損尺布。消除嫉忌心。普天零甘露。家家獲吉祥。我亦無恐怖。

不求

知足天地寬。貪得宇宙隘。豈無過人姿。多欲爲患害。在約每思豐。居困常求泰。富求千乘車。貴求萬釘帶。未得求速償。既得求勿壞。芬馨比椒蘭。磐固方泰岱。求榮不知饜。志亢神愈怏。歲煥有時寒。日明有時晦。時來多善緣。運去生災怪。諸福不可期。百殃紛來會。片言動招尤。舉足便有礙。戚戚抱殷憂。精爽日調療。矯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樂無遽欣。患難無遽愁。君看十人中。八九無倚賴。人窮多過我。我窮猶可耐。而况處夷塗。

實事生嗟憤。於世少所求。俯仰有餘快。俟命堪終古。曾不願手外。

### 陳恭尹

【傳略】 陳恭尹。字元孝。其父邦彥殉難。恭尹纔十餘歲。比長。遂隱居不仕清。自號羅浮布衣。工詩。善書法。有獨漉堂集。

### 崖山

木葉蕭蕭風又吹。海門波浪到今悲。一聲杜宇啼荒殿。十載愁人拜古祠。海水有門分上下。江山無地隔華夷。停舟我亦艱難日。怕向蒼苔讀舊碑。

### 王韜

【傳略】 王韜。字紫銓。號仲弢。晚號天南遁叟。清長洲人。官粵省。以編祖太平軍去職。遠適重洋。同治間歸國。主講上海格致書院。有弢園文集等。

### 上當道論時務疏

當今天下紛然。競尙洋務矣。豈不以洋務卽時務哉。言兵事者。則曰槍礮之

精也。船艦之堅也。軍法之嚴肅也。營制之整齊也。邊備之周也。海防之固也。無非推西人爲巨擘。一若自西人外。無可與談兵者矣。言藝術者。則曰。輿圖之精覈也。象緯之深明也。造器制物之奇巧也。機器之妙。以水火二氣之力代人工也。一切織紵冶造無不胥賴乎是。一若事半功倍。舍此無能駕乎其上。而此外更不足與言制器者矣。其談富國之效者。則曰開鑛也。鑄幣也。因土之宜。盡地之利。一若裕民而足國。非此不可。至於學問一端。亦以西人爲尙。化學光學重學醫學植物之學。皆有專門名家。辨析毫芒。幾若非此不足以言學。而凡一切文字詞章無不可悉廢者。夫自東西通商以來。留心時務者。固宜師其所長而攻其所短。明其情僞。攬其形勢。悉其民風俗尙。知其山川物產。而於其古今來之盛衰強弱沿革升降。探其源而泝其流。然後我可以蹈瑕伺隙以制之。此之謂長於時務者。駕馭之道。不外乎是。而修睦之要。亦在於斯。顧未有舍己以從人者也。今日時務之急莫大乎收拾民心。蓋民可順而不可逆。民可足而不可匱。民可靜而不可動。其外龐然囂然

。而實則無所有者。能爲民禍。而不能爲民福。能爲民害。而不能爲民利。治民之本。當知盡其在我者而已。西學西法非不可用。但當與我相輔而行之可已。書有之曰。民性邦本。本固邦甯。故治民本也。倣西法其末也。西國之所以講強兵富國者。率以尙器爲先。惟是用器者人也。有器而無人。器亦虛設耳。孟子言。以仁政治民之效。曰。可使制梃。此非迂談也。蓋民忠義激發之氣。實有百折而不回者。人心之機器速於影響。一國之鑪錘捷於桴鼓。是在爲上者善用之耳。

### 沈光宇

事蹟不詳。無攷。

### 張蒼水集

昔錢希聲先生敍曾井心史云。吾人不可一日無此心。吾人不可一日無此事。夫此心此事。初無二理。所遭者順則存此心。所遭者逆則行此心。蓋當明季

流賊犯關。神州陸沈。烈皇帝殉國。起義幟於江東。聚兵南海。以至流離困苦。齋志而卒於海嶠。若錢先生。真可謂行不媿於言也。然吾鄉同時起義先輩。指不勝屈。其間抱孤貞而至死不變者。惟獨蒼水公哉。公自魯王監國。永歷繼統。跼蹐行在。無日不以戮力中原爲念。以故三入長江。不幸而同仇兵刃。卒不能申中興之志。及天下事已全去。無可挽回。一腔熱血。猶崎嶇起蹶於萬死一生之間。卒至途窮南田。從容齒劍。以還天地之正氣。嗟乎。豈非所遭非其時乎。吾因有思夫海之爲海。誠忠義之藪耶。宋之季則陸秀夫張世傑諸君子。奉小朝廷於海嶠。卒至匡山颺起。遂亡宋祀。明之季惟公一人。縱橫海島。留漢臘者二十年。向使宋無匡山諸君子。則宋季乾坤。亦太落莫。明無公。則明季生氣。遂至銷沈。公不幸而生明季。明季猶幸而生公。爲之震動於晚也。跡公之行事。惟宋之文山。差足相似。然信公猶有詩文垂世。卽正氣一歌。已足彪炳日月。而公可無詩文傳世乎。雖公之忠不朽。不必以文。而文自不可朽。夫公凜然孤忠。噉如白日。故其文激憤而高亮。

沉雅而痛快。其詩痛而不摧。鬱而愈壯。公之詩文。自可垂於天壤也。余之藏茲集。非僅爲吾鄉存文獻也。蓋將使信公不獨有詩文而長煥。實爲有明一代存文字。與正氣歌共垂千古耳。第不識他日留傳。亦有如錢先生之敘心史。如其人爲之敘否。

### 黃遵憲

【傳略】黃遵憲。清廣東嘉應人。字公度。光緒舉人。官至湖南按察使並曾出使日本。工詩。喜以舊文學運新思想。著有日本國志人境廬詩集等。

### 軍中歌

堂堂堂堂好男子。最好沙場死。艾炙眉頭瓜噴鼻。誰實能逃死。死只一回毋浪死。死。死。死。探穴直探虎穴先。何物是險艱。攻城直攻金城堅。誰能漫俄延。馬磨馬耳人磨肩。前。前。前。



### 旋軍歌

金甌既缺完復完。全收掌管權。胭脂失色還復還。一掃勢力圈。海又東環天  
右旋。旋。旋。旋。旋。  
秦肥越瘠同一鄉。併作長城長。島夷索虜同一堂。併作強軍強。全球看我黃  
種黃。張。張。張。

### 康有爲

【傳略】 康有爲。廣東南海人。戊戌變法運動。有爲實主其事。民國創建之初。與張勳等謀復  
辟，爲人個儻有才學。節操高尚。民十二年卒於青島寄寓。平生著述極富。

### 中國歌

登地頂崑崙之墟。左望萬里。日維神洲。東南襟滄海。西北枕崇丘。嶽嶺環  
峙。川澤匯流。中開天府奧區。萬國莫我侔。我江河浩浩萬餘里。其餘百川  
無涯涘。江南十里必有川。深廣可以泛汽船。新頭恆河與密士失必。淺窄僅

比我小泉。來因。多饒。秦晤士。先河。秦擺。皆是短小流涓涓。幼發拉的。底格里兩河。難比江河之長源。萬國無我水利專。

巨山廣澤。大野深林。原隰陵衍。江湖溪澗。千百里間。必備崇深。相彼印度與北美。萬里平原無寸岑。埃及。波斯。阿拉伯，沙漠沈沈。地形自歐洲之外兮。無與我並駕而倚衿。

地兼三帶。候備寒暑。川嶽含珍。原野平楚。五金薈萃。萬寶繁臚。以花爲國。燦爛天府。橫覽大地。莫我能與

鳥獸昆蟲。果蓏草木。億品萬彙。物產繁毓。羽毛齒革。錦繡珠玉。衣食器用。內求自足。五色六章。絃絲爲服。飲饌百品。美備水陸。冠絕萬國。猶受多福。

巍巍我祖。懿惟黃帝。天啓神靈。創始治世。監視萬國。無如赤縣地。自崑崙西。東徙臨蒞。時巡鎮撫。師兵營衛。有苗蚩尤鐵額銅頭。是戮是平。乃統九洲。力牧開闢。風后宣猷。倉頡制字。文明休休。

惟我文明。曰五千年。歷史綿遠莫我先。埃及金字塔。中絕文明不傳。印度九十六道。微妙多不宣。惟我聖作文字遠而存。堯舜讓帝創民主。孔子改制文教宣。漢唐開闢益光大。東亞各國皆我文化權。希臘興周末。文章盛賀梅。羅馬更是強漢世。皆祇當我雲來孫。何況歐洲諸國之後生。島陸羣種屬更何言。

我同胞兮祖軒轅。世本族譜百世傳。皆諸侯大夫遺子孫。金枝玉葉布中原。於今兄弟五萬萬同一源。地球之大姓。莫我遠原！萬國之人民。莫我庶繁。中華地大比全歐！全國同文東亞洲！日本。高麗。安南。皆我語言文字之遺留。雖有閩粵音稍轉。十六省語能通郵。印度文二十。語言分四流。歐洲十餘國。國國語文殊異難搜求。奧國十四文。英之威路士與愛爾蘭。語言殊異難講聞。彼徧設鐵路尙如此。我無鐵路乃能同語文。大地同化之力。無如我神。

神禹開華下。秦漢大一統。長城萬里壓龍嵒。張騫西域遠鑿空。漢武唐太鞭四夷。南朔東西皆入貢。郭侃百日滅波斯。天朝自古諸蠻重！亞洲國土我最尊。上國之人衆所奉。至今安南。印度稱阿叔。二千年內神威動。

我人相好端金色。我人聰明妙神識。我國制作最先極。據凡着袴持箸飲。突厥。印度。埃及號文明。不袴手食坐地席。英用刀七二百年。倍根之世尙不識。惟我聖賢豪傑多如鯽。文化武力如交織！我心怦怦起感激。大地聞名世界我第一。

我若生高麗兮。一時脅罷兵而亡。噫！我若生阿富汗。暹羅之小國寡民兮。雖自厲而無能強。噫。我若生印度兮。久爲奴而無鄉。噫！我若爲突厥波斯之人兮。教力壓而難揚。噫！我卽爲荷蘭。比利時。瑞典。丹麥之國民兮。蕞爾強善而難張。噫。我又爲德。法。奧。意諸強之民兮。爭雄於歐。而難逞大力於太平洋。噫！方霸義之相競兮。非有廣土衆民難迴翔。惟我有霸國之資兮。橫覽大地無與我韻頑！我何幸生此第一大國兮。神氣王長。

我之哲學包東西！我無壓力無所迷！我欲自強兮。一號而心齊！大呼而奮發。  
。氣銳神橫飛！我速事工藝汽機兮。可以歐美爲府庫！我人民四五萬萬兮。  
選民兵可有千萬數。我金鐵生殖無量兮。我軍艦可以千艘造！縱橫絕五洲兮。  
。看黃龍旗之飛舞。（按此詩作於前清。故末句有此語。讀者幸勿以辭害意

。

## 朱元璋

【略傳】明太祖。朱元璋。濠州人。元末起兵。十五年統一全國。攘夷之功。邁於往古。洪武二十一年。命大將藍玉率十五萬人北征。大征元兵。獲親王以下官屬男女八萬餘人。太祖大喜。勅書褒勞之。

## 賜藍玉勅

周秦禦胡。上策無聞。漢唐征伐。功多衛李。及宋遭遼金之窘。將士疲於鋒鏑。黎庶困於漕運。以致終宋之世。神器弄於夷狄之手。腥羶之風。汙濁九州。遂使彝倫攸斁。衣冠禮樂。日就陵夷。朕用是奮起布衣。拯生民於水火。驅胡虜於沙漠。與民更始。已有年矣。近胡虜聚衆。復立王庭。意圖不靖。朕當耆年。及今勿翦。恐爲後患。於是命爾等率十餘萬衆北征。去年夏。游騎至金山之左。爾玉親拘納哈出來降。今茲復能躬擐甲冑。馳騁漠朔。衝冒風露。穿地取飲。禁火潛行。越黑山而往趨。追躡蹤而深入。直抵穹廬。胡

主棄璽遠遁。諸王駙馬六宮后妃部落人民。悉皆歸附。雖漢之衛青。唐之李靖。何以過之。今遣通政使茹瑺。前望江縣主簿宋麟。賫勅往勞。悉朕至懷。

### 宋 濂

【傳略】宋濂。字景濂。浦江人。明初以書幣徵。除江南儒學提舉。授太子經。修元史。累轉至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長孫慎坐法。舉家謫茂州。道遇疾卒。追諡文憲。濂博極羣書。孜孜聖學。一代禮樂制作。多所裁定。有宋學士全集。

### 秦士錄

鄧弼字伯翔。秦人也。身長七尺。雙目有紫稜。開合閃閃如電。能以力雄人。隣牛方鬥。不可擘。拳其脊。折扑地。市門石鼓。十人舁弗能舉。兩手持之行。然好使酒。怒視人。人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則必有奇禍。』一日。獨飲娼樓。蕭馮兩書生過其下。急牽入共飲。兩生素賤其人。力拒之。弼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君。亡命走山澤耳。不能忍君苦也』兩生不

得已從之。弼自據中筵。指左右揖兩生坐。呼酒嘯歌以爲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鏗然鳴。兩生雅聞其酒狂。欲起走。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書。君何至相視如涕唾。今日非速君飲。欲稍吐胸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從君問。卽不能答。當血此刃。』兩生曰。『有是哉。』遽摘七經數十義叩之。弼歷舉傳疏。不遺一言。復調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纏纏如貫珠。弼笑曰。『君等伏乎未也。』兩生相顧慘沮。不敢再有問。弼索酒。披髮跳叫曰。『吾今日壓倒老生矣。古者學在養氣。今人一服儒衣。反奄奄欲絕。徒欲馳騁文墨。兒撫一世豪傑。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君等休矣。』兩生素負多才藝。聞弼言。大愧。下樓。足不得成步。歸。詢其所與遊。亦未嘗見其挾冊呻吟也。

秦定間。德王執法西御史臺。弼造書數千言袖謁之。閹卒不爲通。弼曰。『若不聞關中鄧伯翳耶。』連擊踣數人。聲聞於王。王令隸人捧入。欲鞭之。弼盛氣曰。『公奈何不禮壯士。今天下雖號無事。東海島夷。尙未臣順。間



者駕海艦互市於鄞。卽不滿所欲。出火刀斫柱。殺傷我中國民。諸將軍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卻。其虧國體爲已甚。西南諸蠻。雖曰稱臣奉貢。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弼者一二輩。驅十萬橫磨。戰伐之。則東西止日所出入。莫非王土矣。公奈何不禮壯士。『庭中人聞之。皆縮頸吐舌。舌久不能收。王曰。『爾自號壯士。解持矛鼓譟。前登堅城乎。』曰。『能。』王顧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鉄鎧良馬各一。雌雄劍二。』王卽命給予。陰戒善槊者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弼往。王自臨觀。空一府隨之。旣弼至。衆槊並進。弼虎吼而奔。人馬辟易五十步。面目亡失。已而烟塵障天。但見雙劍飛舞雲霧中。連砍馬首墮地。血涔涔滴。王撫髀驩曰。『誠壯士。誠壯士。』命酌酒勞弼。弼立飲不拜。由是狂名振一時。至比之王鐵槍云。

王上章薦諸天子。會丞相與王有隙。格其事不下。弼環視四體。歎曰。『天生一具銅筋鐵肋。不使立勳萬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尙何

言。』遂入王屋山爲道士。後十年終。

史官曰。『弼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亂。中原數千里。人影殆絕。玄鳥來降失家。競棲林木間。使弼在。必當有以自見。惜哉。弼鬼不靈則已。若有靈。吾知其怒髮上衝也』。

## 于謙

【傳略】 于謙。字廷益。明錢塘人。永樂舉進士。後以才遷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前後在任十九年。有惠政。也先入寇。英宗北狩。郕王監國。謙爲兵部尙書。力主守議。旣寇逼京師。謙身自督戰却之。論功加少保。也先遣使議和歸上皇。石亨誣謙。被棄市。弘治初。贈太傅。萬歷改謚忠肅。有于忠肅公集。

## 詠石灰

千錘萬擊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身碎骨全不惜。祇留清白在人間。

## 戚繼光

【傳略】戚繼光。字元敬。定遠人。少貧好讀書。負奇氣。通大義。明嘉靖中。歷任浙江參將。福建總督。倭寇犯浙東江西福建。皆大破之。威振南方。號令嚴明。蔚爲勁旅。人號戚家軍。嗣以北邊多故。以都督同知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邊備修飭。軍容爲諸鎮冠。萬歷間謝病歸。卒諡武毅。著有止止堂集。及紀效新書。練兵實紀等。

### 祭松海陣亡義兵

嘉靖辛酉月日具官某。告於陣亡義兵胡元倫等。曰。惟己未歲。倭犯松海。烽燧互數百里。余自越來援。時寇勢方張。隔江相應。徵兵列省。輻輳郡城。尙無敢發一矢當敵者。余以孤軍直逼寇營。犄角觀變。爾輩奉制府命。來屬余部。首戰此地。奮不顧身。進止闔關。惟金鼓是司。堂堂節制之兵。血刃成功。自吳越用武以來所未有之烈也。寇悉倒戈。跪而授首。再勝於桃渚。三勝於新河。全捷於南灣。開東南之雄風。罷徵戍之遠役。茲其始也。而爾輩竟殞於鋒鏑。嗚呼傷哉。余雖分衣裹骸。以致餘慟。緣追發倉皇。未由一酹。回憶往事。適當其期。感景光之易邁。軫忠魂之無依。司命彌慚。疚

心曷喻。乃庸招爾於戰場之中。能亮余衷之不獲已耶。嗚呼傷哉。雖幣既厚。恤爾胤。廟貌復崇。安爾魂。以一畝畝之微。不崇朝而騰芬千禩。人孰無死。爾福耶禍耶。苟存厲氣。宜阿旌旗。以戢寇氛。以植士志。毋作時眚。以爲吾黨羞。

### 歆血告文

隆慶己巳月日具官某。敬告於司慎司盟之神。曰。維茲秋仲。邊事方殷。若非萬衆一心。鮮克有濟。某等敬奉制府教。誓申詛誓之詞。凡爾將校。或荷國恩。或膺世祿。或隸尺籍。或屬檄徵。衣食有年。報效一旦。履斯戒嚴之頃。期協猷戮力。遠播天威。卽瀕於霜露水火。必奮勵護持。共植尺寸。以上答朝廷。以不負此生。則國有崇褒。神且相之。如猶循故轍。憚守成規。人懷其私。心無敵愾。及傾類忌伐。騰謗起羞。國有常典。神且殛之。告虔於神。惟神是質。

## 俞大猷

〔傳略〕俞大猷。號虛江。晉江人。明嘉靖間。歷任廣東都司參將總兵官。福建總兵諸職。屢以舟師破倭寇。平兩廣羣盜。所向有功。其用兵先計後戰。不貪近功。在軍中五十年。未嘗挫衄。萬曆初奪職。尋復起用。不久乞歸。卒諡武襄。有正氣堂集。

## 與曾龍山書

猷受國恩日深。願以非才。不能掃蕩倭奴。以紓宵旰之慮。死罪死罪。復奚言哉。聖明不卽是加猷以死。而仍賜恩寵。此猷日夜號天地。質神明。願齎粉以報也。所自信者。生平此心無多內愧。任理以爲。期以盡分。至於是非毀譽。死生禍福。則惟鞠躬以聽。如子之聽命於其父母。將安所逃哉。此非明公相知之深。相信之篤。不敢露狂衷至此也。第思向在浙東時。領明公教誨。多得長益。茲在蘇松。惟任顯蒙。每見格扞。乃知爲士者。不可一日無良友之助也。去歲有一故友千戶侯廷佐。爲事往京辯本。猷附書奉候。後竟相違。

顧時事多虞。正需明公正人君子以主國是。而明公毅然歸園。得無愀然乎。有識者覩此。又倍爲時事寒心。伏冀速起。以慰時望。草草布悃。萬惟鑒存。

### 與金存菴省菴書

猷閔微之鄙夫。無他才識。獨以生長海濱。頗知水道。出身武弁。宜事戎行。此猶奴之司耕。婢之司織。其本分固然也。蒙國深恩。超躡至此。非有遠猷長策。可以展布。非有寸功尺緒。可以報塞。常恐福過災生。日夜屏息。而自入松以來。賊衆兵寡。智窮勇困。每見顛躓。雖猷素其相愛者。莫能爲猷解。雖猷亦不自解耳。以此服不職之罪。而明爲將士懲戒。猷誠心當之無辭者。而廟堂過惜。尙採虛名。而冀後效。嘗職雖褫。事權尙在。假借之宜。視前獨加。自敵以下。受之感激。終身不敢忘。况政揆之地乎。况天恩乎。此宜何如而後可以圖報萬一也。漢將霍去病有言。匈奴未滅。無以爲家。猷誠怯懦。不能與此海之賊奴。一日而共戴天。雖不能滅。庶幾願之俟之。且

以聖明育才之久。天心厭亂之極。必有起而當其事。收其成。爲百姓請命者。猷此時得立旗鼓之下。先士卒效死。雖膏草野。入鼎鑊。萬無恨矣。日在會友薛南塘。垂示明公於猷。曲加憫恤。萬方開救。移書當路。拳拳引援。諸所稱述。古昔名將。猶或難之。劣劣如猷。又何以云。夫已麗於罪。重蒙寬宥。恩已大矣。幸已甚矣。尙恐天下之公議難逃。而君子之見責無已。則文網雖脫。心神終愧。視息無恙。生氣終微。一旦得此於明公雪瑕滌垢。令同完人。豫讓國士之分。管子知己之賜。兼而佩之。昔主父偃讀樂毅書而流涕。蓋傷相遇之難。干載猶有餘情。猷非異人。能無感泣思奮者哉。今賊勢日加。而兵寡如故。縱有頗牧。宜難爲功。猷往年叨事兩廣。切見彼中用兵。每遇蠻寇作梗。經年不息。必先發兵把截要路。然後議兵大征。或賊一萬。必用兵十萬。計定而後大舉。兵集而後齊發。此以所每收大捷之績也。今倭奴之狡猾兇健。十倍於蠻。方舟而濟者。又十倍於蠻。而我兵船能與賊鬥。在吳淞江者福船七八隻。在劉家河者二十隻。自餘纔供守禦哨探。備取首級

之用而已。是令束手待罪則已。尙論奏績乎。妄意得閩廣大船數百艘。兵數萬。猷親率。不時巡哨大洋。以大船壓之。以火藥攻之。遇賊必戰。戰必有小獲。彼見敗衄。亦必有望風逃遁者。或不相遇。潛至沿邊。亦有常戍之船。俟其復歸。大兵擊之如前萬無不克。如此二三年。兵似可解也。若仍以暫費爲惜。以浪戰爲快。不求戡亂定禍之術。而出支東補西之策。則後人而悲前。殆甚今時矣。嘗以此指推言之。節干諸臺。未有力任。不得已。俟之臨山之日。專議上達。不識明公以爲何如。倘蒙賜教。指示所繇。勉強遵行。少冀有效。亦所以忠聖朝。而報明公之鄙私也。武夫不文。意真詞樸。伏惟亮之。無任候教。

### 與蘇松同事諸君書

副總兵官俞大猷。書告同志諸君。倭寇縱橫。生民塗炭。必須遍求海內豪傑。協力共濟。况大兵雖集。而統領之人。原少忠貞之氣。各未見有奮揚之才。心甚憂之。專令同志葉煥走告諸君。速至軍中。殺牛祭天。飲血爲誓。共滅倭



夷。以報明主之恩。以立振古之業。以垂萬世之名。不亦快哉。諸君亮之。

### 與蔡水南書

真丈夫處世。唯自信而已。又何窮通得失之足動於其心哉。僕之平生。若不洞透此義。此身陸沉久矣。觀公來教。氣亦浩然。真吾友也。燕外之雲。非公其誰與共事乎。受人爵祿者。皆懷全軀保妻子之念。社稷大事。將執任之。旁觀今世。可大發一慨也。勉之圖之。不宣。

### 譚綸

【傳略】譚綸。字子理。宜黃人。明嘉靖時。以兵備副使剿倭於福建沿海。皆殲之。遂無倭患。後以兵部侍郎撫兩廣。尋總督薊遼。陞兵部尚書。卒諡襄敏。綸始終兵事。垂卅年。與戚繼光齊名。

### 復兵部吳侍郎

李真張鸞回與差官至。連奉手教。知此方事體之詳。與垂念之切。恨未能奮飛

以至左右。共濟時艱。顧元洲公尙未有來期。弟初次往迓者。此時亦尙未反。蓋弟旣得報之遲。而元洲代報又遲。自梧鎮至浙省。亦須一月。宜初差之未反命也。弟已於仲冬廿六日梧鎮啓行。經往南郡候之。但不敢輒出境耳。得代後。卽兼程前進。弟須取浙江至揚州起陸。蓋舊部士在浙省。亦須收拾二三十人從行也。計與戚總戎當先後至京。但此舉關係甚大。必欲破百五六年舊套。與虜開陳一戰。非計出萬全。非得一極有擔當大將。身任其事不可。而今日極有擔當。極知車戰之妙。可勝大將之任。無踰於俞總兵。不知當時部議。何故遺之。俞戚與弟同事最久。弟知之極真。一譬之李。一譬之郭。此直世俗之論。弟之於俞。則嘗以社稷之臣許之。此語向在閩中。如汪南明戚南塘周洞巖皆稔聞之。顧時人未之計耳。後此者。非在粵中得遇翁明眼。幾埋沒一世豪傑。幸今翁在本兵。而弟復肩此重負。若不使此老得揚眉吐氣。掀天揭地做作一番。則妨賢病國之罪。不在時人肉眼。而在知俞之深。如翁與不肖。奚可哉。今戚旣已行取。弟尋當特疏薦俞。弟疏中之語。不免駭人

聽聞。而弟則皆道其實事。疏下事。幸翁一力主之。無爲不知者所沮。至望至望。預懇預懇。向弟一得報。卽取俞至梧造戰車試之。破虜着數。已十得六七。所患者。戶部錢糧。與燕趙之兵不易募耳。若弟意必得吳越之士。以爲北士之倡。乃克有濟。蓋北方之士。雖勇悍慷慨。然頗爲虜威所劫。且其性又不耐久。南方之兵。強悍剛勁。遠不及北。而能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故能成節制之師。以收堂堂正正之效。使北人一目擊之。因而感發興起。則其果敢之氣。誠有南人萬萬不及者。故用南人者。所以作北人之勇。破北人之惑。非所謂燕趙之士。果不如吳越之衆。而故舍北而取之南也。以弟與俞計之。合南北兵須得三萬六千人。乃可濟事。歲費餉六十萬。尙恐計部難支。乃昨得戚君報揭。謂非數十萬不可。此則強人以必不能從之事。恐聞之者適爲之駭然耳。何如何如。弟至京計在明春之仲。是亦兼程而往。至於事權。必須此身有所歸着。若悠悠無定。卽一步難行。恐非所以重國事責成功也。此意翁籌慮已審。然不敢不以共白。誠知所係之重。不得不謀始耳。舟

率爾具復。言不成章。伏惟合照幸甚。

## 歸有光

〔傳略〕 歸有光。字熙甫。明崑山人。九歲能屬文。弱冠書通五經三史。嘉靖間舉鄉試。上春官不第。徙居嘉定講學。徒衆常數百人。稱爲震川先生。晚乃以進士授長興令。慶曆中爲南京太僕寺丞。卒官。歸氏爲古文。原本經術。好太史公書。爲有明一代大家。著有震川集。

## 代人論禦寇書

自倭奴入寇。於今三年。虔劉我人民。淫污我婦女。焚蕩我屋廬。有司嬰城而自保。軍衛莫之誰何。盼盼焉視彼重裝滿載。得氣而去。徒諉曰無兵猶可也。今各省之兵四集。無慮十萬。屯聚境上。區區殘息游魂。滅此而朝食可也。而至今相持。未見有必戰之計。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故善戰者果而已矣」孫子曰「久暴師則國用不足。鈍兵挫銳。屈力殫財。則諸侯乘其敝而起。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今若是。不幾於鈍乎。豈老子之所

謂果乎。

議者謂此寇不宜與之戰。在坐而困之。此固一說也。然窮天下之精兵。散甲士於海上。曠日彌月而久不決。則所謂困者在我矣。是不可不察也。則今日之計。宜于速戰而已。

然兵有分有合。徒厚集其衆於一。而不爲之列屯要害。廣布形勢。則賊之所出。必視吾無備之處而爲之走集。是宜觀地之要以擬其潰。吳越之地。瀕於大海。海口之可通者數路而已。旣不能把扼而使之突入三江五湖之間。要害之可守者數處而已。又不能按據而使之橫潰。則將何爲而可也。

某以爲賊在川沙，兵之所伺。能保其敗於東不潰於西耶。攻其外不潰於內耶。故太湖之口可屯也。三柳之口可屯也。吳淞江之中道可屯也。某嘗循行江上。問所謂滬瀆壘。知昔人禦寇之遺跡。卽如此壘正爲蘇松二府之中。賊得至此。則蘇州松江諸縣。無日不危也。故爲屯壘。不獨可以拒賊之入路。又可以爲州縣之聲援也。

昨者黃岡涇之捷。斬首之多。以前所未有。然賊復東出。則賊鋒雖挫於五湖之上。而蠻烟復接於九峯之間矣。由此言之。分屯其可後乎。

往賊攻州而府不救。攻縣而州不救。劫掠村落而縣不救。府如無州。州如無縣。縣如無村落。僅僅自保於一城之中。如與人鬥而束其手足。絕其黨而孤立。如之何能自存也。幸而此賊在於抄掠而已。設有長驅之志。孰能禦之。是脣齒俱亡。首尾衝決矣。即使徒以保城爲功。而置百里生民於度外。爲人父母。何以爲心。况畿京千里之地。蕩然無藩籬之限。兵之失勢。莫甚于此。

## 沈鍊

〔傳略〕 沈鍊。字施甫。明會稽人。嘉靖進士。遷爲錦衣衛經歷。性剛直。嫉惡如仇。俺答犯京師。鍊昌言敵由嚴嵩父子。上疏劾嵩十大罪。帝怒。杖數十。謫佃保安。邊人慕鍊忠義。多遣子弟就學。後被誣。棄市。追諡忠愍。有青霞集。

### 答陸宮保書

自包生還。被荷手書。并以寵錫。感服至今。然不敢數奉啓狀者。因無可託。又不欲以空文冒瀆尊嚴也。頃承來諭。極切感激。但今日時事之急。燃眉不足爲喻矣。鍊雖竊伏草茅。而曠望風塵之末。但知邪正之趨。一欣一戚。展轉於懷。何時云釋。鍊惟天下之日壞者。只在尋常尺寸之間。而不在於顯融之際。尋常尺寸。是士大夫以爲當然而不察者。而不知天下之事。已日趨於壞矣。山崩川竭。龍蛇起陸。邊疆多故。事勢日危。薦撫臣。用邊將。不聞超拔傑特謀猷之士。猶襲常躡格以徇己私。然則必待天地反覆。而後爲變耶。國家之患。莫大於養兵。養兵則斂散之際。爲弊不勝。而不知所以愛民。故野荒民散。山川易位。豈一日之積乎。今邊塞計馬乞糧。名爲軍放。究其心。有一毫爲國家實用者哉。使歸。謹勒平狀奉謝。情悃縷縷。未盡展布。外連珠一帙。幸賜採擇之。不勝悚息。

## 董應舉

【傳略】董應舉。字崇相。閩縣人。明萬歷進士。遷陞工部侍郎。兼理鹽政。巡鹽御史惡其侵官。因落職。崇禎初復官。應舉好學。善古文。居官慷慨任事。在家與利捍患。比沒。海濱人立祠祀之。

## 答沈將軍書

某雖文弱。卻喜武壯。嘗謂武夫可爲文士助者三。捨命一也。決氣二也。直腸三也。文士得此。方能有益國家。今之武夫。好爲文以取悅縉紳。舉甚笑之。舍其所有事。而徒事於浮游斌媚之觀。此有識文人所用自悔者。而將種亦爲之耶。將軍義俠武節。少年從塞上殺虜。擲之市中。無慮數百。便宜出海。不爲文法牽拘。竟能呼叱馮夷。赭倭黑水。不獨號令指揮。三軍加勇。而無戰不爲士卒先。長刀厭血。短劍朱腥。使屬甲者。皆若將軍。無虞寇矣。今天下洵洵。有不可知之事。遼陽爲甚。將軍其何策以弭。千古英雄。只拚一



死。便是壓倒古今。忠臣孝子。俠士節夫。與夫蓋世之勳名。雖作用不同。根基皆從此立。文士有口而已。何用哉。願將軍自愛。捐軀報國。會其有時。

## 史可法

〔傳略〕 史可法。字憲元。又字道鄰。大興藉祥符人（今開封）。世錦衣百戶。母尹氏有身。夢文天祥入其舍生可法。以孝聞。崇禎元年進士。屢遷。十二年。拜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十七年四月。聞賊犯闕。誓師勤王。渡江至浦口。聞北都既陷。縞衣發喪。福王卽位。可法出駐揚州。督師江北。誓圖恢復。奈權奸掣肘於內。悍將跋扈於外。終致兵頓餉竭。弘光元年。四月廿五日。清軍破揚州。屠其城。可法死之。踰年。家人舉袍笏招魂葬於揚州郭外之梅花嶺。其後四方弄兵。多假其名號以行之。故時謂可法不死云。

## 勤王檄文

竊聞遭時有道。類多以文事之盛。而絀武功。遭會非常。正可以國家之洪。

而徵臣節。故天寶亂而常山睢陽之事著。靖康靡而宗澤李綱之氣烈。彼皆歷由上作。豈可歌知。然且俠骨瑋瑋。與艮嶽之峯而並厲。義風烈烈。撥霓裳之奏以爭鳴。况休命篤于上天。明德光于青史。有若本朝者乎。力掃凶氛。二祖之廓清。號同盤古。治從寬簡。累朝之熙洽。象擬華胥。迺至今上。特興宏謨。備孝廟之溫恭儼在。世宗之祖武重光。當冲齡以掃恭顯之氛。立清宮府於召對。而發龔黃之嘆。總爲編氓。以寇起而用兵。是虐民者寇也。而兵非得已。以兵興而派餉。是靡餉者兵也。而餉非自私。願猶詔紙勤頌。有再累吾民之語。每遇天災。修省無時自逸之心。蔬膳布袍。真能以天下之肥。忘己之瘦。蠲逋宥罪。不難以一人之過。以就臣之名。是以大業之宏昌。何意諸艱之駢集。珍誠莫解。事有可陳。爲蒼生而得人上之張羅者誠廣。責以赤心而報主下之自矢者難言。家家有半間之堂。事事同小兒之戲。果能功名比曹武惠。詎妨好官之得錢。竟無肝胆似漢淮陰。曾念一人之推食。成俗大都爾爾。賈者亦益悠悠。壅蔽實繁。擔當何狀。圖之不早。病已成于養癰。

局尙可爲。涉必窮于滅頂。悲夫悲夫。邊塵未殄。寇燄旋騰。血濺天潢。烽傳陵寢。秦稱天府。詎能封以一丸。晉有伯圖。無復追其三駕。迺者。介馬橫馳。夫畿輔。羽書不絕於殿庭。南北之耗莫通。河山之險盡失。天威不測。極知漢天子自有神靈。兵勢無常。豈得謝太傅但憑歌嘯。留都係四方之率。司馬有九伐之經。義不共天。行將指日。克襄大舉。實賴同仇。請無分宦游。無分家食。或世貴如王謝。或最勝如金張。或子虛之以賞起。或輓轡之以談興。乃至射策孝廉。明經文學。亦往往名班國士。橐爲里雄。合與各抒壯謀。各團義旅。仗不需于武庫。糗無壅于郇廚。飛附大軍。力爭一決。但羣策直承黃鉞。豈賊運得有白頭。醜類立殲。普天大酺。此則萬代之所瞻仰。雖九廟亦爲之鑒臨者也。倘策未暇于卽戎。必義且先于助餉。多或抵小國之賦。少亦割中人之家。幸濟危機。何弦高之牛足惜。卽非長物。亦曹洪之馬是求。合付有司。轉輸留計。此則事彌從變。氣易爲豪。至登壘巨商。聯田富室。若與縉紳並舉。亦自分宜攸殊。然使平準法耳。卽陽翟足雄。豈得氣其奇貨。

。又如勾實令在。將處士之號。未可保其素封。凡稱多算之有餘。總賴聖恩之無外。欲與共爲義士。多方亦賴同盟。偶值佳緣。毋忘善誘。誓以同舟之誼。但在千八百國疇非王臣。揆諸恤緯之心。決不至二十四城遂無男子。嗚呼親郊乃雍容之事。唐莊幸得崇韜。出塞本僥倖之圖。漢武乃逢卜式。矧茲何日。敢曰無徒。不惟社稷之憂。卽是身家之尊。始賊之巧于爲餌時。亦有優孟之仁。迨其旣入其樊。莫不嬰地獄之罰。齊姜宋子。相率而入平康。珠戶綺窗。所過便成甌脫。來俊臣之刑具。則公卿之被拷者痛嘗。鄭監門之畫圖。與老弱之受害者酷肖。是皆難民所說。足令聽者寒心。夫連歲報陷。如西安太原武昌皆行省也。其中金穴何止一家。若一時之牛酒不乏。雖八公之草木可驅。只坐一慳。遂成胥溺。豈不冤哉。欲圖穩着。須向前車。誠清夜而念上恩。雖何曾之萬錢。亦難下咽。更援古以籌時策。豈王衍之二窟。彼可藏身。同舟卽是一家。覆巢必無完卵。可不思之。可不思之。又重思之者。法等智不足以效謀。憤何辭于卽死。實切執爨之願。輒通託鉢之呼。人理尙存。我求

必應。如纏情阿堵。絕念封疆。睢陽之援竟停。則霽雲抽誓言之矢。荊州之粟獨擁。則溫嶠有迴指之旗。封章上達於北辰。奮筆敢駕于南史。是爲過計。亦屬癡衷。見起君親。約昭天日。法等無任斫地呼天。搥心瀝血之至。

請頒討賊詔書疏

崇禎十四年十月清兵攻邳州肇基。可法援之。相持半月而解。時李自成走陝西猶未滅。可法乃上疏請頒討賊詔書。其詞曰。

奏爲時事萬分難支。中興一無勝着。密請恢復遠略。激勵同讎。以收人心以安天位事。痛自三月以來。寢陵荒蕪。山河鼎沸。大讎在目。一矢未加。臣督員備師。死不塞責。昔晉之東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左。宋之南也。君臣盡力楚蜀。而僅保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能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大變之初。黔黎灑泣。紳士悲哀。痛憤相乘。猶有朝氣。今兵驕餉絀。文恬武嬉。頓成暮氣矣。屢得北來塘報。皆言敵必南圖。水則廣調麗師。陸則分布精銳。盡河以北。悉爲敵有。而我河上之防。百未料理。

人心不一。威令不行。復讎之師。不聞及關陝。討賊之約。不聞達燕齊。一似君父之讎。置諸漠外。近見北示和議。固斷難成。一旦南侵。即使寇勢尙張。足以相拒。兩者必轉而相合。先向東南。宋社安危。決於此日。我卽卑宮菲食。嘗膽臥薪。聚才智之精神。枕戈待旦。合方州之物力。破釜沈舟。尙恐無救于事。以臣觀廟堂之舉動。百執事之經營。殊有未盡然者。夫將所以能克敵者氣也。君所以能馭將者志也。廟堂之志不奮。則行間之氣不鼓。夏少康不忘逃出自竇之辱。漢光武不忘蕪蕪熬薪之時。臣願皇上爲少康光武。不願左右在位。輕以晉元宋高之說進也。憶北變初傳。人心震駭。臣等恭迎聖駕。臨蒞南都。億萬之人。歡聲動地。皇上初見臣等。言及先帝。則淚下沾襟。次謁孝陵。贊及高皇帝。則淚痕滿袖。皇天后土。實式鑒臨。曾幾何時。可忘前事。先帝以聖明罹慘禍。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變也。先皇帝崩於賊。恭皇帝亦崩於賊。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讎也。先帝待臣以禮。御將以恩。一旦變出非常。在北諸臣死節者無多。在南諸臣討賊者復少。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恥也。

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尙思穴胸斷脰。得而甘心。况在朝廷。顧可漠置。以臣仰觀聖德。俯察人心。似有初而鮮終。改德而見怨。以敵之強若彼。而我之弱如此。以敵之收拾人心若彼。而我之漸失人心也如此。臣恐恢復之無期。而偏安未可保也。合宜速發討賊之詔。嚴責臣與四鎮使。悉簡精銳。直指秦關。懸上爵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責成效。絲綸之布。痛切淋漓。庶使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泣。國家遭此大變。皇上嗣承大統。原與前代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實無功之足錄。臣於登極詔稿。將加恩一款。特爲刪除。不意頒發之時。仍復開載。聞敵人見此。亦笑之。今恩外加恩。紛紛未已。武臣腰玉。直等尋常。名器濫觴。於斯爲極。以後似宜慎重。專待真正戰功。庶使行間之猛將勁卒。有所激勵也。至兵行討賊。最苦無糧。搜括萬不可行。勸輸亦覺難強。似宜將內庫一應本折。盡行催解。湊濟軍需。其餘不急之工程。可已之繁費。一切報罷。朝夕之宴衍。左右之貢獻。一切謝絕。卽事關典禮萬不容廢者。亦宜概從儉約。蓋賊一日不滅。敵一日不退。卽有深宮曲室

。豈能晏處。卽有錦衣玉食。豈能安享。此時一舉一動。皆衆情向背所聞。敵人窺伺所在也。必吾皇念念刻刻在二帝列祖之鴻業。先帝之深讎。振舉朝之精神。萃四方之物力。以併於選將練兵滅寇禦敵之一事。庶乎人心猶可鼓。天意猶可回耳。臣待罪行間。不宜復預問內政。然安內乃攘外之本。故敢痛切密陳。惟陛下留神省察。

### 請尊上權化水火疏

先帝本堯舜之資。遭非常之禍。總由文官愛錢。武官怕死所致。今憂時憤慨者。謂文官愛錢不怕死。武官怕死又愛錢。二語真切中膏肓。令在廷諸臣無處生活也。當茲聖政方新。卽臥薪嘗膽。猶恐締造維艱。不意二十三日早朝。有文武忿爭一事。聞之主辱則臣死。今主死而臣生。凡屬臣工。誰能無罪。文臣固多誤國。武臣豈盡矢忠。纍纍降賊者。甯獨文臣哉。年來仕途不清。病在黨同伐異。或以不肖之罪。百足不僵。或以可用之才。一眚永錮。各懷偏私。日尋水火。文與武不和。而文與文又不和。朋黨之禍熾。人才之用阻。



不知可否。自有聖鑒。臣下豈可懸定。舊撫吳姓因奉命討賊遲延。先帝罷歸。復催促至京。擬戍金齒。冢臣慎言。復行舉用。諸臣既謂不可。公靡言之可也。公疏爭之可也。何事痛哭喧呼。聲徹殿陛。聞之驕將悍卒。不益輕朝廷而長禍亂耶。臣辨寇不遑。分不應談內事。但朝端之水火不化。則封疆之功罪不明。乞嚴飭諸臣。悉捐成見。一秉虛公。過則懲其過。才則用其才。王道蕩平。不容偏畷。主權尊而國威始振矣。

### 請進取疏

奏爲恢復固非浪試。偏安實難自足等事。臣觀古帝王之中興也。莫不拓基於自強。而畫境於自足。故漢之光武曰。旣得隴。復望蜀。人苦不知足。明知足不可狃。而反以不知足自嘲。故取于天下者足也。若宋高之紹統藩服。僅有天下半耳。而說者謂其病於意足。以己之僅有爲有。而不以祖宗之全有爲有。故足耳。我皇上於今日。何足之有。以河雒爲豐沛。則恭皇帝宅中之舊封也。爲恭皇之所已有而不有。則不足。以金陵爲長安。則高皇帝無外之初基

也。爲高皇帝之所全有而不有。則亦不足。恢復之計。復何可緩。然而事難浪試。志多中止。昔子胥之揣勾踐也。曰爲人能辛苦。則無荒於禽。無荒於觴。無荒於色。無荒於瓊宮瑤台之觀。南金和寶之玩。皆此物此志也。君勵膽薪。臣搆桑土。斯謂辛苦耳。而况今何時也。宮闕已燬。陵園漸蕪。登城北望。慨然流涕。興思至此。恨不能疾趨陝右。直抵燕中。登祖陵而拜九廟。對御寢而哭先皇。以仰副皇上之所以任臣。與臣所以自矢之初志也。無奈天心不順。人事未周。甲兵日頓。蓄積日乏。將士日懦且驕。當此而言恢復。不但寸土難圖。將見故趨日失。掩耳之譏。其何免之。所可冀者。國運雖衰。人心未改。猶可勉力支持。惟願皇上乘此艱難啓運之時。亟圖報讎雪恥之舉。獎率諸臣。臥薪嘗膽。藉甲枕戈。務求縛奇兇以慰先帝。復故土以光祖宗。則中興之業。斯偉然照著於萬世。斷不可以江南片席地。儼然自足。以下等於宋高也。昔吳夫差之卽位也。出入必令人呼曰。爾忘越王殺爾父乎。曰不敢忘。其報越何決。迨後志倦垂成。以荒濫自娛。而勾踐乃以辛苦乘其敝。

。此亦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之前車矣。故臣願皇上時時抱痛。刻刻懷恥。以此志爲中外臣民倡也。不然者。皇上旣弛於上。諸臣必逸於下。將見黜黜沉湎。事業或隳於夢醉。美色幸御。精神半付於蛾眉。君忘中原矣。新亭之血淚漸乾。東山之絲竹日鬧。臣忘中原矣。望使徒痛於高麗。拜詔不呼於河湟。民忘中原矣。始矜壯志於上馬。謂黃龍之直抵有期。終耗雄心於跨驢。謂西湖之行樂可老。將若士俱忘中原矣。誠如是也。將祖宗之幽恨何時舒。先帝之深讎何日復。進取不銳。則守禦必不堅。臣願皇上與諸臣發一猛省也。抑臣更有請焉。夫宋之南遷也。猶走李成。擒楊么。以靖內者制外。而今則獻搖交熾。兩川危如壘卵。且汀漳南贛間。又以警聞矣。北有旣毀之室。南無可怡之堂。徒曰。王業不偏安。何偏可據。安尤大言之也。輿言及此。可爲寒心。而所差可幸者。兩虎相鬪。南牧未遑。綢繆未雨。惟此閒暇。時平時乎。不再來矣。若夫彼操鷓蚌之二矛。我睡漁人之一枕。失今不圖。後將有不及圖者。惟陛下加意。振勵申飭施行。臣不勝悚切涕泣待命之至。

## 請勵戰守疏

奏爲和議未成戰氣宜勵事。屬者天方降割。遘此閔凶。真主挺生。中興啓運。經綸裕於艸昧。多難易以興邦。海宇欣欣。想觀盛治。乃歷時十月。徒煩宵旰殷憂。未有恢復勝着。北使言旋。敵兵踵至。和議已斷斷無成矣。向以全力圖寇而不足者。今復分以禦敵矣。際此時艱。憂心欲絕。然歷觀往代衰亡。莫不因和自誤。今敵之拒我。正我所以自奮。與天所以成我之時。特在人心一轉耳。從來中興大業。不外於君臣一德。內外一心。當此危急存亡之時。可無同舟共濟之誼。臣嘗慨唐宋門戶之禍。竟與國運相終。即使所用皆賢。已廢却一半。况以意氣相激。化成恩讎。恩怨一生。釀成殺運。近今之事。殊堪痛心。今時極艱危。爲臣不易。官之久者。其負罪益深。位之尊者。其得禍更慘。有心之士。方以此爲危身積戾之場。而無識之人。乃以此爲快意尋讎之計。即使藏怒宿怨。孰有深於戕我君父覆我邦家者。不此之讎。而猶修睚眦之微嫌。快升沉於轉轂。此之謂不知類矣。謂宜虛心平氣。還之大同。何

人實是幹濟之才。何人實是清修之品。無尋題目。而開媒孽之端。無捕風影。而肆株連之網。務得海內真正才品。舉而置之鈞衡。朝中之舉措咸宜。閩外之嫌疑自化。此臣所望於廟堂之同心者也。昔唐室嗣興時。則有若李郭。宋家再造時。則有若劉岳張韓。極其勳名。悉垂天壤。今之藩鎮。何多讓焉。若當患已剝膚。尙以賊貽君父。諒非諸鎮所忍出也。然大將所定者惟志。三軍所鼓者惟氣。志不齊一。氣不奮揚。雖賁育之雄。如林之衆。莫能用也。試思先帝之待諸鎮。何等厚恩。皇上之封諸鎮。何等隆遇。先帝之罹賊難。何等慘苦。諸鎮之不能救先帝於難。何等罪過。釋此不問。自弄干戈。是猶舍父母之仇。尋鄉鄰之鬥。於理安乎。於心忍乎。今和議不成。惟有言戰。戰非諸鎮之事而誰事也。必皆以皇上復仇雪恥爲心。簡乃車徒。敕乃甲冑。朝營夕算。惟北是圖。其未至也何以防。其既來也何以禦。某所當者危地。而我必急以往援。某所爭者小嫌。而我必先以大義。田單報燕之日。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廉藺刎頸而定交。子義釋憾而泣拜。諸鎮豈不聞乎。

。此臣所望於闕外之同心者也。然闕外所視廟堂。廟堂所視者主志。我皇上中興未就。大讎在身。凡一舉念。一圖事。二祖列宗鑒之。恭皇帝烈皇帝鑒之。尤望深思痛憤。大渙絲綸。諭諸臣以怡堂必不可安。積習必不可狃。在內宜實籌兵餉。以臥薪嘗膽爲生機。在外宜力捍封疆。以江北中州爲死所。古人有言。不本人情。何由興復。今之人情。已大可見。撥亂爲治。轉弱爲強。在我皇上一振勵間耳。

### 復清攝政睿親王多爾袞書

大明國督師。兵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史可法。頓首謹啓。滿州汗攝政王殿下。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儀（底稿係情字）於草莽也。誠以大夫（大夫上原有春秋之義一句）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偬之際。忽捧琬琰之章。真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致意。若以逆賊尙稽天討。煩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偷安江左。竟忘君父之冤。敬爲貴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真堯舜

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樞。援救無及。師次淮上。凶問遂來。地坼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於市朝。以爲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謝先皇帝於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附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剪凶仇。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於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卽告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羣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桡梓數十萬章。助修宮殿。豈非天意也哉。越數日。遂命法視師北上。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貴國。破走逆賊。爲我先皇帝后發喪成禮。掃清宮闕。撫輯羣黎。且罷薙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鑠今。凡爲大明臣子。無不長跪北關。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於八月。薄

詔篋筐。遣使告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旣發。復次江淮。乃辱明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乎。推言之。然此文爲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猶拘牽不卽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冀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繼統。是皆於國仇未剪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率以正統與之。至於玄宗幸蜀。太子卽位靈武。議者疵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仁思遐被。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甯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歲輸以金縑。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况貴國蓄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蒙難。棄好崇讎。窺此幅楨。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爲賊人所竊笑。



也。貴國豈其然乎。往者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剿撫互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英武。刻刻以復仇爲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胄之士。飲泣枕戈。忠義民兵。願爲國死。竊以天亡逆闖。當不越於斯時矣。語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賊未伏天誅。諜知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洩普天之憤。則貴國義聞。炤耀千秋。本朝圖報。唯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於牛耳之盟。本朝使臣。久矣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蹈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卽從先帝者。實爲社稷之故。傳曰。竭肱股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殿下實昭鑑之。弘光甲申九月十五日。

與雲間諸紳書

天禍國家。逆闖橫行。豫楚晉秦。所在淪喪。陵寢肆其蹂躪。黔黎聽其凋殘。

。用匱聖憂。垂二十載。近者鴟張北向。犯闕無疑。法也聞之。五內震烈。夫西平許國。卽懷內刃之思。大真忘軀。遂灑登舟之涕。法雖迂疏淺陋。未敢遠附古人。而國難方殷。何敢或後。頃者誓師秣馬。以鼓勤王。而坐乏軍需。點金無術。徬徨中夜。泣下露衣。且聞同仇者臣子之心。急公者烈士之義。獻牛十二。賈人之氣猶雄。指粟一困。朋友之交以篤。矧夫冠裳大雅。正念在君。君辱臣死。於斯尤甚。伏見諸台臺。勵捐靡之素志。負報國之孤忠。雖潔身修行。或有心難自效。而毀家佐難。亦大義所不辭。償邀慷慨之懷。爰下芻蕘之賜。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 陳函輝

【傳略】 陳函輝。字木叔。臨海人。明崇禎七年進士。授靖江縣知縣。旋以故罷。北都陷。誓衆倡義。會福王立。不許草澤勤王乃已。尋起職爲主事監軍江北。事敗歸。魯王擢爲禮部右侍郎。從王航海。已而相失。哭入雲峯山作絕命詞八首。又自作祭文一。埋首記一。從容笑語。扃戶自經死。

## 勤王檄文

嗚呼故老有未經之變。禾黍傷心。普天同不共之仇。戈矛指髮。壯士白衣冠。易水精通虹日。相君素車馬。泉唐怒擊江濤。嗚呼。三月望後之變。此後盤古而蝕日月者也。昔我太祖高皇帝。手挽三辰之軸。一掃腥羶。身鍾二曜之英。雙軀誠諒。歷年二百八紀。何人不沐皇恩。傳世一十五朝。寰海盡傳統歷。迨我皇上。御宇十有七年於茲矣。始政誅璫。猶厲雷霆作鼓。頻年禦敵。咸持宵旰爲衣。九邊寒暑。幾驚呼庚呼癸之嗟。萬姓啼號。時切已溺已飢之痛。雖氣餉肉食之多鄙。而一人辰極之未遷。遽至覆甌。有何失序。嗚呼。卽爾紛然造逆之輩。疇無累世休養之恩。乃者焰逼神京。九廟不獲安其主。腥流宮寢。先帝不得正其終。罪極海山。貫知已滿。慘深天地。誓豈共生。嗚呼。誰秉國成。詎無封事。門戶膏肓。河北賊置之不問。藩籬破壞。大將軍竟若罔聞。開門納叛。皆觀軍容使者之流。賣主投降。盡宏文館學士之輩。乞歸便云有恥。徒死卽是忠臣。此則刳運真遭陽九百六之爻。而凡民

並值柱折維裂之會矣。安祿山以番將代漢將。帳中豬早抽刀。李希烈自汴州奔蔡州。丸內酖先進毒。鳳旣斬于京口。剖尸之僂安逃。景亦斃于舟中。跛足之凶終盡。無強不折。有逆必誅。又况漢德猶存。周歷未過。赤眉銅馬。適開光武之中興。夷羿逢蒙。難免少康之並僂。臣子心存報主。春秋義復大仇。業賴社稷之靈。九人已推重耳。誠憤漢賊之並。六軍必出祁山。嗚呼。遷迹金人。亦下銅盤之淚。隨班舞馬。猶嘶玉陛之魂。劍具鬚眉。且叨簪紱。身家非吾有。總屬君恩。寢食豈能安。務申國恥。握拳透爪。氣吞一路鼓鼙。。嚙齒穿斷。聲斷五處鼓角。誓灑申包胥之淚。共焚百里視之舟。所幸澤網張翼宋之旗。協恭在位。願如恂禹挾興漢之鉞。磨厲以須。二三子何患無君。。金陵咸尊正朔。千八國不期大會。江左賴有夷吾。莫非王土。莫非王臣。吾請敵王所愾。豈曰同袍。豈曰同澤。感歌與子同仇。聚神州赤縣之心。直窮巢穴。抒孝子忠臣之憤。殲厥渠魁。班馬叫乎北風。旂常紀于南極。以赤子而扶神鼎。事在人爲。卽白衣而效前籌。君不我負。一洗攬槍晦蝕。日月重

光。再開帶礪山河。共扶正氣。神明上下。鑒此血誠。謹檄。

### 絕命詞

生爲大明之人。死作大明之鬼。笑指白雲深處。蕭然一無所累。子房始終爲韓。木叔生死爲魯。赤松千古成名。黃檗寸心獨苦。父母恩無可報。妻兒面不能親。落日樵夫湖上。應憐故國孤臣。臣年五十有七。回頭萬事已畢。徒慙赤手擎天。惟見白虹貫日。去夏六月廿七。虛度一生世法。但巖心內春秋。莫問人間花甲。斬盡一生情種。獨留性地靈光。古衲共參文佛。麻衣泣拜高皇。手著遺文千卷。當存副在名山。正學焚堂亦出。所南心史難刪。慧業降生文人。此去不留隻字。惟將子孝臣忠。貽與世間同志。

### 張煌言

【傳略】張煌言。字玄箸。別號蒼水。鄞縣人。明崇禎時舉於鄉。明末。屢起義兵與清軍抗。

永歷帝立於滇。任之爲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嘗與鄭成功聯軍攻長江。連下鎮江蕪湖諸要隘。

已大捷。以鄭成功兵敗江甯。而撤軍。嗣後屢起屢蹶。勢已不可爲。乃散其軍。潛居南田。清吏偵知捕獲之。勸降不屈。就義於杭州。遺有張蒼水集。

### 海師恢復鎮江一路檄

此檄乃代鄭成功作

昔五胡亂華。僅一再傳而滅。今東虜應讖。適二八秋之期。誠哉天道好還。况也人心思漢。慨自李賊猖獗。神京陸沉。建酋本我屬夷。屢生反側。爲乘多難。竊踞中原。衣冠變爲犬羊。江山淪於戎狄。凡有血氣。未有不痛心切齒於奴酋也。本藩奉天倡義。伐罪弔民。臥薪嘗膽。法古用兵。生聚教訓。已踰十年。正朔難偏。僅存一綫。茲者親統大師。首取金陵。出生民於水火。復漢官之威儀。爾僞署文武將吏。皆係大明赤子。誰非中國紳衿。時窮勢屈。委質虜廷。察其本懷。甯無隱忍。天經地義。華夷之辨甚明。木本水源。忠孝之良自在。至如遼人。受我明三百年之豢養。遭逆虜三十載之摧殘。祖父既受其駢戮。母妻盡被其宣淫。爾二三呱兒。尙爲旗下之奴。百千弱女。竟作胡中之婦。報仇雪恥。豈待異時。歸正反邪。端在今日。則張良報韓。

先揮博浪之椎。朱序歸晉。遂成淮淝之捷。或先機革面。或臨敵改圖。以全省全部來歸者。不吝分茅列土。以一邑一鎮來歸者。定與度地紀勛。或率兵而至。則論其衆寡而照數授職。或潔身而來。則就其職掌而量才超擢。若蒙古女真人等。世愛國家撫賞之恩。原非一類。共在天地覆載之內。亦有同仇無懷二心。視之一體。不但休屠歸漢。名高日碑。且如回紇扶唐。烈光葉護矣。本藩仁義素著。賞罰久明。先機者有不次之賞。後至者有不測之誅。一身禍福。介在毫芒。千古勳名。爭之頃刻。師不再舉。時不再來。布告遐邇。咸使聞知。敬哉特諭。

### 上延平王書

竊謂舉大事者先在人。和。立大業者尤在地利。故晉武以獨斷而平吳。符堅又以獨斷而敗於晉。尉佗以僻處而據粵。劉禪又以僻處而亡於魏。則人和地利。審之不可不精也。卽如殿下東甯之役。豈誠謂外島可以創業開基。不過欲安插文武將吏家室。使無內顧憂。庶得專意征勦。但自古未聞以輜重眷屬置

之外夷。而後經營中原者。所以識者危之。或者謂女真亦起於沙漠。我何不可起於島嶼。不知女真原生長窮荒。入我中國。如適樂郊。悅以犯難。人忘其死。若以中國師徒。委之波濤浩渺之中。拘之風土狃榛之地。真乃入於幽谷。其間感離恨別。思歸苦窮。種種情懷。皆足以墮士氣而頓軍威。况欲其用命於矢石。改業於耰耨。胡可得也。故當用師之始。兵情將意。先多疑畏。茲歷暑徂寒。彈丸之地。攻圍未下。是無他。人和乖而地利失宜也。語云。與衆同欲者罔不興。與衆異欲者罔不敗。誠哉是言也。福臨短折。玄燁繼立。所云主少國疑者。此其時矣。滿黨分權。離叛疊見。所云將驕兵懦者。又其時矣。且災異非常。征科繁急。所云人怨天怒者。又其時矣。兼之虜勢已居強弩之末。畏海如虎。不得已而遷徙沿海。爲堅壁清野之計。致萬室棄田園。焚廬舍。宵啼露處。蠢蠢思動。望我師何異飢渴。我若稍爲激發。此並起亡秦之候也。惜乎殿下東征。各汎守兵。力綿難恃。然且東避西移。不從僞令。則民情亦大可見矣。殿下誠能因將士之思歸。乘士民之思亂。迴旗



北指。百萬雄師可得。百十名城可收矣。又何必與紅夷較雌雄於海外哉。况大明之倚重於殿下者。以殿下之能雪恥復仇也。區區台灣。何預於赤縣神州。而暴師半載。使壯士塗肝腦於火輪。宿將破肢體於沙磧。生既非智。死亦非忠。亦可惜矣。矧普天之下。止思明州一塊乾淨土。四海所屬望。萬代所瞻仰者。何啻桐江一絲。繫漢九鼎。故虜之虎視。匪朝伊夕。而今守禦單弱。兼聞紅夷搆虜乞師。萬一乘虛窺伺。勝負未可知也。夫思明者。根柢也。臺灣者。枝葉也。無思明。是無根柢矣。能有枝葉乎。此時進退失據。噬臍何及。古人云。甯進一寸死。無退一尺生。使殿下奄有臺灣。亦不免爲退步。孰若早返思明。別圖所以進步哉。昔年長江之役。雖敗猶榮。已足流芳百世。若捲土重來。豈直汾陽臨淮。不足專美。卽錢鏐寶融。亦不足並駕矣。儻尋徐福之行蹤。思盧敖之故跡。縱偷安一時。必貽譏千古。卽觀史載陳宜中張世傑兩人褒貶。可爲明鑑。九仞一簣。殿下甯不自愛乎。夫虬髯一劇。祇是傳奇濫說。豈真有扶餘足王乎。箕子之君朝鮮。又非可語於今日也。某倡

義破家以來。恨才力謙薄。不能滅虜恢明。所仗殿下發憤爲雄。俾日月幽而復明。山河毀而復完。某得全髮歸故里。於願足矣。乃殿下挾有爲之資。值可爲之勢。而所爲若此。則某將何依倚。故不敢緘口結舌。坐觀勝敗。然多激切。冒觸威嚴。罔知忌諱。罪實難道。唯願殿下俯垂鑒納。有利於國。亦死無所恨。謹啓。

### 貽趙廷臣書

甲辰秋被繫杭州時作

大明遺臣某。謹拜書於清朝開府趙老先生台前。昔宋臣謝枋得有云。大元制世。民物維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竊以疊山業經市隱賣卜。宜可以遠害全身。而元參政魏天祐。必欲招致之。乃疊山有死無隕。招之不來。餽之不受。卻聘書尙在。可考而知也。卒觸天祐之怒。執之北去。疊山遂不食而死。蓋未嘗不歎古人守義之堅。殉節之篤也。况某今日。南冠而縶。視疊山所處。已自不同。而台下尙欲貸其餘生。屢遣貴屬。存注有加。勸之加餐。嗟乎。此固台下褒忠錄節之盛心。較之天祐。真不啻霄壤。願某自律。斷不可

因此而苟延旦夕也。所以每思慷慨引決。而爲館伴者防閑嚴切。不克自裁。絕餐三日。迫於貴屬勸免。稍稍復食。他人聞之。甯不以某寡廉鮮恥。晚節可嗤哉。揣台下之意。不過欲生膏斧鑕。始足爲忠義者戒。然大丈夫冰觀鼎鑊。慷慨從容。原無二義。故鬱鬱居此耳。猶記去歲華函見及。某之報書。有甯爲文山之語。非但前識。蓋齋心居念時。已早辨此。至今日敢有食言。夫自古廢興亦屢矣。廢興之際。何代無忠臣義士。何代無逋臣處士。義所當死。死賢於生。義所當生。生賢於死。蓋有舍生以取義者焉。未聞求生以害仁者也。某之憂患。已過乎文山。隱遯殆幾於疊山矣。而被執以來。視死如歸。非好死而惡生也。亦謂得從文山疊山。異代同游。於事畢矣。獨借台下之經綸仁厚。可稱一代名賢。後世不察。猥云與張宏範魏天祐比倫。不重可歎息乎哉。謂某散兵在先。歸隱恐後。可以覬覦賒死。不知散兵者。憫斯民之塗炭。歸隱者。念先世之暴荒。謬思黃冠故里。負土成墳。然後一死以明初志。原非隱忍偷生。自留賒死。何期擁兵則歲月猶存。解甲則旦夕莫保。箕

山不有安瓢。而潁水弗能高枕。身爲纍囚。貽笑天下。是某之忠孝兩虧。死難塞責者矣。臨難苟免。非我本懷。偷存視息。更何所待。今羈留旅邸。被累竇徒。並膺鎖鍊。以日爲年。生不如死。伏冀台下。立賜處決。俾某乘風馭氣。翱翔碧落。或爲明神。或爲厲鬼。是誠台下大有造於某也。不則某當追隨首陽之後塵。必不俟炎午之生祭。毋以館伴者不善調劑而譴及之。幸甚。

### 就義時口占

我年四十九。却逢九月九。大廈已不支。成仁事已畢。

### 遺詩

何事孤臣竟息機。魯戈不復挽斜暉。到來晚節慚松柏。此去清風笑薜薇。雙鬢難容五嶽住。一帆任向十洲歸。疊山遲死文山蚤。青史他年任是非。

### 陳子龍

〔傳略〕 陳子龍。字臥子。華亭人。幼以經世自任。崇禎時進士。以定亂功。擢兵科給事中。南都陷。誓衆起兵。魯王立閩中。任爲兵部尙書。事敗被執。繫於舟中。子龍乘守者不備。躍入水死。

### 兵家言序

古之帝王。曷嘗不以兵事爲重哉。國之所以存亡盛衰。其得失之林。可考而知也。易稱師貞。書巖狷夏。詩有獻囚之頌。禮思將帥之臣。春秋紀侵伐。詳戰陣。此五經者。聖人治世之書。世儒之所奉也。其在孔門。則季路冉有樊遲。皆以戰功顯。而夫子獨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此權辭也。不然。却萊人之兵。墮三都之城。而曰我戰必克。又何以稱焉。且二三子者。亦安所學乎。蓋古者文武之塗出於一。故伊尹周公方叔召虎管仲樂毅之流。莫不入作卿士。出爲元帥。彼皆當世之大聖賢人也。上有體國之念。下懷救民之心。而又深於仁義廉讓之旨。明於進退奇正之方。故師出而不擾民。不多殺士卒。及其成功而歸也。事君以誠。處身以恪。居功以謙。名勒景鐘。身膺廟

食。終始永保。君臣同休。豈不偉哉。後世逢掖之家。以談兵爲恥。而專委其事於寵人武士。彼其人既不甚明於君臣上下之義。而天資暴戾。以殺戮爲快心。用兵之地。流血成川。卽幸而有功也。封爵賜予。恆不足以滿其望。而跋扈僭擬之事。往往而見。人主旣不能堪。而變或因以再起。嗚呼。兵者。聖人所以除亂誅暴。永靖國家也。非以毒天下而生事端也。而委之於寵人武士。生民之患。何時而已哉。自漢以後。文武漸分。然猶有虞詡諸葛亮周瑜陸遜司馬懿羊祜杜預溫嶠謝玄韋叡崔浩李靖裴行儉郭元振裴度李德裕韓琦李綱虞允文之徒。奮策儒素。建功閫外。爲時宗臣。彼豈必有搏虎之力。射鵬之技哉。不過深明古今之事。能決機宜之便耳。然則豈非儒者之所當務耶。明興。高皇帝以馬上有天下。而崇儒重道。思得文武兼資之士。以與共治。二十年。禮部請立武學。祀武成王。詔曰。三代以上。文武兼備。用無不宜。歧而二之。是輕天下無全才。後世之陋習也。其罷之。而從祀太公於帝王廟。是舉也。豈不卓越厚望天下士哉。其後雖以拘於科目。竟分兩途。然英景

時則有王驥于謙。憲孝時則有韓雍王越。武世時則有王守仁楊一清之屬。大者列五等。小者擁旄節。此皆起家書生者也。近者七八十年之間。天下太平久。士大夫耽於佚樂。厚蓄財資。以爲百世計。而其稍稍號賢者。坐嘯高議。倡說玄虛。已入於晚宋之迂腐。而不自覺。以爲兵革之事。且沒齒不復見。見有談說者。皆怪笑之。或有英邁豁達之士。則不免謗議。嗟乎。今天下兵起二十年矣。鷓張之虜。壓我三陴。蛾飛之盜。橫行萬里。汲汲乎如坐漏舟之中。焚屋之下。而公卿嬉游。瞻視如常。惟思去危就安。以爲苟全之計。而不知安者之終至於危也。又不能思周任之戒。以避能者。其心欲挾此安之哉。明天子爲之盱食。十年於茲矣。乃命海內士人。習孫吳之書。嫻騎射之事。所以重武節。求異人。意至隆也。而不忠之臣。念重勞子弟。多方阻撓。嗚呼。是何心歟。子龍至愚極賤。然事上之義。惟君所使。則嘗聞之。不敢弁髦成命也。且君子之學。貴於識時。時之所急。務之恐後。當今所急。不在兵乎。野兕結角以拒虎狼。澤雁啣虛以避羅網。而今人不思所以自衛之具。豈

鳥獸之不若耶。故上以忠於國。而下以全其身。其事誠重矣。仲夏無事。因與同志之友。取孫吳之書。各以己意論之。而并雜策當今用兵之事。雖皆妄言臆說。而庶以寄漆室之嘆。且以質夫世之能者云爾。夫兵家之所以愈衰者。韜鈴之士。惟以力戰爲能。而不知古人虛實之妙。薦紳之家。茫然不知。則反真以爲有風雲鬼神之不可測。玄女神師之不可遇。豈有是理乎。夫用兵而至於戰。已爲不得已。至於所以取勝者。皆實事。非異術也。皆名臣良將所已行。非鬼谷黃石所獨傳也。有志之士。苟能攬輿圖以熟形勢。考史冊以鏡是非。精思慮以應機變。廣結納以知人材。而又以濟世安民忠君報國爲本。則安在不如古人哉。子龍非其人也。其言尤粗迹也。我嘆夫居其位。食其祿。而漫然不知人主之憂者。

### 與孫職方碩膚書

自前冬足下在秣陵。遣信下問。俯仰時變。詞旨淵切。時置坐隅。如對慷慨。嗣知足下入佐樞府。與聞機事。不勝額手爲國家慶。以爲雖趙有李牧。晉



用隨會。不是過也。白檀失禦。胡塵幾滿河朔。書生時從里中貴人問邊書。唯有咄咄長嘆。已知足下超諸曹。專司事。棘門諸將自當旌旗改色。又深嘆聖天子知人善任使。而知足下必有非常之報稱。著熙朝之竹帛。繼先世之丹青。邦家之光。輝映前後矣。子龍鄙儒。何知大計。但以理測之。北虜本非劉石之雄。而一二叛人皆庸奴。非中行說比也。孤軍深入。已犯兵家之忌。目今春水將生。勢必狼顧。若俟其飽颺之時。處處設伏。以勁騎數千。扼險而橫截之。可盡覆也。但諸處皆可出口。非偵明其所從出之路。而誘之陷我伏中。恐終不能以二千之邊。作彌天之網耳。足下神謀密算。必已指授諸將軍。非下士所宜揣論也。子龍所憂者三事。大臣無夙夜之心。百工羣司懷苟且之志。虜來則憂懼。虜去則恬嬉。徒有入宮見妒之疑。而無同舟遇風之義。致使君父焦勞而不顧。生民塗炭而不知。食人之祿。獨何心與。夫匹夫有必死之志。則三軍將避之。今中國人民之衆。土地之廣。百倍於虜也。然而有一人每飯不忘虜而憂之者耶。有一人腐心切齒而欲食虜之肉者耶。受其憑陵

而不以爲恥。供其殺戮而不以爲恨。則虜亦何憚而不來也。若能捐去異同。各修職業。整齊法度。嚴明賞罰。使舉國之人。皆以盪虜爲事。而功名富貴。非盪虜不可得。下至兒童婦女。皆磨及穀弓。以尋諸仇讎。我恐雖開關而延。虜亦不肯入矣。足下方嚮用。又有封疆之責。其倡明此義。并以諷凡百君子可乎。

## 張國維

【傳略】張國維。字玉筍。東陽人。崇禎時。歷任僉都御史兵部尙書。弘光立。召理戎政。並起兵于東陽。魯王建國紹興。拜東閣大學士。尋進少傅。翌年六月。江上師潰。國維退守東陽。及義烏破。有勸之入山觀變者。國維曰。誤天下者文山疊山也。賦詩三章。躍入池中死。年五十二。

## 心史序

史者文也。所以扶綱常辨統系佐征伐之窮者也。心者精也。所以植天經立人極代命討之大者也。春秋一書。爲史外傳心之要。而其義在尊王黜僭。誅亂

賊而大復讎。故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萬世之防凜凜焉。五胡北魏。雲擾相仍。然中國正朔尙有屬。自蒙古篡統。乃胥左袵。每讀元史。恨未有秉春秋法黜之者。不謂宋鄭所南心史。先獲我心也。吳門張子邱子。持以相示。述其事甚奇。余受而讀之。見其正統一論。斤斤乎正名辨分。於夷夏之防。獨三致意。作而言曰。夫非先聖史法耶。序跋傳記。以及詩賦。拳拳反正。戀戀故君。熱血時拋。忠肝欲碎。靡不足泣鬼神而動天地。所著終於至元二年。每篇仍冠德祐之號。主無少康。而戴夏不改。支微昭烈。而思漢彌堅。草檄立盟。盡黜胡元之統。似符若讖。誓開大明之天。精誠大類愚公。銳志真能格帝。果祚我明啓運。直接宋之正統焉。綜而論之。春秋爲衰周之心史。故筆削定而萬年之倫紀不淆。心史爲故宋之春秋。故予奪嚴而九世之仇讐終復。洵足爲生民立心。甯第自完忠孝爾爾耶。居恆弔文信國精忠大烈。千古無兩。而前史所載。間有繹緩不脫弱宋氣。私殊訝之。今觀此書。始知忌之者之點染之也。使當時執簡以往。事遂著名。九死無憾。然恐觸忌而此史

與此身同盡。無益。徒絕傳信耳。故甯善藏其用。俟之後世三百五十餘年。不濡不滅。信國諸英魂。實呵護之。珥筆君子。宜急取以補前史。孤忠實錄。良在茲也。嘻。彼誤國事虜以取富貴者。塵消燼熄。遺穢莫湔。而董狐筆方出井底。燐炳人世。公之討賊。不伸一時伸千載矣。攬郡乘。公閩產。而披裘吳地。意此中必有忠義之侶。相與悲歌慷慨澤畔行吟者。而湮滅不載。惜夫。今海內文章節義。莫首吳門。此史一出。竟若歷斗捫星者之表章恐後。記云。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余獨奇九淵能藏。而嘉諸君子皆其人也。授梓而弁以序。

### 黃淳耀

【傳略】黃淳耀。字蘊生。號陶庵。明嘉定人。舉崇禎進士。南都亡。嘉定亦破。偕弟淵耀縉死於西城僧舍。門人私謚貞文。有山左筆談。陶庵集。

### 哀烈士詞

第四輯 明

一三五

崇禎乙亥。賊起秦楚。轉掠廬州鳳陽之間。攻下城邑。火及陵寢。南畿大震。包將軍文達奉巡撫檄。偕統兵官五人。進援安慶。兵械草草。人無鬥志。將軍知戰必敗。欲持重以待賊疲。而軍中爲間諜所誘。謂。「賊且四散。速進可收其貨寶婦女。」他將咸笑將軍爲怯。以逗撓責之。將軍不得已。亦進戰。伏兵發。官軍鳥獸散。或勸將軍跳身遁。將軍拔劍叱之。矢盡援絕。遂力戰而死。

將軍字行甫。其先江夏人。以死事世襲爲蘇州衛指揮同知。遂家於吳云。黃子曰。將軍之死。非死於賊也。死於他將之牽制也。夫將軍未戰而先見敗激。可謂知兵矣。使專制而往。未必不能滅賊也。聞將軍事親孝。居職勤。慷慨固其天性。非乾沒一戰而誤得死節名者之比也。友人金孝章傳將軍事甚悉。予本孝章意作哀烈士詞一章。誌悼惜焉。詞曰。

嗟夫子之耿著兮。竦長劍於戎行。

承乃祖之豐烈兮。遭慷慨而自印。

流民橫潰兮。中土旣攘。

赫赫簡書兮。肅我斧戕。

我豈絕裾之人兮。訣老母而自傷。

豺狼衙衙兮。驅之以市人。

風塵瀕洞兮。天地不仁。

處飛糝於樛檻兮。雖捷巧其何以陳。

望陵樹之肅穆兮。誠何有乎吾身。

覽三軍之變態兮。抑又重夫持竿。

遷遂巡以雁行兮。徒衆口之囂囂。

昔許歷之進諫兮。遇馬服而采焉。

鬱周處之文武兮。徒見噴於萬年。

殷清血於左輪兮。貫白刃於右拳。

遂摺頤折頸而畢命兮。餘怒氣之勃然。

夫豈危死之可懷兮。知予生之陷滯也。

曰棄甲而逃復兮。雖壽考其足愧也。

乘元氣以上狙兮。履機槍以爲綦。

扈千騎之容容兮。逢厲鬼而揖之。

彼倭倭者如瞽之無相兮。今皆在乎軍中。

吾欲使夫子擊賊兮。想魂魄於鬼雄。

——陶菴集——

## 張家玉

【傳略】張家玉。字玄子。東莞人。崇禎時進士。南都陷。從唐王入閩。以侍講兼兵科給事中。數於東莞新安惠州博羅羅門諸城起義兵。與清李成棟相抗。增城戰敗。身中九矢。知事不可爲。自投野塘中死。時年三十三。

## 與楊司農書

王室板蕩。正賴大君子竭力匡扶。倘無事則慷慨在衆人之前。有事則疑畏在衆人之上。此非松柏後彫之概也。我輩做人。正於患難處做好題目。正於患難處見好文章。譬之雪裏梅花。愈香愈瘦。愈瘦愈香。譬之霜林松葉。愈茂愈寒。愈寒愈茂。詩曰。心契九秋幹。目玩三春萸。伊誰笑。伊誰玩也。細讀尊札。一則曰杜某不必調來。一則曰尙宜調鎮將守程邑。匪唯示我以難行之事。挾我以必從之勢。此以知騶從無來意也。今早尊札問來與否。不過恐程有事。欲以鎮爲退步耳。鎮中貔虎數萬。矯矯有吞胡氣。貝勒發來辮髮四人。招搖勸諭。衆將羣起而副之。觀其頽間浹出忠汗奔奔。此可用戰。至若張秤駝豬婆熊等將。皆聞風附弟。同心起義。已碎虜牌。殺虜使。以明歸我之篤。天下事尙當奮臂而起。安可付之無可奈何。與巾幗女子爲伍耶。家玉罪過深重。致隆武徒步踉蹌。太公死骨拋棄。國難家難。交集一躬。日夜椎心。仰天慟哭。所自憐者。家玉才德涼薄。不足動高賢。感君子。徒博孺子之稱。安敢怨天尤人。自羞寡助哉。情隘辭蹙。不知所云。知我罪我。統唯尊命。



## 曹應昌

【傳略】曹應昌。字石霞。麻城人。明崇禎時嘉定令。明亡潛居讀書不出。并研釋典。著有蔬堂詩文集。清列入禁書中。被燬。無傳本。

## 與陳道掌書

頃九點煙銷。南天一縷。今王出險阻之中。存忽諸之祀。蓼水政績。宜以何等。諸君實籌戰守。撐節愛養。猶懼不及。而張官建燾。日爲粉飾太平之觀。弟竊痛之。古王侯感國。則自貶削。烈皇帝披髮覆面。降從庶人。亦此志也。今兩都相繼淪陷。凡我臣工。宜各肉袒素冠。以氓隸供職。銳圖雪恥。乃更加爵號尊大之耶。地小而官乃更大。地少而官乃更多。秣陵之官。浮於燕都。而敗乃更速。豈非明鑒哉。且建一官多一官之費。衙門騶從。供應紙張。所謂時詘舉贏也。六曹臺省。無故紛拏。是必將生事以塞責以營私。而苞苴線索醜態如前矣。爲民之君。所以養之。今也所得養者。入府之民耳。

八府之養民者惟郡縣。今無故於郡縣之上。設多官以擊其肘。東遷西黜。打點顧盼之不暇。而奚暇治民。是輩之吹求唯有司。有司之吹求者唯百姓。以入府之民。養全設之官而不敗者。未之前聞。譬之素封之家。水火盜賊。連歲破弱。而僅退耕其南邨之數畝。此惟與二三佃戶。努力竭作。塞衣食以裕生耳。忽有平日贅姻悍僕。鬪漢博徒。紛然來食之。又不特此也。從其南邨之數畝。而花園酒榭。紛然議作。豈徒地力不給。震駭之下。二三老農。皆將一哄而散矣。弟以爲睿駕前日宜自將待邊。駐浦城。守僊霞一路。南安靖虜。宜率精銳分守於大兩關。撫若按宜守平陽古城兩路。上杭一帶。與粵東接壤。宜分置道臣。皆各躬先士卒。執銳援枹。簡將練士。倡義奮呼。糧餼取足於藩司。饜庖不派於府縣。捐省繁文。降禮奇士。然後提三戶之師。問毀冠之罪。降虜郡邑。迄無守兵。可尺組繫耳。至八府屬國。毫不更張。但汰一二貪酷疲癯之有司。而更以良牧。爲輕其徭稅。赦其矜囚。使內則見德。外則見威。汀延二寇。安插渙散。如是乃可爲也。而計不出此。龍從者急

於之國。鷄鶩者急於張官。遂使黠者思爭。而愚者思徙。藩司前五百戶。此離中露。已有煩言矣。夫以今王之儉勤神武。兩伯府之忠勇。帶甲數萬。全閩解京之額餉。益以召募捐輸。扼五關。圖進取。直食氣飽耳。而退就省會。雕績滿眼。使然灰走夜者。挾爲奇貨。聞諸蚤見者。皆兔飛鳥舉於窮海深山。以避一日之湯火。而營營者不悟。是可悲也。凡禍福必有其漸。凡禍福必有其倚。占風氣。拜門生。盛交遊。結心腹者。綫索之漸也。鬻武官者。鬻文官之漸也。馬夫者。長班之漸也。忌諱者。告密之漸也。刑餘武士斥訶儒官者。隔絕怨謗之漸也。凡此數端。事形成矣。而弟以爲漸者。猶有諱乎云爾。而憂危釀福。盤樂召禍。相倚固然。今實實痛哭者幾人乎。登門啓賀別墅傳觴者。不南京之拜客吃酒乎。驟貴大者。不親戚嘖嘖。不僕從驕驕乎。若此者。雖不敢直指爲盤樂。而以爲憂危。則逕庭甚矣。弟以爲及今爲計。宜省官。宜節用。宜收人心。宜廣言路。然言路廣而易濫。下令國中。使懷才者各得建白。除兵餉實着。破虜復地而外。概不許以紛陳。其官之能自

言守關者。其將之能自言破賊殺賊者。下至材官劍客。能自言親冒矢石者。皆召之便殿。叩其胸中。懸以賞銜。立之限狀。凡瓌奇倜儻之人。志輕利祿。獨願効用知己之主。垂功名竹帛耳。今乞恩請誥紛紛。鞶帶之繡。盡見端矣。武臣攘甲而居內。文臣無事而爲容。五關之守不知若何。而漳江兩浙盡拜胡塵。粵東左賊。聞提師三萬以突閩界。海賊就募。無奇以驅策之。而聚蠱毒身。遨遊五市。弟恐外釁旣開。內譁復起。雖海南之退步可圖。而八閩之杵臼堪痛。將能上三百飛帆。兒女捆載以從乎。諸君子不爲宗社計。將不爲桑梓計。爲室家計耶。弟遠竄孤跡。言輕而罪重。微以目前情事。抒血拜疏。而言旣壅於上聞。跡且疑於自炫。此間黃何兩先生。冰心石骨。淵鏡人倫。出而圖君。實着何在。日者衙門盡改。土木且興。無賴之輩。營充諸大僚班直。橫索金錢。抑勒下吏。此亂端也。鄉官據坐。恐喝梓里。權門奏牘。引用私人。此亂端也。同官拜賀。下屬奔走。日中汗背。不知何爲。舉國若狂。紛驚如織。此亂端也。中軍武士。生奪民居。朱批一封。滿室號哭。城中

兆姓。十竄其五。此亂端也。又其甚者。銀臺設矣。此時條奏。弟謂隨奏隨覽。猶懼不通。况設官而扞格之哉。賓興起矣。會推謀矣。臺省薦矣。此何爲者。弟觀摧殘剝落之下。貧賤困苦之中。此時此地。尙有人否。惜乎其不能知不能用也。抑所用者非其人而其人遂自遠耳。及今痛剪煩藤。一切無用之官。悉罷不建。刻印銷印。仰符漢高上之於下。不用紛投稟啓。有事則一單檄之。同官不相爲拜賀。但急公家。今殿下相國。開誠納諫。不示人以私。急走汀浦。以防賊突。內城之官。一官而當數官之用。數官而無一官之費。行所無事。出敵不知。然後可爲耳。若繇今之道。不終日之計也。昔越勾踐生聚教訓。富強在內。而敵國不忌。善報讎者剗敵人之胸。而臥者不覺。今絲毫之恥未雪。而鋪張變亂。一日屢驚。竊恐繡紋未究。而鼓鞞已振。且放砲吶喊。所以禦虜寇。而內地何爲乎。總督將軍。所以防邊疆。而城居何爲乎。十年不起者。何故驟躋崇班乎。白下逃歸者。何故盡還故物乎。無羣而有君。何破國亡家之足慮乎。以若所爲。雖貔貅數萬。粟支十年。猶不能救崩

坼之禍。而况空拳餓腹。徒爲書箋容止。以駭嬰兒鳥獸者乎。雖使武鄉復出。文信重生。不能爲已。况廉恥道喪。轉輾相師。是輩燕臺建業之故態未遠。又何難厚顏下氣。再上胡奴鬪獸之璽綬耶。情憤詞蹙。不知所云。

### 夏完淳

〔傳略〕 夏完淳。字存古。華亭人。清師南下。與陳子龍等歃血舉義。爲清軍所執。逮至金陵。臨行。完淳拜辭其母曰。忠孝家門事。何須問此身。及見清督師洪承疇。洪寬釋之。謬曰。少年亦能叛乎。完淳曰。爾乃老叛。我忠臣。何叛乎。長笞就刑。僅年十八。著有玉樊堂集。

### 土室餘論

淳之生也。十有七年。昊天不弔。宇宙禍盈。生之不辰。非我先後。先文忠投淵殉節。便爾無家。湖海飄零。於今三載。風旂霜臆。捉衿短衣。備人世之艱辛。極君親之冤酷。窮途歧路。斷梗飛蓬。日旣如流。天猶共戴。嗚呼。

淳固知生不如死久矣。特以國難家仇未能圖報。忠臣孝子。自當笑人。故飲恨吞聲。苟全性命。湖中之起。身在行間。不忘喪元。獨當一面。江東嶺表。日月雙懸。先文忠爲國死。淳也爲國生。於是七尺受一命之榮。九重蒙三錫之典。恨不滅此朝食。下報幽冥。噫。以淳拜命蠟丸。執戈幕府。成仁一死。抑亦何言。嗚呼。家仇未報。臣功未成。齋志重泉。流恨千古。今生已矣。來世爲期。萬歲千秋。不銷義魄。九天八表。永厲英魂。先文忠得爲皇明臣。淳也得爲先文忠子。吞聲歸冥。含笑入地。嗚呼。淳今死矣。抑又何言。

### 獄中上母書

不孝完淳今日死矣。以身殉父。不得以身報母矣。痛自嚴君見背。兩易春秋。冤酷日深。艱辛歷盡。本圖復見天日。以報大仇。卹死榮生。告成黃土。奈天不佑我。鍾虐先期。一旅纔興。便成齋粉。去年之舉。淳已自分必死。誰知不死。死於今日也。斤斤延此二年之命。菽水之養無一日焉。致慈君托

迹於空門。生母寄生於別姓。一門漂泊。生不得相依。死不得相問。淳今日又溘然先從九京。不孝之罪。上通於天。嗚呼。雙慈在堂。下有妹女。門祚衰薄。終鮮兄弟。淳一死不足惜。哀哀八口。何以爲生。雖然。已矣。淳之身父之所遺。淳之身君之所用。爲父爲君。死亦何負於雙慈。但雙慈推乾就濕。教禮習詩。十五年如一日。嫡母慈惠。千古所難。大恩未酬。令人痛絕。慈君託之義融女兄。生母託之昭南女弟。淳死之後。新婦遺腹得雄。便以爲家門之幸。如其不然。萬勿置後。會稽大望至今而零極矣。節義文章如我父子者。幾人哉。立一不肖後。如西銘先生。爲人所詬笑。何以不立之爲愈耶。嗚呼。大造茫茫。總歸無後。有一日中興再造。則廟食千秋。豈止麥飯豚蹄。不爲餒鬼而已哉。若有妄言立後者。淳且與先文忠在冥冥誅殛頑嚚。決不肯捨。兵戈天地。淳死後。亂且未有定期。雙慈善保玉體。無以淳爲念。二十年後。淳且與先文忠爲出塞之舉矣。勿悲勿悲。相託之言。慎勿相負。武功甥將來大器。家事盡以委之。寒食盂蘭。一杯清酒。一盞寒燈。不至



作若敖之鬼。則吾願畢矣。新婦結褵二年。賢孝素著。武功甥好爲我善待之。亦武功渭陽情也。語無倫次。將死言善。痛哉痛哉。人生孰無死。貴得死所耳。父得爲忠臣。子得爲孝子。含笑歸太虛。了我分內事。大道本無生。視身若敝屣。但爲氣所激。緣悟天人理。惡夢十七年。報仇在來世。神遊天地間。可以無愧矣。

## 顧炎武

【傳略】 顧炎武。字甯人。崑山人。少究心經世術。實事求是。於書無所不窺。明亡。再謁十三陵。六謁孝陵思陵。慷慨有恢復之計。往來河北西北邊塞者垂三十年。所至載書以隨。並呼老兵退卒詢以地理曲折情形。山川要阨。邊防戰守之事。所著有天下郡國利病書。及肇域志。以推勘政治地理邊防之事。又著日知錄。綜論政教。語皆切實可行。爲明末言樸學者之宗。晚年寄寓華陰而卒。

## 清屯疏跋

國家當危難之日。未嘗無能任事之人。而常患於不用。用矣患不專。用之而專且效矣。患於輕徙其官而不竟其事。使之有才不得其所用以至於敗。而國隨之。若兵部尙書代州孫公之事。可悲已。方崇禎朝。流賊之爲秦患。且六七年矣。天子一旦用公。巡撫陝西。於是兵且增而餉絀。公以爲國家之所足以兵食者。屯田也。乃爲權豪有力者所佔據。以至欺隱侵沒。弊孔百出。而軍實虧。軍實虧而國家且不得一兵之用。是以國家之患不在賊。而在佔據侵沒之人也。於是重立法繩之。先之於西安三衛。而軍果大譁。斬李進成等七人而後定。公持之不變。期月之間。所清釐而歸之天子者。計兵得九千餘。餉銀得十四萬有奇。米麥二萬餘石。天子爲降詔褒賞進秩。而關中之賊。或斬或擒或撫。三年。關中幾無賊矣。而北方告急。天子以武陵楊公之策召公入。遂用之督師山東薊州。又移之保定。而公屢請陞見。不許。因以病辭。且得罪下獄。及賊陷襄雒。復出公督師陝西。而事已不可爲矣。使當日不用武陵之策自陝以西委之公。十年而奏其效。則他方雖潰敗。而公必能爲國家

保有關中。賊尙不得關中。必不敢長驅而向闕也。一詔移公。而國之存亡。乃別於此。余讀清屯疏及公文移而深有感焉。故爲公立傳。而功狀缺佚。不得其詳。特舉其大者書之於此。以見公之一身而繫國家之重。然則天下未嘗無人。而患於不用。又患於用之而徒用。徒用三四年間。而大事已去。忠臣義士。所以追論而流涕者也。

### 黃宗羲

【傳略】黃宗羲。字太冲。號梨洲。餘姚人。治學極博。魯王監國。任爲左副都御史。從行海上。明亡。專事著述講學。卒年八十有六。所著有南雷文定。明儒學案。宋元學案。明文海。明夷待訪錄等書。

### 行朝錄自敘

唐末黃巢兵逼潼關。士子應試者。方流連關中以待試。其爲詩云。與君同訪洞中仙。新月如眉拂戶前。領取嫦娥攀桂子。任從陵谷一時遷。中土之文人

。大抵無心肝如此。豈知海外一二遺老孤臣。心懸落日。血濺鯨波。其魂魄不肯盪爲冷風野馬者。尙有此等人物乎。向在海外。得交諸君子。頗欲有所論著。旋念始末未備。以俟他日。搜尋零落。荏苒卅年。義熙以後之人。各言其世。而某之所憶。亦忘失大半。鄧光薦填海錄不出。世惟太史氏之言是信。此聊爾談。其可已夫。

## 歸莊

【傳略】 歸莊。字玄恭。崑山人。博涉羣書。與顧炎武互以學行相推許。而不諧於俗。有歸奇顧怪之目。清兵破崑山。與炎武同應前令楊永言義師之役。事敗。亡命去。薙髮僧裝。終身不出。所著有歸玄恭文鈔。

## 保定張氏殉難序

嘗觀古今興廢得失之故。而有感於天人之際矣。有人力盡而無奈天何者。亦有天意不然而無奈人何者。以五百人之義。而不能全田橫。張許之烈。而不能使睢陽不破。文信國張少保之忠。而無救於宋之亡。此人之無奈天何也。

天寶之亂。方內土崩魚爛。天寶爲之。而不能使討賊之顏杲卿。變爲降賊之哥舒翰也。五季之臣。傳舍其國。敵歷其君。風會然矣。而不能使王彥章劉仁贍之輩。盡爲段凝馮道也。此天之無奈人何也。崇禎之末。風俗凌夷。廉恥道喪。其亦天寶五代之時乎。自流賊發難。十五年間。以至甲申之禍。內外文武諸臣之爲哥舒翰段凝馮道者。何其多也。余覽保定張君羅喆所作殉難錄。述其一門死節之事可尙焉。按錄言賊自成自陷太原寧武。卽率衆而北。破居庸關犯闕。而別使僞將劉宗亮。繇故關寇保定。張氏兄弟以在籍薦紳起兵城守。賊盡銳來攻。城中隨方禦之。月餘不下。已而曲沃相國。奉命督師。遇賊而卻。遂入保定。亡何。聞鼎湖之信。張氏兄弟。痛哭誓死守。以待勤王師至。協力討賊。而督師部下兵。爲賊內應。城遂陷。張氏自觀政進士俊。光祿少卿羅彥。武進士羅輔。文學羅善。及其子侄妻妾自盡者。二十有三人。當其時封疆大帥則倒戈矣。朝廷重臣則反面矣。金甌之幅員。磐石之宗社。而一旦淪陷。一統之天子而死於賊。天意殆將反順逆之理。決上下

之防。萬古彝倫。從此敦壞。顧乃有如張氏兄弟者。或未仕。或罷官里居。非有封守之責。始則倡義守城。旣而仗節死義。於波靡瀾倒之時。屹然砥柱中流。激一時豪傑之心。立萬世人臣之則。豈非天之無奈人何者耶。夫人之無奈天何者。存乎氣數。天之無奈人何者。存乎人爲。故功業有所不可必。而忠義無不可以自勉也。爲人臣子。力不能回天。而以忠義自見。雖非志之所願。而舍是無可爲矣。婦人爭死不辱。亦無憾焉。吾於張氏一門。而歎其自處之盡善也。或哀其死。人誰不死哉。同郡相國孫文忠。太常陸忠節。皆以在籍死難。相望於十年之間。燕趙多慷慨之士。蓋至今猶存云。

### 朱之瑜

〔傳略〕朱之瑜。字舜水。餘姚人。明崇禎末。兩奉徵辟。弘光時。授江西按察副使皆不就。清兵陷南都。求師日本。不濟。張煌言軍敗赴日本。日藩德川以賓師之禮待之。卒於日本。對於日本之學術開化者甚大。著有舜水遺書。

### 致虜之由

中國之有逆虜之難。貽羞萬世。固逆虜之負恩。亦中國士大夫之自取之也。語曰。木必朽而後蛀生之。未有不朽之木。蛀能生之者也。楊鎬養寇賣國。前事不暇瀆言。卽如崇禎末年。縉紳罪惡貫盈。百姓痛入骨髓。莫不有時日曷喪及汝偕亡之心。故流賊至而內外響應。逆賊入而迎刃破竹。惑其邪說流言。竟有前途倒戈之勢。一旦土崩瓦解。不可收拾耳。不然。河北二十四郡。豈無堅城。豈無一人義士。而竟令其弋戈服矢。人無人之境至此耶。總之莫大之罪。盡在士大夫。而細民無智。徒欲洩一朝之忿。圖未獲之利。不顧終身及累世之患。不足責也。（右論致亂總因）

明朝以制義舉士。初時功令猶嚴。後來數十年間。大失祖宗設科本旨。主司以時文得官。典試以時文取士。競標新豔。取淵源。父之訓子。師之教弟。獵採詞華。埋頭咕嗶。其名亦曰文章。其功亦窮年皓首。惟以剽竊爲工。掇取青紫爲志。誰復知讀書之義哉。旣不知讀書。則奔競門開。廉恥道喪。官以錢得。政以賄成。豈復識忠君愛國。出治臨民。坐沐猴於堂上。聽賦租於吏

胥。豪右之侵漁不聞。百姓之顛連無告。鄉紳受賂。操有司獄訟之權。役隸爲奸。廣暮夜苞苴之路。朝廷蠲租之詔。不敵部科參罰之文。乍萌撫字之心。豈勝一世功名之想。是以習爲殘忍。倣倣模糊。水旱災荒。天時任其豐歉。租庸絲布。令長按冊徵收。影占虛懸。巨猾食無糧之土。收除飛洒。善柔賄無土之糧。敲骨剝膚。誰憐易子。羨餘加派。豈顧醫瘡。金入長安。蝨賊騰循良之譽。容先曲木。屠伯叨卓異之旌。未聞黷貨有勾罷之條。惟見催科註陽城之考。盜賊載途。惟工塗飾。蟲蝗滿路。孰驗災傷。夫如是則守令安得不貪。繇是而監司。而撫按。盡可知也矣。而佐貳。而首領。更可知也矣。此見任官害民之病也。（右敘科舉之弊政治之不良及官吏之貪婪不恤民瘼）其居鄉也。一登科第。志切餽遺。欲廣侵漁。多收投靠。妻宗姻婭。四出行兇。子弟豪奴。專以羅致。女子稔色。則多方委禽。田園遂心。則百計垂餌。緩急人所事有。時會凶爾無窮。攘奪圖謀。終期必濟。釘田封屋。管業高標者。某府某衙。訴屈聲冤。公事至偃者。何科何院。曲直擾亂。白黑蒼黃。



。庇遠親爲宦戶。擠重役於貧民。事事貼賠。產已賣而役仍在。年年拖累。人已斃而名未除。官司比較未完。滿堂歡喜。隸役牌勾欠戶。闔室棲遑。士夫循習故常。餽心民瘼。被害胥讒朋慝。沒齒官邪。魚肉小民。侵牟萬姓。閭左吞聲而莫訴。上官心識矣誰何。饒財則白丁延譽。寒素則賈董沉淪。薦剝猥多。賢路自塞。此鄉官害民之病也。（右敘士紳之橫行鄉里）

凡屬一榜科甲。命曰同年同門。絲其決擇取中。是曰門生座師。輾轉親臨轄屬。是曰通家故吏。又有文社甄拔之親。東林西北之黨。插足其中。絲粉膠結。其間問豈遂無仁賢廉潔之士。總之一壺之膠。不能味一河之水。一杯之水。不能熄車薪之火。而且儉王機巧。競賞圓通。持重端方。咸嗤古執。圓通者塗附。古執者羣離。必使一氣呵成。牢不可破。則小民安得不被其害。

（右敘門戶之爭）

且幽冀兗豫五省。苦於俵馬驛馬。俵馬有孳生印烙之弊。驛馬有恤馬需索等弊。江南有白糧糙糧粗布細布之弊。一經簽役。立致傾家。總由官不得人。

百弊叢集。百姓者。黃口孺子也。絕其乳哺。立可餓死。今乃不思長養之方。獨工掙尅之術。安得而不窮。卽被其害。無從表白申訴。而又愁苦無聊。安得不憤懣切齒。爲盜爲亂。思欲得當。以爲出爾反爾之計。繇前所言。謂之巧宦。語之以趨炎附勢。門戶夤緣則獨工。語之以興利除害。禦災捍患則獨拙。嘗之以朱提白粲。脍削肥家。則攘臂爭前。告之以增陴濬隍。儲糈桑土。則結舌不談。他如飾功掩敗。鬻爵欺君。種種罪惡。罄竹難盡。（右敍官激民變民怨沸騰）

是以逆虜乘流寇之訖而陷北京。遂布散流言。倡爲均田均役之說。百姓旣以貪利之心。兼欲乘機而伸其抑鬱無聊之志。於是合力一心。翹首後后。彼百姓者。分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神。其心旣變。川決山崩。以百姓內潰之勢。歆之以意外可欲之財。以到處無備之城。怖之以狡虜威約之漸。增虜之氣。以相告語。誘我之衆。以爲先驅。所以逆虜因之。溥天淪喪。非逆虜之兵強將勇。真足無敵也。皆士大夫爲之驅除難耳。若果逆虜因兵彊將勇。足

以無敵。彼江陰一小縣。不過靴尖踢倒爾已。雖內有儲積。而外無救援。乃猶慷慨拒虜。閉城堅守。男子出戰。婦人饋餼。虜攻之百道。半年始拔。闔城自屠。婦女嬰兒俱盡。而虜之饒騎死於城下者。亦且數萬。其時南徐毗陵吳興金閭。設能各出奇兵犄角。此虜其有隻輪北濟乎。奈何孤城獨抗。遠近俱靡。糧盡膽喪。而力竭無益也。細民不能遠慮。豈知逆虜得國之後。均田不可冀。賦役不可平。貪黷淫污。慘殺荼毒。又倍徙於縉紳之禍哉。今雖悔之痛之。無可爲也矣。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道。此之謂也。  
(右總論土崩瓦解之勢)

## 杜濬

〔傳略〕 杜濬。字于皇。號茶村。黃岡人。少倜儻。嘗欲赫然著奇節。既不遂。乃刻意爲詩。明亡。終身隱居不出。卒葬于金陵蔣山北梅花村。著有變雅堂集。

## 書陶將軍傳

無有不應。而余獨怪其於杜大將軍松。頗有違言。夫先生雖性剛。然非誣人者。意者。過在將軍乎。及戊午之役。將軍與劉大將軍綖。同日授命。忠節凜然。然後知芝岡先生未免責備賢者太過也。蓋臣節莫難於死。故岳少保有武臣不恤死之論。必能不愛死矣。無論克敵立功。國家之福。卽不幸而如武穆之死於權奸。必不至於失身。劉杜之死於封疆。必不至於負國。後來杏山之敗。慘於長平之坑者。由主帥不能死。而坐甲以降。國家之元氣。士大夫之廉恥。一時盡矣。彼其人。視劉杜何如哉。若吾里陶象庭將軍之死。甯前劉杜之亞也。其設心敵愾所由。與岳少保亦不異矣。易名忠毅。太常得之。

## 徐枋

〔傳略〕 徐枋。字昭法。別號俟齋。長州人。父泚。崇禎進士。清兵破蘇州。泚正衣冠。投虎邱新塘橋下死。枋號泣欲從死。父止之曰。吾不可以不死。若長爲農夫以沒世可也。自是隱居終其身。足不入城市。終於天平山麓之澗上草堂。著有居易堂集。

侯齋文集自序

聖人立教。首言文行。而文必先乎行者。以行必於文焉見之也。何也。六經聖人之文也。然舍六經。則無以見聖人之道。下及諸子百家。千歧萬彙。爲文不同。然於以抒其蓄積。概其生平。則無不同。所以有聖人賢人。卽有聖人賢人之文。有忠臣孝子。卽有忠臣孝子之文。誠積於中而形於言。是有所不得已者。如唐虞之所吁俞。伊周之所訓誥。鄒魯洙泗之所稱說。以至伯夷采薇之歌。屈原懷沙之篇。伯奇履霜之操。竝懸日月。同敝天壤。使千古而下。讀其書如見其人。如聞其聲。爲之或泣或歌。流連而不能已。是皆文之用也。嗚呼。難言之矣。非身之所履。心之所之。畢世不移。之死靡二。其誠可以貫金石泣鬼神。則未可以語於此也。余不佞。痛遭家國之變。時年二十四。先學士文靖公死節報國。余誓必從死。死志未遂。苟存於時。於是東身土室。與世訣絕。時卽碌碌苟安。無所齟齬。而傷心之悲。終天之痛。慘灼酷烈。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而况世變至今。四十年中。崩天之敵。

稽天之波。彌天之網。靡所不加。靡所不遘。而再益之以饑寒之凜慄。風雨之漂搖。世事之詿誤。骨肉之崎嶇。靡所不更。靡所不極。嗚呼。亦可痛矣。余不佞。真千古之窮人而無告者也。而爲時之久。已四十年。而吾之心。未嘗有毫釐之移。未嘗有須臾之間。於是吾之心。亦遂得灼然爲海內所諒。而此四十年中。前二十年不入城市。後二十年不出戶庭。故凡交游之往復。故舊之懷思。風景之流連。今昔之感傷。陵谷之憑弔。以至一語一言之所及。一思一慮之所之。非筆之於書。則無以達之。故危苦悲哀之辭。悒鬱侘傺之思。質言而長言者。不覺層見而疊出。嗚呼。余之不文。文固不足以傳。而吾之心。則可以俯仰千百世而無愧。故歷四十年之所積。不可以泯也。於是別其體類。定其義例。錄成若干卷。名之曰。俟齋文集。後之覽者。見吾之文。因以見吾之心之所存乎。嗚呼。有聖人賢人。卽有聖人賢人之文。有忠臣孝子。卽有忠臣孝子之文。若余不佞。千古之窮人而無告者。斯以爲窮人之文其可矣。

### 與葛瑞五書

弟自二十四歲。而遭家國之變。今忽已四十三歲矣。覩顏偷生於喪亂憂患之中。轉眼不覺遂二十年。回首二十年中。其所遭萬死而一生。及自分以必死而不死。及必不欲生而復倖生者。不可以縷述也。退之云。譬如痛定之人。回思當痛時。未知若何以自處也。而况今二十年矣。而痛尙未定者乎。噫。爲可悲也。蘇子卿陷身絕域十九年而歸漢。所謂丁年奉使。皓首而歸。千古而下。讀之猶爲隕涕。今已二十年而日月尙悠。嗟乎。人生幾何。何以堪此。弟今年纔四十三耳。而鬚髮半白。齒牙搖落。筋骨關竅之間。自知有深入之病。嗟呼。憂能傷人。其信然乎。然以二十年倖生而自謂尙可與兄。披襟解帶而無愧者。非獨以杜門守死爲然也。此二十年中所成書。通鑑紀事類聚三百若干卷。廿一史文彙若干卷。讀史稗語二十餘卷。讀史雜鈔六卷。建元同文錄一卷。管見十一篇。計成書亦且幾百卷矣。然弟之無愧於兄者不在此也。二十年讀書課文編輯之中。蓋亦有得於身心之學焉。聖賢每謂能自得師

。又謂無常師。弟雖不敏。然於土室面牆形影相弔之時。而往往自得師也。於古於今。所聞所見。有一人一事之可敬可羨者。輒以自驗吾能如是否也。有一人一事之可羞可惡者。亦輒以自驗吾能如是否也。有一人之砥行於一世而失節於臨時者。輒以自驗吾能如是否也。有一人之脫略於形骸而矜慎於衾影者。亦輒以自驗吾能如是否也。偶見古者。於極寬大中。而忽引繩批根於一人一事。輒以自問。吾罹此何以自處也。偶見今世。於極慘覈中。而忽疏節闊目於一人一事。亦輒以自問。吾遇此得毋苟免也。如是者。二十年於茲矣。矻矻窮年。孜孜不倦。蓋吾心無一息之停也。孟夫子所云。孤孽之操心者乎。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魯論曰。君子坦蕩蕩。惟其終日乾乾夕惕若。所以能坦蕩蕩也。所以弟二十年來。於平居時。若履春冰之必陷也。若蹈虎尾之必啣也。及至世路構稽天之波。弋人布彌空之網。而我坦然未嘗動吾心而嬰吾甯也。何也。自信我之必不預於是也。必不預於是。蓋以平時深自處。無以招之也。苟平時深自處。無以招之。而吾不幸而仍闖入



其中。此亦定命也。此亦無悔於中者也。又何以動吾心。而嬰吾寧乎。凡事之足以動吾心而嬰吾寧者。皆前有以致之而後有以悔之者也。苟前無所致。後無所悔。則斯人有斯疾。吾又何與焉。東漢黨錮之禍徧天下。名士無得免者。而夏馥申屠蟠陳實則獨免焉。其免也。不於其後而知之也。於事前而有以知其確然不染者。不於世之遺其人而知之也。於其人之自處有以知其確然不染者。苟夏馥申屠蟠陳實而仍不免。吾知其所自處。又必有以異於人矣。此弟之素所蓄積也。操此心二十年。而於貴賤貧富之界。則已劃然於中。無所淆奪矣。獨於生死之際。恐尙未能持之確然而處之悠然者。是所望於吾兄一言之起予也。然所謂未能持之確然而處之悠然者。非不知義死之足貴。非不知倖生之可羞也。恐明知其貴而不能貴之。恐明知其羞而不能羞之也。且恐知其貴而或促之。促之而反潰也。知其羞而或激之。激之而餒也。弟嘗舉此說以講論於親知友朋之間。或有爲之說曰。此向平所謂讀易損益卦而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者乎。曰非也。此悖道之言也。若此言

之信於人。吾知其喪。故吾而改素節者。踵相躡也。趙元叔曰。不飽煖於當今之豐年。夫飽煖之愈於飢寒。人人而知之也。惟以義較之。有飽而其害勝於飢者。有煖而其害過於寒者。故寧去飽煖而就飢寒耳。若曰。錦繡之美。不如粗布。重裘之溫。不如露肘。芻豢之旨。不如草根。食前方丈之飫。不如藜藿之糝。有是理哉。苟一反。而真知粗布之不如錦繡也。露肘之不如重裘也。草根之不如芻豢也。藜藿之糝之不如食前方丈也。而有不盡去粗布露肘草根藜藿而錦繡重裘芻豢方丈之是趨也哉。昔驪姬之適晉也。蓬首而泣。涕流被面。及與君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之過也。彼固不知嫁之爲美也。又何怪今貞女烈婦終身不字者有矣。盛年自悔者有矣。其性豈有異乎人哉。彼固洞然乎男女大欲也。居室天倫也。而事固有重於此者。固不得不忍而出於彼耳。豈貿貿焉而謂琴瑟之調。燕婉之好。顧不如窮獨伶仃枯槁而瀕死乎。果貿貿焉以從之。吾知其不崇朝而去之。潰然若水之決而趨下而不可止也。蓋以窮獨零仃枯槁瀕死之萬苦而難居。而琴瑟燕婉之多娛而易處也。故君

子之所以自處於貴賤貧富之交。死生之際。必精求而審處之。惟其講之精而處之審。故富之以千鍾之駟而不顧。貴之以三公之位而不易。貧之以飢寒顛仆而不悔。賤之以編氓一介而不移。然後刀鋸湯火。視之如歸。不動聲色也。夫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惟明知富與貴之可欲而必不可處。明知貧與賤之可惡而必不可去。惟知其可欲而不處則其不處也爲可久。明知其可惡而不去。則其不去也爲可恃。不然。鮮有克終者矣。故曰。此言不信於人。而喪故吾改素節者踵相躡也。而人又謂殉節爲易。守節爲難。爲烈婦易。爲節婦難。而吾又謂其非也。人有幸而致死者矣。未有幸而終節者也。故曰。死節易也。而不知不倖死則死節難矣。人有不幸而改節者矣。未有不幸而再生者也。故曰。守節難也。而不知以守節致其死。則守節爲易。夫守節者。守其所以死也。因時制宜。從容中道。不後時而忍濡。不先時而傷勇。不得死所而不隨。得死所而不去。正如飢之於食。渴之於飲。日出而起。日晦而息也。孟夫子曰。由仁義

行。非行仁義也。吾亦謂非吾之能死也。乃死之爲吾所也。此其所以爲難也。史遷曰。非死之難。處死爲難。知言哉。不然。僕隸賤人尙能引決。况天下之士乎。吾之所謂難者。吾之所謂未能持之確然而處之悠然者此也。嗟乎。二十年之所有得者如是。二十年之不能自得者如是。惟吾兄有以教之。

### 王餘祐

【傳略】王餘祐。字介祺。保定人。父延熹。明諸生。尙氣節。時天下大亂。乃散萬金結客。明亡。餘祐父率三子建義旗。傳檄起兵。事敗。父兄死之。餘祐乃隱居易州五公山。號五公山人。集歷代兵機利害及戰事成敗之迹。著乾坤大略十卷。

### 乾坤大略總序

有人問余山居何事。余舉所詠詩以示曰。茅齋讀書罷。執仗臨前湄。驅驢就茂草。坐石讀古辭。好鳥時來語。聽之頓忘疲。山翁行徑。復何餘事哉。然性不平。好武健。雅不欲以腐木爛草。擲此生平。雖巢棲薇茹時。一室叫跳

。輒覺鬚眉如刀槊豎。故獨慕陳同甫之好談霸王大略。又悅其倚天而號。提劍而舞。爲有真英雄風度也。十年間胸中壘塊。悉譜之於居諸編一書。淋漓慷慨之致。每一披吟。輒擊節徘徊。欲歌欲泣。自謂此志不肯輕以示人。然尙嫌其意旨統括閒遠。未盡英雄撫時及事之務。及經理規爲之次第。故復熟覽天下之大勢。推求古今帝王得失成敗之機。劃然剖其所以然。如明鏡照面。髭髮可數。然後標爲十目。各成一卷。蹠以古事。定以今評。雖不敢謂掌上山河。觀紋可竟。眼底雌雄。坐譚能決。然而智能之所以揆圖。英武之所以揮霍。項劉興亡。較若黑白。陳韓勝負。捷於影響。蓋已嘔心瀝血而出之矣。嗟乎。煙巒朝翠。松風夕爽。春花如繡。秋林若染。是間一閒牧豎。藜藿不充耳。何用此咄咄奇事爲。曰。此山人之所以爲山人也。生平一點血性。旣不肯塗朱傅粉。爭妍取憐於世人。又不發抒於雄編偉略。以洩其憤懣不平之氣。所謂刀槊鬚眉。稜稜霄漢者。竟消沉於嫩蘿弱薜間。碌碌與草木朽。不幾令青山笑人哉。傅巖渭水。何曾貯此空疏無用輩。噫。是編也成。庶幾

稍不落窠。今而後吾可以隱矣。

## 陸世儀

【傳略】陸世儀。字道威。太倉人。明諸生。嘗從劉宗周學。博洽無所不通。窮居授徒。明亡。拓地十畝。築亭其中。自號曰桴亭。不通賓客。其學生敦守禮法。不虛談誠敬之旨。於講學諸家。最爲篤實。與陸隴其並稱二陸。及卒。門人私謚尊道先生。亦曰文潛先生。著述甚豐。

有桴亭全集等書。

## 答宋子猶論時務書

南中紛紜。不可盡言。北兵已駐瓜揚。左兵復攻池太。長江之險盡失。安危大勢。不待智者可知。南中歸人。更言朝貴風流。遠勝東山。特未知入公淝水效靈否耳。吾吳切近之憂。不獨高兵。傳聞劉鎮亦欲南來。但以愚料之。北兵駐揚。已近半月。劉鎮海帆南下。多不過數日。迄今不至。想有他說矣。亦明者所可意度也。敝邑綢繆之說。萬無此事。弟亦正欲其無此事。庶幾敵擾之先。少一番兵擾耳。陰雨壞麥。雖可憂念。但吳中積旱已極。得此

稍有瀦水。人馬不得馴驟。未始非將來之幸。吾輩趨避之私。固不可擾擾胸中。然爲道愛身。亦當預計。弟輩水田之約。頗有成局。仁兄能同此志否。傳習錄既已竟讀。又得知行合一之旨。足徵進境。可謂深明致良知之旨。與弟卽動求靜之旨相合。其果否未暇細論。然弟以爲此正不必。弟卽動求靜之旨。乃爲言夏靜中求靜而發。恐不善讀者專向靜一邊。又有因素發病之弊。仁兄旣從此得力。便可尋討向上。不必於此言沾沾也。弟平生得力。止居敬窮理四字。居敬是根本。窮理是進步處。主宰在此。又時時尋討向上。旣不走失。又不放倒。此千聖千賢無滲漏妙法。此處得力。便或出或處。或默或語。隨時隨地。皆有把柄。凡知行合一。致良知。卽動求靜之類。同異偏全。舉眼便見。若體認未到。徒較論彼此。商榷同異。縱見得影響相似處。終未得其實用功不二法門也。個中精義無窮。須用心很做。自能一一驗出。天官書甚欲搜輯。苦乏人繕寫。尙無就緒。近又覓得一二種。可稍省手脚。然正費推敲也。避地一事。當今要著。吾兄不可不留意。水村讀書社序一篇

。此弟輩鄙淺之見。未必竟免禍亂。然一時君子皆萃此土。卽兵革之禍。無地可避。或天眷善人。爲世界人心留一方遺種。未可知也。

### 劉 綰

【傳略】 劉綰號大刀山西人。明末征緬有殊勳。松山之役。連敗清太祖軍。後中伏殉焉。

### 卽席

祖習干戈未習詞。諸公座上命題詩。瓊林御宴君先到。疆場安危我獨支。剪髮結韁牽戰馬。折衣抽線補征旗。胸中多少英雄淚。灑上雲藍（紙名）總不知。

### 王在公

明人。無傳。事蹟不詳。

### 孤臣泣血錄序

自古譚應敵者。不越戰與和。要必能戰者始能和。能和者必能戰。姑舉宋事。若潼淵之役是也。逮其積衰之後。致金人猖獗。始破河東。繼陷滑州等縣。



。朝廷之上。相顧倉皇。議戰議和。紛紜而莫決。迺議割三鎮地。范宗尹爲倡首。而和之者甚衆。言不可者。僅三十人而已。然卒無有奇謀祕計。佐國家之急者。雖一時人才之乏。亦國勢寢弱。權在彼而不在我也。及再犯宮闕。二帝出郊。百官終日迎請而不得。乃僞立張邦昌。竟擁駕以去。當斯時卽有忠臣義士。惟有痛心扼腕莫可誰何矣。雖然已往弗論。卽當虜挾二帝之日。苟大臣中有真心爲國。擔荷乾坤之人。如我朝于忠肅公者出。申明社稷爲重之義。大修戰具。激發勇敢。期滅此而朝食。則虜甯不憚大宋之有備。而中原有主。空質何爲。其敢擱然數犯乎。且未必二帝之不還轅也。又何至搜括馬匹。金帛。至畿甸若掃。萬戶興嗟耶。至考慷慨死難之臣。止李侍郎若水一人。尤爲短氣。太學生丁特起。數上書言戰和事。不報。目擊悲憤。輯爲孤臣泣血錄。語甚具。雖無救於一時。欲垂戒萬世。意深遠矣。長洲張豫誠。出其先人藏本付梓。梓成。余撮其大旨云云。嗚呼。康王旣踐位。無志復仇。秦檜自金還。力主和議。凡主用兵者輒致之死。蓋權尙可操。而明以

授虜。二帝終以不還。國勢竟以不振。吾知特起之不瞑也。

民  
族  
魂

【傳略】宋高宗趙構。徽宗第九子。始封康王。徽欽爲金人所虜。卽位於建康。李綱爲相。宗澤爲守。力謀恢復。旋爲黃潛汪伯彥所惑。復南遷避敵。定都臨安。相秦檜。殺岳飛。乞和於金。稱臣納幣。遂成偏安之局。此詔作於卽位時。尙凜凜有生氣也。

### 親征詔

朕履運中微。遭家多難。八陵廢祀。可勝懷土之悲。二帝蒙塵。莫贖終天之痛。皇族尙淪於沙漠。神京猶污於腥羶。銜恨何窮。待時而動。未免屈身而事小。庶期通好以弭兵。屬戎虜之無厭。曾信盟之弗顧。怙其篡奪之惡。濟以貪殘之兇。流毒徧於華夷。視民幾於草芥。赤地千里。謂殘暴而無傷。蒼天九里。以高明爲可侮。頃因賀使。公肆慢言。指求將相之臣。坐索淮漢之壤。吠堯之犬。謂秦無人。朕姑務於含容。彼尙飾其奸詐。嘯厥醜類。驅吾善良。妖氛寔及於中原。烽火遂交於近甸。皆朕威不足以震疊。德不足以綏

懷。負爾萬邦。於今三紀。撫心自掉。流涕無從。方將躬縞素以啓行。率貔貅而薄伐。取細柳勞軍之制。攷澶淵却敵之規。詔旨未頒。歡聲四起。歲星臨於吳分。冀成淝水之勳。鬥士倍於晉師。當決韓原之勝。尙賴股肱爪牙之士。文武大小之臣。戮力一心。捐軀報國。共雪侵凌之恥。各肩恢復之圖。播告遐邇。明知朕意。

### 李綱

【傳略】李綱。字伯紀。邵武人。宋徽宗欽宗及高宗之際。歷任知樞密院尙書右僕射湖廣宣撫使等。靖康初。金人來侵。力主迎戰。并請二帝守宗社。以死捍敵。高宗卽位。召爲相。薦宗澤張所岳飛。以當恢復之任。請誅張邦昌以正紀綱。修內政。整軍經武。力圖中興。厄於權倖。黃潛善等。居相僅七十餘日而罷。高宗不能用其策。終於偏安。卒諡忠定。有梁谿集。

### 論建中興之功筭子

臣伏觀車駕以仲春令辰。發軔吳門。巡幸建康。斷自宸衷。不貳不疑。慨然有恢復土宇。掃清中原。拯濟蒸黎。戡定禍亂。克剪大憝。刷恥復仇之志。天

下臣子。莫不望風鼓舞。忭蹈踴躍。願少須臾無死。以觀中興之功。誠甚盛之舉也。臣竊觀自古建功立事。扶持社稷之臣。未嘗不以立志爲先。申包胥聞伍員有覆楚之言。則曰我必存之。其後哭秦庭以乞師。卒如其志。張柬之語武氏於荆南江中。其後卒復唐祚。垂祀三百。夫一夫發念。其烈如此。而况以聖明之資。爲萬乘之主乎。高祖之志。見於不肯鬱鬱久居漢中。而與韓信論定二秦之策。光武之志。見於披輿地圖於信都城樓上。與鄧禹論天下大計。此皆志定於前。功成於後。初似落落難合。而卒能建大功。立大名。定大業。功施於當年。名垂於後世。載在典冊。不可誣也。恭惟皇帝陛下。天賜勇智。運屬艱難。遵養時晦之久。應機立斷。幡然改圖。思欲撥亂興衰。光復祖宗之大業。故親總六師以臨江表。捨去吳越而幸建康。漸爲北伐之計。志慮規模。可謂宏遠矣。臣願陛下益廣聖志。擴而充之。與神爲謀。日新其德。勿以去冬驟勝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不爲。凡可以害中興之功者。無不去。有所規畫措置。必以天下爲度。必以施

於長久可傳於後世爲法。則中興不難致矣。夫中興於用兵。止是一事。要以修政事。信賞刑。明是非。別邪正。招徠人材。鼓作士氣。愛惜民力。順導衆心爲先。數者旣備。則士奮於朝。農安於野。穀粟充盈。財用不匱。將帥輯睦。士卒樂戰。用兵豈不勝者哉。方今黠虜雖強。不仁不義。專務變詐暴虐。以脅制天下。神怒人憤。莫之與親。自古豈有如此而能久立國者。正如隆冬固陰沍寒。層冰千里。陽和旣回。應時沍釋。此理之必至。無足怪也。昔者范蠡說越王勾踐。以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勾踐用之。國以富強。然又必以人事與天時相參。然後乃能成功。遂以報吳。臣竊觀國家去歲諸路豐穰。今春雨暘調適。又將豐歲。是在我者得天時矣。正當修人事以應之。以我之無覺。待彼之有覺。則戡亂定功。役不再籍。夫何難之有。臣以固陋。自靖康以來。與聞國論。獨持戰守之策。不敢以和議爲然。今十有二年矣。孤危寡與。屢遭謗誣。仰賴聖明曲加照察。脫身九死之濱。今得承乏。待罪方面。恭聞戎輅臨駐江干。將大有爲。以成戡定之烈。欣幸之情。倍

萬常品。願雖衰病。尙庶幾未填溝壑間。獲觀陛下恢復中原。據憤千古。志願畢矣。輒罄狂瞽。干冒天威。

### 論使事劄子

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往返屢矣。今者。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爲名。四方傳聞。無不駭愕。何者。兩國通使講好息兵。以禮爲先。自敵以上。無所不用其至。禮之經也。今乃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曰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宋有天下。幾二百年。祖宗功德。以聖繼聖。聲教溢于四表。炎運中微。夷狄亂常。馴至靖康之變。國祚幾絕。賴陛下總帥大河之北。入繼大統。羣臣推戴。克受天命。履大寶。臨萬邦。爲神民萬物之主。一紀於茲矣。敵人遣使。乃敢命名如此。自古夷狄陵侮中國。未有若斯之甚者。原其所自。皆吾謀慮弗臧。不能自治自強。偷安朝夕。無久遠之計。羣臣誤陛下之所致也。臣請試爲陛下詳言之。

方靖康末。金人破都城。毀宗社。逼二聖鑾輿以北遷。易姓建號。而陛下應



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讎也。自彼視吾。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於道。卑詞厚幣。無所愛惜者。正以二聖在其域中。爲親屈已。不得不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凶問既至。陛下抱哀啣恤。創鉅痛深。雖未能躬率六師。以報不共戴天之仇。猶當寢罷使者。絕不與通。以正仇讎之名。慎固封守。選練將帥。以爲自保之計。觀覺待時。動必有功。傳曰。名其爲賊。敵乃可服。欲正仇讎之名。以張恢復之本。正在此時。而朝廷失策。復遣使以迎梓宮。亟往遄返。帑藏爲虛。不得其要約。今者。虜使薦至。乃建詔諭之號。公肆陵侮。不知朝廷將何以應之。夫奉迎梓宮。乃陛下孝思罔極。在人情不得不如此者。然金人狡猾。動出計謀。我以誠求。彼以詐應。借此爲重。成其姦心。不知朝廷何所憑信。臣恐墮其計中。禍難之未艾也。

臣聞忠信爲周。古者遣使以忠信爲主。故小雅於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諏謀度詢。必以周爰爲言。使不忠信。爲國之患。非淺鮮也。彼王倫何爲者。

市井馴僮之才。左右賣國之伍。三尺之童。皆知其不足信。而朝廷信之。此必有甘言以中朝廷之欲。臣恐聽虛詞而受實患。如楚之信張儀以求商於之地也。且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爲指。而虜使之來。乃以江南詔諭爲名。循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後患者。不待詰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其曲折。然以愚料之。虜爲此名以遣其邀求。大略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爲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天子之令曰詔。臣下則以稟令受詔爲事。倘屈體降禮。權時之宜以聽其詔令。則君臣之分定矣。君臣尊卑。如天地相遠。降尊就卑。以天爲地可乎。其不可者一也。天子之恩曰赦。臣民則以遇赦該恩爲幸。倘朝廷宣布頒示郡縣。則天下知朝廷之勢去。士民之心離矣。其不可者二也。履至尊以制六合曰天子。謹制度以爲諸侯曰藩臣。天子出命者也。

。藩臣稟命者也。倘奉藩稱臣。稟其號令。則事不在我。國之勢傾矣。其不可者三也。朝廷全盛之時。歲賂金人百五十萬。猶不能給。遂至敗盟。今日保據東南。財用鮮少。又有養兵之費。日益窘迫。而欲增賂以求全。蓋亦難矣。其不可者四也。淮南荆襄。江浙之屏蔽也。四川。天下之上流也。不能措置屏蔽。保有上流。資天險結人心以爲固。而欲割要害之地。棄民以求安。必無之理。其不可者五也。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朘削土宇。從之則無有旣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兵端。以謂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單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爲此。固亦無可奈何。今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與有識者謀之。尙足以有爲。豈可忘祖宗之大業。生靈之屬望。弗慮弗圖。遽自屈服。祈哀乞憐。冀延旦暮之命哉。

昔少康以一旅之衆。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騎牛從軍。殺新野尉。然後得馬。率烏合三千。破尋邑百萬。遂定中興之業。晉保江左。財用匱乏。王導至身衣疎布。誘善賈以濟用。卒延國祚百有餘年。今朝廷事力。雖不足以望全盛之時。然將士如雲。帶甲之卒數十萬。士馬之盛。豈不過於少康光武。穀粟金帛。運漕不絕。舳艫相啣。財用之多。豈不過於東晉。有可用之資。而陛下又有過人之聰明。何憚不爲。而欲北面以事仇讎。甘受此屈辱也。夫自古創業中興之主。多由布衣奮虛拳以取天下。非吾之兵民財用。而吾能因而用之。積累以成帝王之業。貽謀子孫。垂裕無窮。今兵民財用。皆祖宗之所以遺我者。而陛下不思所以用之。遽欲委身束手受制於仇讎之手。此臣之所不曉也。陛下縱自輕。奈宗社何。奈天下臣民何。奈後世史冊何。且立大事建大功者。必以作士氣得人心爲先。而號令賞罰者其具也。人心士氣。在今日雖已不及建炎之初。然審號令。明賞罰。以振起之。尙爲我用。陛下—受制於強敵。號令賞罰。皆不由於己出。士氣日索。人心日離。將士

益桀驚而不可馭。民庶益泮渙而不可蓄。威令一去。如神龍之失水。爲螻蟻所困。後雖悔之。噬臍何及。此臣所以夙夜痛憤而寒心也。

議者。必謂勢有強弱。弱者必服於強。故太王事狄。勾踐事吳。孫權事魏。皆行權以濟大業。藉此以感動聖意。臣皆以爲不然。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珠玉大馬。皆不得免。徙居岐山之下。從之者如歸市。狄人乃已。今陛下能以此已金人之侵乎。勾踐身入吳國。以爲臣僕。僅得歸國。枕戈嘗膽。卒以報吳。今陛下能以報金人之仇乎。孫氏起於江東。未能自立。故臣魏以俟時。今陛下藉祖宗二百年之基業。縱使未能恢復土宇。豈可不自愛重。而怖懼屈服以貽天下後世之譏哉。爲此說者。但欲求合於朝廷之意。而不顧禍患之在後。臣愚竊以爲過矣。昔趙欲帝秦。魯仲連辭而折之。以爲秦帝則諸侯皆爲所制。不聽命則誅戮隨之。欲帝秦者知其利不知其害。秦非禮義之國。仲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忍爲之民也。新垣衍詎不果帝秦。而秦師爲之退舍。曹操以十萬衆臨荊州。勢搖東南。雖張昭亦欲迎之。周瑜爲孫權畫策。以

爲如臣者。何往不可。將軍安所容乎。權拊案大悟。遂有赤壁之戰。而鼎足之勢成。此二人者。其所陳說。深切著明。二君聽之。遂能返禍爲福。轉敗而爲功。胸中昭了。明白洞達。果斷而不疑也。今虜使之來。其用事者未必不以兵隨之。以爲脅制之術。顧朝廷所以措置者何如耳。措置有備。雖符堅百萬之師不足畏。措置無術。雖數千百騎便足以爲吾擾。方危迫之秋。無排難解紛之略。則無貴於智者。方今朝廷自十數年來。議論不一。執守不堅。無規模素定之計。玩歲愒日。苟且過時。無積累統緒之功。唱爲和議者。紛紛趣度目前。而不以後艱爲念。以致今日之陵侮。非偶然也。忠義之士。懷才抱智。不能自達者。顧豈乏人。臣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深詔羣臣。講明利害。可以長久之策。悉以上聞。陛下擇其善者而從之。廣聽兼慮。而不偏聽。於今日之事。必有所補。

臣昨於建炎元年。嘗獻國是之說。以謂朝廷不能自強自治。但欲卑屈以從之。雖至於奉藩稱臣。虜人之謀。勢猶未已。又於紹興五年蒙降詔訪問。嘗獻乞

罷議和之說。以爲遣使議和。虜人必制我以必不敢爲之謀。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非徒無益而有害。於吾自治自強之計。爲患甚深。區區之忠。幸蒙睿察。今日之事。無它。遣使議和不已。使敵人得窺伺謀畫。皆引惹之所致也。臣願陛下爲宗社大計。萬機之餘。長慮却顧。覽前古之興亡。究今日之利害。倘或權時之宜。稟其號令之後。別有須索。如前所陳。或稟正朔。易服色。趣朝會。擅誅賞。盡取鞍馬器甲之類。當如何處之。而吾之士氣旣索。如何可以復振。人心旣離。如何可以復收。國勢旣傾。如何可以復定。今日執和議主事者。果能任其責而保其必不然乎。遠察太王勾踐之事。與今日不同。深味仲連周瑜之言。與今日相若。則利害昭然矣。臣世受國恩。奉事三朝。蒙陛下知遇尤厚。嘗願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今事勢危迫。所以應之一失機會。則禍難相尋。爲害有不可勝言者。又非前日之比。區區孤忠。願效愚計。第恐朝廷不能用之。夫用不用在朝廷。而臣激於義不得不言者。唯陛下留神幸察。

臣竊觀國家之與金人。勢不兩立。而今日之事。止在於絕之與通。亦不難決也。與之通。則聽其號令而臣屬之。動爲所制。身危國蹙。必至於亡而後已。與之絕。則圖所以自治自強者。選將勵兵。待其來則禦之。勝負之勢。猶未定也。與其事不共戴天之讎。仰愧宗廟。俯失士民之心。而終歸於亡。貽羞無窮。曷若幡然改圖。正仇讎之名。辭順理直。以作士民之氣。猶可以履危而求安。轉亡而爲存。未爲失策也。二者利害相去遠甚。臣願陛下出自睿斷。正王倫誤國之罪。而肆諸市朝。虜使未入境。則卻而勿納。已入境。則拘留而勿遣。降哀痛罪己之詔。深咎前日和議之失。丁寧反復。其言切至。以激勵天下臣民將士之心。盡取賂遣敵人金帛。以募敢死之士。訓練習服。以守邊疆。以備不虞。以制虜人衝突。此計既定。詔旨既頒。臣將見人情翕然。回心易慮。天地神明。亦當助順。強虜之師。不戰而自屈矣。然後據江淮以爲固。進賢俊。退佞諛。修政事。明賞刑。治軍旅。積金穀。待時而奮。以圖恢復。此豈可與受制於人。甘心屈辱。同日而語哉。



且劉豫者。金人之所立。八九年間。豫之所以奉金人者。可謂至矣。一旦廢棄如弁髦土梗。何則。彼爲利謀。而初不以恩信爲事也。陛下視金人之於我。孰於與豫。豫猶如此。於我可知。彼雖以江南數千里地王我。猶不足信。而况復故境歸侵疆乎。惟智者可與料敵。惟明者可與照姦。陛下或以臣言爲未然。願降臣章與羣臣之有智略者慮而圖之。勿爲單見之所惑。勿爲黠虜之所欺。勿至將來追悔不及而後悔。則宗社生靈之福也。傳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時乎時乎。不再來。臣言可採。陛下斷而行之勿疑。如以爲議論乖謬而害於今日之至計。願先斧鉞之戮。以懲妄發。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國家事勢至此。死何足惜。唯陛下載察。

臣昨任江西安撫制置大使。日因淮西鄜瓊之變。以己見利害具奏以聞。誤蒙聖恩。降詔獎諭。以疏中論及侍從臺諫。以爲侍從者。論思獻納之官。臺諫者。耳目腹心之寄。以言爲職。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所論不過簿書資格守倅令丞除授之失當。至於國家大計係宗社之安危生靈之休戚者。初未聞有一

言及之。遂犯臺諫之怒。厚誣醜詆。以無爲有。羣起而攻之。伏蒙聖慈洞照非辜。力賜保全。使得歸休山林。養痾藏拙。臣之爲幸大矣。蒙垢忍辱。不敢自明。緘口結舌。不敢復與世事。故芻蕘之言。久不上達。然惓惓之心。未嘗一日不在赤墀之下也。今聞使事方亟。所係國體非輕。存亡之端。非獨安危而已。臣不勝憤懣。敢以狂瞽。干冒天聽。罪當萬死。俯伏候命。

### 弔國殤文

有序

李綱

宣和元年春。用師西鄙。熙河帥劉法。與其軍俱殲。用事者以違節制罪之。贈典不及。余竊哀焉。作斯文以弔之。其辭曰。

夏人不賓兮。西鄙聳驚。蝟結蟻聚兮。屯大羊之羶腥。帝赫斯怒兮。命諸將以徂征。哀師鞠旅兮。致天討于不庭。蕞爾不醜兮大邦。匿其精壯兮。示以不爭。王師如入無人之境兮。遠捷奏于三城。縱四路之分入兮。以全力而當熙河之兵。惟熙帥之寡謀兮。知不可而弗明。統千萬之饒勝兮。謂可以深蹂而橫行。路遭迴之崎嶇兮。山斗絕而崢嶸。決積水於千仞兮。灌長波於聯營。

。師不戰而自屈兮。雖有智何以施其能。墮黠虜之計中兮。失天時與地利。顧出塞之幾何兮。亡隻輪與匹騎。豈無偏裨之勇略兮。與士卒之猛鷲。棄甲冑之精堅兮。投器械之犀銳。山積雲委。不可計數兮。咸舉手而填于廬山之壑。推于飢虎之啄。彼本兵之何人兮。方懼罪而自爲計。匿實狀而不聞兮。謂馬蹶而崖墜。士卒散于逋逃兮。將吏殞于自斃。痛忠魂之誰訴兮。激壯士之憤氣。惟一勝而一負兮。乃兵家之常勢。奈何不使吾君之得聞兮。以邊事而爲戒。邈九重之高深兮。豈天下之耳目。皆可以欺而蔽也。嗚呼噫嘻。想夫貔虎之將。熊羆之師。耀日戈甲。蔽野旌旗。力蹙勢窮。漸車裂帷。鼓聲不起。土氣已衰。進不得戰。退無所歸。魚驚沸鼎。獸駭危機。方腹背之俱潰。何爪牙之可施。蹈踐紛藉。奔崩流離。血膏草莽。骨委山陂。氣鬱鬱以衝漢。魂惇惇而曷依。兵有節制。固不可違。若李廣之失道。與張騫之後期。或逗遛而却敵。或敗北而喪師。失軍事之機會。故可以違節制而罪之。豈有肝腦塗地。身首分披。執干戈以衛社稷。援枹鼓而死邊陲。忘其大烈。据所

細微。縱一帥之罪。顧三軍之屬其。贈弔不及。贈賻不時。沒者已矣。生者長悲。其何以勵封疆之臣。而慰邊人之思。古者命將。付之闔外。便宜則行。不從中制。量敵而進。慮勝而會。利則伸而鈍則蟠。戰必勝而攻則潰。亞夫細柳之營。雖君命有所不受。充國金城之略。雖衆口莫得而議也。後世行軍。顛倒紛綸。以將帥爲不足信。則盡護之以中人。口含天憲。手握國鈞。功罪莫實。賞罰不倫。掣肘繫足。智謀曷伸。彼九節度之師。所以皆敗者。以有軍容之朝恩。而德裕之相武宗之所以能討叛鋤逆者。以盡罷諸鎮之監軍。知此甚易。其誰敢陳。吾獨悲夫事君之事。食君之食。荷戈從軍。死固其職。惟身沒而名頹。可嗟悼而歎息。茫茫虜地兮。流沙千里。空山無人兮。羌行如鬼。沙磧不毛兮。雪霜夏墮。魂兮歸來兮。彼西方不可以止。敷德澤于幽明兮。惟聖天子。

## 宗澤

【傳略】宗澤。字汝霖。義烏人。靖康丙午。奉蠟書充副元帥。丁未。高宗再使幹離不軍。時

敵情叵測。中外危悚。公則決策留行。中興之業。公之力也。高宗藉其壯謀。旋陞尹正。駕御羣雄。招降劇盜。撫馭士卒。兵強將猛。敵連歲不敢犯境。於是清宮除道。謀還二聖。奸妄汪伯彥黃潛善忌之。疏表凡廿四上。皆留中不用。一心志在存宋。自傷不得展布。疽發於背而卒。都人士爲之哀慟。朝野無賢愚相弔。數日間。兵民去者十五六。諡曰忠簡。有宗忠簡公集。

### 乞回鑾疏

(建炎二年，三月通前後表奏係第十四次奏請)

臣聞人主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恭維太祖皇帝。肇造區夏以今京師爲天下中。故創業垂統。欲傳之億萬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廟。奔世聖人。傳以相授。皆以京師爲根之地。所以高拱穆清。坐視天民之阜。必於天下之中也。惟奠枕于京。則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矣。偶緣玩習。太平之久。文武恬嬉。狃於驕淫矜誇。忘戰守之備。遂致仇方橫肆。殘破州縣。圍閉京城。刼迎二聖后妃親王與諸天眷。蒙塵北去。僑寓沙漠。此忠義之士。所以夙夜涕泣。繼之以血。自陛下卽位應天。四海萬方。歡欣鼓舞。垂髻齡背。山農野叟。咸以手加額仰面謝天曰。天下有真

主矣。萬世永賴。實天祚明德爲無疆之休矣。四方怙然。若遠若近。並無盜賊。暨陛下偏聽姦邪與仇方爲地者之語。移蹕淮甸。諸處兇惡強盜。如蝟毛起。如蜂鬩聚。縱火殺掠。所在猖獗。罔有悛懼。以謂朝廷在遠。無所依歸。遽至是爾。臣於二月十八日。祇投降到黃榜詔勅云。遂假勤王之名。公爲聚寇之患。如是則勤王之人皆解體矣。臣竊謂自敵人圍閉京城。天下忠義之士。憤懣痛切。感厲爭奮。故自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梯山航海。越數千里。爭先勤王。但當時大臣。無遠識見。無大謀略。低回曲折。憑信誕妄。不能撫而用之。遂致二聖北狩。諸親骨肉。皆爲刼持。牽聯道路。當時大臣。不出一語。使勤王大兵。前往救援。凡勤王人。例遭斥逐。未嘗有所犒賞。未嘗有所幫助。飢餓流離。困厄道路。弱者填滿溝壑。强者盡爲盜賊。此非勤王之罪。皆一時措置乖謬耳。比來姦邪之臣方爾肆橫。仇方自然得勢。強梁惡少。無緣殄滅。竊念國家。聖子神孫。繼續相承。湛恩盛德。滲漑人心。淪狹骨髓。今河東河西。不隨順北敵。雖爲髡頭偏髮。而自保山寨者

。不知其幾千萬人。諸處節義丈夫。不顧其身而自黔其面。爲爭先救駕者。又不知幾萬數也。今陛下以勤王者爲盜賊。則保山寨自黔面者。豈不失其心耶。此語一出。自今而後。恐不復肯爲勤王者矣。噫。得天下有道。在得其民。得其民有道。則得其心。陛下若駐蹕淮甸。俾人顛顛之望。皇皇之情。未有所慰安此人之心也。願陛下勿阻遏之。以失人心。臣仰詳詔語。豈陛下之意。皆詞臣失職不能敷繹之過。臣願陛下黜代言之臣。別降罪己之詔。許還闕之期。大慰元元激切之意。陛下還京。登樓肆赦。則天下之人盡皆遷遠罪。不犯于有司。豈復更有爲盜者。王室再造。大宋中興。在此一舉。願陛下睿斷而力行之。若以臣言上拂陛下之意。誅之赦之。惟陛下命。

乞回鑾疏

（建炎二年五月通前後表疏係第二十三次奏請）

臣犬馬之年。已七十矣。陛下不以臣衰老無用。付之東京留鑰。臣自去年七月到任。夙夜究心。營善樓櫓城壁。掃除宮禁闕廷。分布柵寨。訓練士卒。教習車陣。比及終冬。諸事稍稍就緒。都城帖然。風物如舊。人人延頸跂踵

。日夜俟望聖駕還闕。臣以故自今年正月三月。兩次遣屬吏及臣之子。捧表遠詣行在投進。懇請車駕西上。歸肆大赦於宣德門。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言旋舊都。再造王室。命令用是通達。盜賊用使消弭。無復有方命阻兵之患。然後用臣爲陛下條畫措置。造膝陳請。遣一使泛海。道入高麗。諭以元豐構好之舊。令出兵攻仇方之西。又復遣官從間道趨河東。諭析氏修其舊職。以固吾圉。使三陟交攻金賊。令彼應敵不暇。吾方大舉六月之師。一道絳滑濬。一道出懷衛。涉河並進。北首燕路。訪大遼子孫。興滅繼絕。約爲與國。則燕薊之感恩荷德。不患不爲吾用。如此則仇方勢必孤弱。自可縛而臣之。二聖天眷。自此決有歸期。兩河故地。自此決可收復。而况兩河之人。感祖宗二百年涵養之澤。雖陷敵踰年。而戴宋之心。初無攜貳。使吾大兵渡河而戰。則東北人民。必有背敵歸我。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誰不願吾先死。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臣嘗以今日時勢觀之。天意悔禍。人心固結。雖三尺童子。爭欲奮臂鼓勇。恨不碎仇方之



首。食仇方之肉。又况當六月宣王北伐之時。機會開不容髮。陛下何憚而不亟還京師。使臣獲奉咫尺之威。請借筋以籌。黃帝書曰。日中必斃。操刀必割。此言時不可失也。諺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言斷不可誣也。今日之事。臣願陛下以時果斷而行之。毋惑讒邪之言。毋沮忠鯁之論。倘陛下以臣言爲是。願大駕即日還都。使臣爲陛下得盡愚計。若陛下以臣言爲非。願陛下即日放罷老臣。或重竄責臣所不辭。惟明主可與忠言。臣故昧死以聞。

### 上乞毋割地與金人疏

臣聞天下者。我太祖太宗肇造一統之天下也。弈世聖人。繼繼相承。增光共貫之天下也。陛下爲天眷佑。爲民推戴。入紹大統。固當兢兢業業。思傳之億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又議割河之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此三路者。太祖太宗基金命定命之地也。奈何輕聽姦邪附敵張皇者之言。而遂自分裂乎。臣竊謂淵聖皇帝。有天下之大。四海九州之富。兆民萬姓之衆。自金人再犯。未嘗命一將。出一師。厲一兵。秣一馬。日征日戰。但聞姦邪之臣。朝

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惟辭之卑。惟禮之厚。惟敵言是聽。惟敵求是應。因循踰時。終至二聖播遷。后妃親王。流離北去。臣每念是禍。正宜天下臣子弗與仇方俱生之日也。臣意陛下卽位。必赫然震怒。旋乾轉坤。大明黜陟。以賞善罰惡。以進賢退不肖。以再造我王室。以中興我大宋基業。今四十日矣。未聞有所號令。作新斯民。但見刑部指揮。有不得謄播赦文於河東。河西。陝之蒲解。茲非新人耳目也。是欲蹈西晉東遷旣覆之轍耳。是欲裂王者大一統之緒爲偏霸耳。爲是說者。不忠不孝之甚也。旣自不忠不孝。又壞天下忠義之心。褫天下忠義之氣。俾河之東西。陝之蒲解。皆無路爲忠爲義。是賊其民者也。臣雖驚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臣衰老。不勝感憤激切之至。

遺表

建炎二年七月

心期許國。每輸扶廈之忠。死不忘君。猶積戀軒之意。魂魄將離於形體。精忱願達於冕旒。中謝。代心猥以樸忠。受知淵聖。擢自困躓羈窮之際。付以

寇敵往來之衝。適遇陛下。出總元戎。察臣粗著勞效。坐籌密計。俾臣得預屬僚。逮夫踐祚之初。首錄孤危之跡。寇攘未泯。暫爲淮甸之巡。宗廟斯存。委守留司之鑰。力小任重。志大心勞。誓殄仇方。再安王室。但知懷主。甘委命於鴻毛。無復偷生。期裹尸於馬革。夙宵以繼。寢食靡寧。斯民獲奠枕之安。北馬無飲河之意。事爲紛至。黽勉惟多。回視頽齡。已迫桑榆之晚景。益堅素節。每期松柏之後彫。豈謂餘生。忽先朝露。尙扶病以治事。敢愛己以顧私。陰陽之寇洩深。藥石之功莫效。少延殘喘。庶畢願言。曾有招安到楊進等。約其衆多。無慮百萬。昔嘗爲寇。頗聚衆以震師。今已革心。欲爲國而戡難。足踵道路。雲集都城。已涓吉而戒塗。擬成功於指日。干戈未舉。舟壑忽移。神爽飛揚。長抱九泉之恨。功名卑劣。尙貽千古之羞。仰憑睿眷之深。必無生死之異。屬臣之子。記臣之名。力請回鑾。亟還京闕。上念社稷之重。下慰黎民之心。命將出師。大震雷霆之怒。救焚拯溺。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顛昂法座。無繇再望於清光。枯朽微生。從此永

辭於宸扆。臣無任云云。

上李丞相書

緯綱

某衰老無所能解。但聞賊魯驕蹇。尙有橫肆之意。欲言之。慮涉自媒。欲不言之。又恐緩不及事。且或誤國。然自媒之罪小。萬一於國有誤。則罪死無濟。比蒙恩差某知青州。兼京東路制置使。仰荷朝廷眷注。所以爲一身計。則甚安便矣。方今二聖蒙塵。天子駐蹕在外。京城嗷嗷。願望翠華回輦。四海生靈。猶有未復業安堵。如我祖宗時者。願一身偷自安便。如憂思過當。不能自爲一身安便何。恭維僕射相公。以道應世。不忘天下。休休有容。恢恢無間。欲再造王室。欲中興大宋基業。想勞心經濟。上副仰成。凡所設施。必以天下在起居飲食間也。前過京師。有河東數百姓來。日訴乞收復河東州縣。有數太學生。并太學正王擇仁來。想見言收河東事。於全月二十九日。有王擇仁附書并諮目來與某。顧某雖不以一身自營爲計。而無路可爲。相公有志天下。願輔佐天子纘承。焦勞再造。中興我太宗奔世一統寶緒。毋蹈東

晉既覆之轍。毋安積薪未燃之火。某不勝痛憤激切之至。所有王擇仁劄子。謹此繳納。

感時有序

叢鹵長驅。京邑阡危。此忠臣義士痛心疾首勤王報國之秋也。而宰臣遷家。郡守踰垣。縉紳士大夫。陸竄水奔。使人生嬰孤城以自守。無一犯難者。事小定矣。而上東獻策之人。亦未有慨然以東者。世道之衰。一至此乎太息之餘。以詩自道。

卿士辱多壘。天王憤蒙塵。我要虜將。謀國須萬臣。百戰取封侯。未必亡其身。懷奸廢忠義。胡顏以爲人。吁嗟世道衰。大慘加縉紳。平居事奔競。梁汴分雲屯。一旦國步艱。四迸如星繁。輔相已擇棲。守令仍踰藩。冠蓋陸西竄。舳艫水南奔。鄙夫用慨然。策馬趨修門。勤王羞尺柄。悟主期片言。時來偷雲龍。峨冠拜臨軒。逶迤上玉除。造膝伸元元。措世於泰甯。歸來守邱樊。

翁擁磨曠我爲兒。剽聞竊賭皆兵機。其中襲擊不容瞬。颺行電掣猶逶迤。戎人長驅越大河。天下震驚關闕危。肉食之謀殊未減。我憤切骨其誰知。慨然奏疏金馬門。力陳盟賂損國威。嚴尤下策尤可笑。晁錯上書亦奚爲。道路荆棘初剪除。花如步障吾東之。八年閉戶尺蠖屈。一旦度關匹馬馳。行行側身聽我捷。忽聞募士詔遣歸。濃書大墨榜教詔。曰敵悔過今退師。羽檄向來召貔虎。乃詠出車譟枹杜。囊兵銷刃兵猶怒。卻把鋤黎農鼓舞。君王神武今藝祖。爾賊不歸汗我斧。

## 岳飛

【傳略】岳飛。字鵬舉。宋湯陰人。事母孝。家貧力學。尤好讀左氏春秋。孫吳兵法。宣和中以敢戰士應募。隸留守宗澤。澤以國士目之。紹興初。以平江淮功。累授武安軍承宣使。屢授少保。河南北路招討使。討平羣寇。屢破金兵。虜人震動。旣敗兀朮於郾城。遂進兵朱仙鎮。欲指日渡兵。以竟恢復大業。時秦檜主和。一日間降金牌十二召飛還。嗾万俟卨等劾飛。捕飛

父子坐繫獄中。兩月。檜手小紙付獄。遂報飛死。年僅卅九。天下痛悼。孝宗時。詔復飛官。謚武穆。後改謚忠武。追封鄂王。有岳武穆集。

## 五嶽祠盟

自中原板蕩。夷狄交侵。余發憤河朔。起自相臺。總髮從軍。歷二百餘戰。雖未能遠入夷荒。洗蕩巢穴。亦且快國仇之萬一。今又提一旅孤軍。振起宜興建康之城。一鼓敗虜。恨未能使匹馬不回耳。故且養兵休卒。蓄銳待敵。嗣當激厲士卒。功期再戰。北踰朔漠。喋血虜廷。盡屠夷種。迎二聖歸京闕。取故地歸版圖。朝廷無虞。主上奠枕。余之願也。

## 論恢復疏

金人所以立劉豫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日月。便利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澹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

## 遺札

軍務倥偬。未遑修候。恭維台履健吉。伏冀爲國自珍。近得謀報。知逆豫旣廢。虜倉卒未能鎮備。河洛之民。紛紛擾攘。若乘此興弔伐之師。則克復中原。指日可期。直千載一機也。乃廟議迄無定算。尙遲數月。事勢將不可知矣。

竊惟閣下。素切不共之憤。熟籌恢復之才。乞於上前力贊俞旨。則他日廓清華夏。當推首庸矣。輕瀆清嚴。不勝惶汗。飛再頓首。

## 滿江紅

怒髮冲冠。凭欄處。瀟瀟雨歇。擡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 送紫岩張先生北伐



號令風霆迅。天聲動北陬。長驅渡河洛。直搗向燕幽。馬喋闕氏血。旗臬可汗頭。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

### 胡銓

〔傳略〕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宋高宗時。任樞密院編修官。憤秦檜主與金議和。上疏乞斬王倫秦檜孫近三人之頭。疏奏。檜大憤。削其職。編管新州。其疏傳誦一時。金人至以千金購之。著有澹庵集。

### 請斬秦檜等疏

臣謹案。王倫本一邪狎小人。市井無賴。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爲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猝而縛之。父子爲虜。商鑑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

。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金虜藩臣之位。陛下  
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袵。朝廷  
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  
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犬豕而使之  
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  
。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  
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語啗陛下哉。然  
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僞已可知矣。而陛下尙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  
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  
。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  
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  
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  
如累卵。當時尙不忍北面臣虜。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祇如

頃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于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于淮陰。校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儻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乃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於唐虞。而欲導陛下爲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復諫。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僉議可否。是蓋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尙能變左衽之區。而爲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爲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也。

矣。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虜可和。沂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尙能折衝禦侮邪。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甯能處小朝廷求活邪。

### 論議和疏

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則醜虜之不可與和。彰彰然矣。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非不知和議爲害而爭言爲和者。是有三說焉。曰。偷懦。曰苟安。曰附會。偷懦則不知立國。苟安則不戒仇毒。附會則覬得美官。小人之情狀具於此矣。今日之議和若成。則有可弔者十。若不成。則有可賀者亦十。請爲陛下極言之。何謂可弔者十。真宗皇帝時

。宰相李沈謂王且曰。我死公必爲相。且勿與虜講和。吾聞出則無敵國外患。如是者國常亡。若與虜和。自此中國必多事矣。且殊不以爲然。旣而遂和海內乾耗。且始悔不用文靖之言。此可弔者一也。中原謳吟思歸之人。日夜引領望陛下。拯溺救焚。不啻赤子之望慈父母。一與虜和。則中國絕望。後悔何及。此可弔者二也。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決不安。此可弔者三也。紹興戊午和議旣成。檜建議置二三大臣如路允迪等。分往南京交割歸地。一旦叛盟。劫執允迪等。遂下親征之詔。虜復請和。其反覆變詐如此。檜猶不悟。奉之如初。事之愈謹。賂之愈厚。卒有逆亮之變。驚動輦轂。太上謀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覆轍不遠。忽而不戒。臣恐後車又將覆也。此可弔者四也。紹興之和。首議決不與歸正人。口血未乾。盡變前議。凡歸正之人。一切遣還。如程師回趙良嗣等聚族數百。幾爲蕭牆憂。今必盡索歸正之人。與之則反側生變。則虜

決不肯但已。夫反側則肘腋之變深。虜決不肯但已。則必別起釁端。猝有逆亮之謀。不知何以待之。此可弔者五也。自檜當國二十年間。竭民膏血以餌犬羊。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千村萬落。生理蕭然。重以蝗蟲水潦。自此復和。則蠹國害民。殆有甚焉者矣。此可弔者六也。今日之患。兵費已廣。養兵之外。又增歲幣。且少以十年計之。其費無慮數千億。而歲幣之外。又有私覲之費。私覲之外。又有賀正生辰之使。賀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一使未去。一使又來。生民疲於奔命。帑廩涸於將迎。瘠中國以肥虜。陛下何憚而爲之。此其可弔者七也。側聞虜人嫚書。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爲繁文小節。不必計較。臣切以爲議者可斬也。夫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楚子問鼎。義士之所深恥。獻納二字。富弼以死爭之。今醜虜橫行。與多壘孰辱。國號大小與鼎輕重孰多。獻納二字與再拜孰重。臣子欲君父屈己以從之。則是多壘不足辱。問鼎不必恥。獻納不必爭。此其可弔者八也。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

不已。必至銜璧。銜璧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然後爲快。此其可弔者九也。事至如此。求爲匹夫。尙可得乎。此其可弔者十也。竊觀今日之勢。和決不成。儻乾剛獨斷。追回使者。魏杞康濟等。絕請和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其可爲矣。如此則有可賀者亦十。省數千億之歲幣一也。專意武備足食足兵二也。無書名之恥三也。無夫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銜璧輿櫬之酷九也。無青衣行酒之冤十也。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雖三尺童穉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爲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如以臣言爲不然。乞賜流放竄殛。以爲臣子出位犯分之戒。

### 與虞井甫書

某嘗讀春秋傳。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惟恐力之不贍。某竊聞虜人曰肆無禮。有封豕長蛇薦食上國之漸。雖傳聞未必是。以愚料之。亦似

可信。蓋自去秋王龜齡物故。國之老成一空。又聞比日。朝士引去者踵相躡。殆非國之福也。如此則虜人何憚而不肆。自秦丞相。沈丞相。朱丞相。湯丞相。四公力舉和議。錢參政。王參政撓而和之。天下之人。思食其肉。惟公江上之役。一戰而勝。虜氣大沮。天下之人。有畫公像而拜者。公是以有今日之拜。天意人心。灼然可見。三數年來。生民之膏血竭矣。國家之元氣耗矣。至用楮以代錢。更一二年和議不已。愚恐赤子之不得乳其母也。竊聞田夫野老之議。皆云自秦太師講和。民間一日不如一日。虜人坐困中國之術。所謂晏安酖毒。無以易此。不於明公當國之時。早爲之所。後害益深。豈特赤子不能乳其母而已哉。某受知門下亦有年矣。平生周身之防。初無遠慮。屢遭射影之毒。中以深文。自非公扶持而全之。豈有今日。所以不避斧鉞之誅。僭越及此。以爲門下之報。誅之恕之。俯仰候命。

## 胡寅

【傳略】 胡寅。字明仲。靖康初。召爲校書郎。金人南侵。寅上書高宗。請糾合義師北上。不



宜遠踐大位。建炎三年。高宗命洪皓使金。遺粘罕書。願比藩臣。寅乃上疏請絕和議。秦檜惡之。安置新州。卒諡文忠。有斐然集。

### 請絕和議疏

臣聞和之所以可講者。謂內地用兵勢力相敵可也。非強弱盛衰不相侔。所能成也。以使命之幣爲養兵之費。此乃晉惠公征繕立圍之策。漢高祖迎太公呂后之謀也。以今觀之。彼強我弱。勢力不侔。若納賂。則孰富於京室。納質。則孰重於二帝。飾子女。則孰多中原佳麗。遣大臣則孰加異意之宰。執以此議和。徒墮虜計中。而爲其所給也。爲今之計。莫若罷絕和議。一意自治。命將治兵。裕財足食。以圖恢復。庶不虛老歲月。爲虜所餌也。

### 朱松

〔傳略〕朱松。字喬年。宋婺源人。中進士第。除祕書省正字。累官司勳吏部郎。秦檜決策議和。松上章極言其不可。觸檜怒。出知饒州。未至任卒。學者稱韋齋先生。有韋齋集。

## 上胡察院書

某聞古之爲天下國家者。雖其積累之厚薄。有逆有順。有短有長。而其意指規模。未嘗不爲子孫萬世之計。蓋未有俯仰依違。苟度旦夕。曾不爲終歲之備。而可以爲國者。衛文公之封於楚丘。句踐之脫於會稽。蕩覆之餘。君臣徒手。掃地赤立。惟其大計已定。故上下相與堅忍卑辱。痛自抑損。而不敢少變焉。是以皆能有所成就而垂裕後世。苟惟不然。譬如千金之家。不知堅據田園廬室之便。以滋其材力。而強讎暴客。並起而乘之。則又捨而之他。是雖有陶朱猗頓之財。亦終以窮困而莫知所稅。今君臣相與經營中興之業。其概未可以一二數也。然獨不知今日之意。但欲襟憑江漢。控引荆吳。以保東南而已乎。抑當克復神州。汎掃陵闕。據中原而撫三河也。某聞之。不取關中。中原不可復也。不取荆淮。東南不可保也。夫三秦之固。勢擅天下。自古得之以興者。不可悉數。而唐最近。請言唐事。天寶之末。安祿山舉幽陵之師以踐河南。唐旣亡矣。肅宗治兵朔方。指磨諸將。席卷兩京。遂定三河

。朱泚之逆。唐又亡矣。德宗駐兵漢中。引荆吳之征賦。卒滅泚而復京師。廣明之亂。唐又亡矣。僖宗西幸成都。方鎮倡義之師。歃血爭先。而大盜竟平。夫惟漢中之勝。背負巴蜀。左控關隴。西連氐羌。兵勁用饒。形利勢便。進可以據上流之阻。退可以待四方之變。故唐更三亡。不失舊物。竊聞今張宣撫陝西之師。數以捷告。若以六師之重。通道荆襄。循漢沔以赴興元。結連拓跋。控引五路。因宣撫之師。東嚮以收中原。一年而定關陝。二年而復大梁。不四五年而天下定矣。正使逆虜之餘息。猶可以陸梁。彼憂吾之議其後也。其能深入爲東南之患乎。若夫出於下策。而但欲保有東南。此雖聖君賢相之所不爲。而亦不可以無說。夫長江之阻。西距西陵。東至京口。僅二千里。聚兵而守。則可撓之地多。而其隙易乘。緣津而列兵。則力有所不足。故孫權之保建業。東攻新城。西攻襄漢。以抗曹公。而永嘉之後。下及梁陳。用武之盛者。至以江漢之舟艫。西入河渭。蓋東攻新城。西攻襄漢者。所以保建業。而必爭中原者。亦僅足以守東南而已。今不進次建康。治兵訓武。

北爭荆淮。收遺民於煨燼鋒鏑之餘。與之戮力以圖興復。而但蹙處一方。費日月於道塗。退既無所據。進又不能有尺寸之利。未知漂漂者竟何如耶。雖然。以元子劉裕之威。北震關洛。而不能有所立。唐更覆亡。至於再三。而宗社不隕。天下之形勢。亦可以觀矣。執事將以使事歸。報兩相國。或訪所聞。則願以告焉。

### 朱熹

【傳略】朱熹。字元晦。宋婺源（亦稱新安）人。登紹興進士第。歷事高孝光甯四朝。凡所奏聞。皆正心誠意修齊治平之大道。慶元中致仕旋卒。謚文。贈太師。追封徽國公。平生以講學爲主。門弟子甚多。爲有宋一代大儒。著述極富。後人輯爲朱子全書。

### 與黃樞密書

竊聞金亮隕命。種人遁走。淮北夷民。悉降我師。此蓋天命眷顧。宗廟社稷之

靈。廓清中原以全畀付。莫大之慶。海內同之。然熹之愚慮。猶不勝私憂過計。敢以布於下執事。蓋自戊午講和。以至於今。二十餘年。朝政不綱。兵備弛廢。國勢衰弱。內外空虛。近歲以來。天啓聖心。稍加振理。始復漸有條緒。然宿弊已深。非得同心同德之臣。素爲海內所屬望者。爲之輔佐。進賢退姦。修滯補弊。要之以盡而持之以久。使其勢翕然而大變。則未可以有爲也。前日不量事勢。亟下親征之詔。則旣失之易矣。然理直言順。庶幾有成。事同發機。有進無退。而曠日引月。不聞進發之期。任國政者。不聞有寇忠愍之謀。典宿衛者。不聞有高烈武之請。使諸將惰心。六軍解體。敵騎橫突。深入兩淮。兵少而敵益強。事急而糧已匱。於是戒嚴未及兩個月。而募兵科借之禍。已及民矣。向非天佑皇家。降罰於彼。則勝負之決。蓋未可知。今日之事。其不可謂諸公謀於廟堂之效。羣帥攻城野戰之功。亦已明矣。愚謂正宜君臣相戒。兢慎祇肅。改圖柄任。益修政理。以答揚上天眷顧之命。不宜坐虞鄰國之難。以幸爲利。而遽自以爲安也。抑今中原之地。幅員

萬里。敵人奔走震駭之餘。力未能爭。朝廷坐視而不取則失計。取之則功緒廣而勞費多。此正安危得失之幾。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不可以不審也。熹竊以爲必能因其人以守。因其糧以食。使東南之力不困。然後根本固而不搖。必有以大慰其來蘇之望。而深結其同濟之心。使西北之情益堅。然後藩籬密而可恃。必使敵人他日痛定力全之後。不能復窺吾盧龍之塞。然後朝謁廟陵還反舊京之事。乃可言也。不知今日朝廷之上。侍從之列。誰爲能辦此者。獨舊人之賢。起而未用者一二公。使之出。則重於今日視師之人。授之政。則賢於今日秉鈞之士。獨恐朝廷終不聽用。則無如之何耳。失今不早爲計。敵人士馬精強固未有損。今茲所失。獨完顏亮一夫耳。萬一旬月之間。復悉其衆。挾其喪君之恥。以來修怨於我。不知朝廷之議。復以何計禦之。斂民則民憔悴而不堪。募兵則兵脆弱而無用。將據中原而與之爭。則形勢未悉。將棄中原而守淮泗。則恢復無期。不知議者何以處此。苟處之未審。而曰姑又以待天幸之來。則非愚之所敢知者。是以私憂過計。夙夜拳拳而

不能已也。顧衰病之餘。氣短辭拙。不敢言利害之實。然其大要。不遠是矣。閣下以道學履踐。致身廟堂。在諸公間。最有人望。故熹敢以此言進。觸冒威尊。惶恐無地。狂妄之罪。唯左右者裁之。

### 李忠定集序

嗚呼。天之愛人。可謂其矣。惟其感于人事之變。而迫於氣數屈伸消息之不齊。是以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或至於亂。然於其亂也。未嘗不爲之預出能弭是亂之人。以擬其後。蓋將以使夫生民之類。不至於糜爛泯滅。靡有子遺。而爲之君者。猶有所恃賴憑依。以保其國。是則古今事變之所同然。而天之所以爲天者。其心固如此也。嗚呼。若宣和靖康之變。吾有以知其非天心之所欲。而一時人物。若故丞相隴西公者。其所謂能弭是亂之人非耶。蓋聞政宣之際。國家之隆盛極矣。而都城一日大水。卒至舉朝相顧。莫有敢以變異爲言者。公獨知其必有夷狄兵戎之禍。上疏極言。冀有以消弭於未然者。不幸謫官以去。而間不七年。虜騎遂薄都城。公於此時。又方以眇然一介放

逐之餘。出負天下山嶽萬鈞之重。首陳至策。而徽宗決內禪之計。繼發大論。而欽廟堅城守之心。任公不疑。遂却強虜。然自重圍旣解。衆人之心。無復遠慮。而爭爲割地講和之說。以苟目前之安。公獨以爲不然。而數深陳出師邀擊之可以必勝。與其得志再入之不可以不憂。則讒間益起。遠謫遐荒。而不數月間。都城亦失守矣。建炎再造。首登廟堂。慨然以修政事。攘夷狄爲己任。誅僭逆。定經制。寬民力。變士風。通下情。改敝法。招兵買馬。經理財賦。分布要害。繕治城壁。建遣張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宗澤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爲必守中原。必還二聖之計。然在位才七十餘日。而又遭讒以去。其在紹興。因事獻言。亦皆畏天恤民自強自治之意。而深以議和退避爲非策。懇切反覆。以終其身。蓋旣薨而諸子集其平生著作凡若干卷。其言正大明白。而纖微曲折。究極事情。絕去雕飾。而變化開闔。卓犖奇偉。前後事變不同。而所守一說。如出於立談指顧之間。今少傅丞相福國陳公序其篇端。所以發揮引重。固已盡其美矣。公之孫



晉。使熹書其後以推明之。熹謝不敢。而其請愈力。不得辭也。顧嘗論之。以爲使公之言用於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圍迫之憂。用於靖康。則宗國必無顛覆之禍。用於建炎。則中原必不至於淪陷。用於紹興。則旋軫舊京。汎掃陵廟。以復祖宗之土宇。而卒報不共戴天之讎，其已久矣。夫豈使王業偏安於江海之滋。而尙貽吾君今日之憂哉。顧乃使之數困於庸夫孺子之口。而不得卒就其志。豈天之愛人。有時而不勝夫氣數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深或淺。而其相推相盪。固有以迭爲勝負之勢。而至於然與。嗚呼。昔荆通每讀樂毅書。未嘗不廢書而嘆。安知異時不有掩卷太息而垂涕於斯者耶。雖然。今天子方總羣策以圖恢復之功。使是書也。得備清閒之燕。而幸有以當上心者焉。則有志之士。將不恨其不用於前日。而知天之所以生公者。真非偶然矣。因次其說。以附於卷末。使覽者無疑於福公之言云。

吳 儆

【傳略】 吳儼。字益恭。宋休甯人。紹興進士。歷知秦州。朱熹。張栻。皆與之友善。栻稱其忠義果斷。緩急可仗。以親老請祠。餘間與從遊者窮經論史。分齋肄業。卒諡文肅。有竹洲集。

### 上蔣樞密書

某聞天下之大勢有二。有紛紜未定之勢。有敵國相持之勢。紛紜未定之勢。利疾戰。而敵國相持之勢。宜緩圖。而敵國相持之勢。宜緩圖。利疾戰而緩圖。則必有養虎遺患之悔。宜緩圖而疾戰。則必有喪師自蹙之災。何者。紛紜之初。國無定君。君無定臣。勝則鴟張。敗則瓦解。故於此時。利疾戰以決一勝。緩則敵國之形成。割據之患生。勢無及矣。敵國相持之後。上有君矣。君有臣矣。人心既附。則不可以遽離。形勢既固。則不可以遽奪。故於此時宜緩圖以待萬全之舉。而僥倖於一戰。幸而或勝。必至於敗。不幸而敗。必至於亡。古之知兵者之所深忌也。自三代之衰。天下之勢。或離或合。相爲循環。而其所以興敗之機。未嘗不由於此。秦之興也。天下之勢立敵而相持。故其計出於緩圖。漢高祖

之興也。天下之勢紛紜而未定。故其計出於疾戰。光武知高祖所以得天下之勢。故不置隴蜀於瘡痍未瘳之時。本朝太祖皇帝。知秦之所以取六國之謀。故遺諸國於太宗皇帝之世。曹操符堅不知敵國相持之不可以疾戰。故喪赤壁淝水之師。以成吳晉之強。唐肅代不知紛紜未定之不可以緩圖。故置河北於度外。以成藩鎮之禍。謀人之國。可不審哉。恭維國家。自靖康以來。天下之勢。蓋屢變矣。建炎再造之初。紛紜未定之勢也。紹興治定之際。敵國相持之勢也。黏罕兀朮屢屨於再造之初。而顏亮欲僥倖於治定之際。虜人之計。既已失矣。而前日諸公之謀。復不知大勢之所在。蓋顏亮就戮之日。中原幾於紛紜。虜雅定位之後。南北幾於立敵。諸將當紛紜未定之時。不能越淮而發一矢。暨敵國之勢已定。乃欲長驅而定中原。前日之計。又已失矣。今日審天下之勢而定緩急之計。閣下之任也。今之士大夫相與建議於朝廷之上。而遊談於道路之間。非和則守。非守則戰。夫和與守與戰三者一時之計。而非天下大計之所在也。天下大計之所在。必先審天下之大勢而預定焉。大

計既定。則與之和焉。可以驕其志。戰焉可以疲其民。守焉可以乘其隙。苟惟不然。則和必失於苟安。戰必失於輕舉。守必至於自敝。苟安則有異時之患。輕舉則有目前之變。自敝則無安靜之期。閣下於此。固已深察而審慮之矣。某草茅之賤士。庠序之陳人。論天下之大計。以納於不測之誅。惟閣下察其所言。非出於因時附會而遷就其說也。

## 黃 幹

【傳略】 黃幹。字尚質。宋長溪人。師事朱熹。著述甚富。官至直學士。有五經講義四書紀聞諸書。

## 與金陵制使李夢聞書

榦離里中之日。拜領台翰之辱。抵郡視事之三日。又蒙專人寵頒誨墨。謙尊下逮。捧讀感悚。榦衰病不才。奉祠還里。便已爲終焉之計。與郡之命。初亦未敢祇受。尋聞制閩之命。屬之一代偉人。榦復得託在按臨之下。是以不

敢復辭。初亦欲取道金陵。求聽約束而後行。又恐在道日久。且或議其有所干請。遂不果如所願。得中都親故書。亦知台慈軫念。欲置之幕府。榦識見淺陋。亦何足以當此。然既在部封屬吏之末。則凡有所見所聞。自當詳悉吐露。亦與入幕無異。願嘗平居以思。則今日之事。誠不得不慮。所以慮之者。亦誠有所其難。新虜有崛興炎炎之勢。殘寇有遁逃衝決之虞。郡盜有分裂割據之憂。邊民有乘時幸亂之意。一動則百變交起。其將何以應之。雖朝廷安靜。國祚靈長。誠有可恃。然中原雲擾。豈能終無變哉。特緩急異耳。國家素以仁厚立國。所以治安三四百年。然其弊亦以是而失之大弱。東南風氣。亦不若西北之勁。秦氏倡爲和議。而忠義之心。益以消沮。今欲鼓而作之。豈易事哉。朝廷起尙書於士論所共服之中。自可以談笑而折衝於千里之外。其所施行。必有出於世俗謀慮之表。如榦輩安能效涓埃之益哉。然尙書之所以顧念者。不啻如子弟骨肉。則區區鄙見。亦不敢自默。大抵當大任者。亦須伸縮自由。言聽計行。然後乃可爲。若謀之於外。而制之於內。人之

所見不周。而事十全之利。以吾之焦勞計慮。而或者乃安坐而指其小疵以議之。則決無可爲之理。齊威之於夷吾。勾踐之於范蠡。皆舉國以聽之。而事業之就。僅能如許。則亦可鑒矣。今國勢之弱甚矣。兵不素練。財不素蓄。人才不素養。舉世之人。皆欲行其私以肥其身。此何等氣象。而欲禦此大變耶。當此任者。非有以更張之。乃欲一切聽命於人。以參苓甘朮。欲愈沈疴九死之疾。未見其可也。儒生之論。迂闊而不可行。俗吏之論。鄙近而不足行。惟尙書超然遠覽。起至強於至弱之中。致富於至貧之地。使前所謂四可憂者。皆望風畏懾。而萬一有乘吾之虛。而吾必有以制之庶乎其可也。今之爲制帥者。或以好殺而失人心。或以偷安而不厭物議。天下之望尙書者。不但兩淮之兩路而已。况廟堂之於尙書。亦可謂相知之深者。惟在我籌度利害。使其足以壯國勢而消外侮。毋陷於儒生俗吏之言。亦當無不聽從者矣。冒昧僭率。皇恐死罪。

## 陸游

【傳略】陸游。字務觀。宋山陰（今紹興）人。早歲有文名。以蔭謀登仕郎。舉試薦送屢前列。爲秦檜所嫉。檜死。孝宗稱其力學有聞。言論剴切。除樞密院編修。後知夔巖二州。皆有建白。與范成大以文字交。不拘禮法。人讚其頹放。因自號放翁。才氣超逸。尤長於詩。感懷時勢。多慷慨之詞。愛蜀道風土。故題詩集曰。劍南詩鈔。卒年八十五。遺詩文集多種。

### 觀大散關圖有感

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二十抱此志。五十猶癯儒。大散陳倉間。山川鬱盤紆。勁風鍾義士。可與共壯圖。坡陁咸陽城。秦漢之故都。王氣浮夕靄。宮室生春燕。安得從王師。汎掃迎皇輿。黃河與函谷。四海通舟車。士馬發燕趙。布帛來青徐。先當營七廟。次第畫九衢。偏師縛可汗。傾都觀受俘。壽上大安宮。復爲正觀初。丈夫畢此願。死與螻螳殊。志大浩無期。醉胆滿空軀。

### 感憤

形勝崎嶇在。英豪趙魏多。精兵連六郡  
慷慨鴻門會。悲傷易水歌。幾人懷此志

(按)六郡係指隴西天水  
安定北地上郡河西

要地控三河。

送老一漁叢。

### 觀運糧圖

王師北伐如宣王。風馳電掣復土疆。中軍歌舞入洛陽。前軍已渡河流黃。馬  
聲蕭蕭陣堂堂。直跨井陘登太行。壺漿簞食滿道旁。芻粟豈復煩車箱。不須  
絕漠追敗亡。亦勿分兵取河湟。但令中夏歌時康。千年萬年無餽糧。

### 隴頭水

隴頭十月天雨霜。壯士夜挽綠沈槍。臥聞隴水思故鄉。三更起坐淚數行。我  
語壯士勉自強。男兒墮地志四方。裹屍馬革固其常。豈若婦女不下堂。生逢  
和親最可傷。歲輦金絮輸胡羌。夜視大白收光芒。報國欲死無戰場。

### 江北莊取米作飯香甚有感

我昔從戎清渭側。散關嵯峨下臨賊。織衣上馬就堅冰。有時三日不火食。山籬  
畚粟雜沙滲。黑黍黃麻如土色。飛霜掠面寒壓指。一寸赤心惟報國。卽今歸



臥檣山下。眼昏臂弱衰境逼。新杭炊飯香出甌。風飧澗飲何曾識。我豈農家志溫飽。閉戶惟思事耕織。征遼詔下倘可期。盾鼻猶堪試殘墨。

書憤

白髮蕭蕭臥澤中。祇憑天地鑒孤忠。阨窮蘇武餐氈久。憂憤張巡嚼齒空。細雨春燕上林苑。頽垣夜月洛陽宮。壯心未與年俱老。死去猶當作鬼雄。鏡裏流年兩鬢殘。寸心自許尚如丹。衰遲罷試戎衣窄。悲憤猶爭寶劍寒。遠戍十年臨的博。(按)的博在四川理番縣壯圖萬里戰皋蘭。(按)即今蘭州關河自古無窮事。

誰料如今袖手看。

北望感懷

榮河溫洛帝王州。七十年來禾黍秋。大事竟爲朋黨誤。遺民空嘆歲時遒。乾坤憾入新豐酒。霜露寒侵季子裘。食粟本同天下賁。孤臣敢獨慶深憂。

書事

北征談笑取關河。盟府何人策戰多。掃淨塵煙歸鐵馬。翦空荆棘出銅駝。史

臣歷紀平戎策。壯士遙傳入塞歌。自笑書生無寸效。十年枉是枕瑯戈。

### 聞蜀盜已平獻馘廟社喜而有述

北伐西征盡聖謨。天聲萬里慰來蘇。橫戈已見吞封豕。徒手何難取短狐。學士誰陳平蔡雅。將軍方上取燕圖。老生自憫歸耕久。無地能捐六尺軀。

### 卽事

萬里山河拱至尊。羽林鐵騎若雲屯。羣公先正不復作。故國世臣誰尙存。河洛可令終左袵。芻蕘何自達修門。王師一日臨榆塞。小醜黃頭豈足吞。

### 感憤

今皇神武是周宣。誰賦南征北伐篇。四海一家天歷數。兩河百郡宋山川。諸公尙守和親策。志士虛捐少壯年。京洛雪消春又動。永昌陵上草芊芊。

### 塞上

塞上今年有事宜。將軍承詔出全師。精金錯落入尺馬。刺繡鮮明五丈旗。上谷飛弧傳將令。蕭關積石列城陴。不應募府無班固。早晚燕然刻頌詩。

### 聞虜政衰亂掃蕩有期喜成口號

正朔今年被百蠻。遙知喜色動天顏。風雷傳號臨春水。貔虎移軍過玉關。博士已成封禪草。單于將就會朝班。孤臣老抱周南憾。壯觀空存夢想閒。遺虜遊魂肯足憂。漢家方運幄中籌。天開地闢逢千載。雷動風行遍九州。刁斗令嚴青海夜。旌旗色照鐵關秋。功名自是英豪事。不用君王萬戶侯。

### 書憤

早歲那知世事艱。中原北望氣如山。樓船夜雪瓜州渡。鐵馬秋風大散關。塞上長城空自許。鏡中衰鬢已先斑。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閒。

### 縱筆

東都宮闕鬱嵯峨。(東都指汴京)忍聽胡兒敕勒歌。雲隔江淮翔翠鳳。露霑荆棘沒銅駝。

丹心自笑依然在。白髮將如老去何。安得鐵衣三萬騎。爲君王取舊山河。行省當年駐隴頭。腐儒隨牒亦西遊。千艘衝雪魚關曉。萬灶連雲駱谷秋。天道難知胡更熾。神州未復士堪羞。會須瀝血書封事。請報天家九世讎。

述懷

尺寸雖無補縣官。此心炯炯實如丹。羯胡未滅敢愛死。尊酒在前終鮮歡。亞父抱忠撞玉斗。虞人守節待皮冠。縱言老病摧頽甚。壯氣猶憑後代看。

書嘆

高廟衣冠月出遊。中原父老淚交流。諸公誰效回天力。散吏空懷恤緯憂。雨細漁菴晨舉網。月明耕隴夜驅牛。神州克復知何日。北望飛蓬萬里秋。

枕上偶成

放臣不復望修門。身寄江頭黃葉村。酒渴喜聞疏雨滴。夢回愁對一燈昏。河潼形勝甯終棄。周漢規模要細論。自憾不如雲際雁。南來猶得過中原。

塞上曲

秋風獵獵漢旗黃。曉陌霜清見太行。車載氈廬駝載酒。漁陽城裏作重陽。將軍許國不懷歸。又見桑乾木葉飛。要識君王念征戍。新秋已報賜冬衣。金鼓轟轟百里聲。繡旗寶馬照川明。王師仗義從天下。莫道南兵夜斫營。

老矣猶思萬里行。翻然上馬始身輕。玉關去路心如鐵。把酒何妨聽渭城。

### 估客有自蔡州來者感悵彌日

洮河馬死劍鋒摧。綠髮成絲每自哀。幾歲中原消息斷。喜聞人自蔡州來。  
百戰元和取蔡州。如今胡馬飲淮流。和親自古非長策。誰與朝家共此憂。

### 北望

北望中原淚滿巾。黃旗空想渡河津。丈夫窮死由來事。要是江南有此人。

### 感事

鷄犬相聞三萬里。遷都豈不有關中。廣陵南幸雄圖盡。淚眼山河夕陽紅。  
堂堂韓岳兩驍將。駕馭可使復中原。廟謀尙出王導下。顧用金陵爲北門。  
渭上晝昏吹戰塵。橫戈慷慨欲忘身。東歸卻作漁村老。自誤青春不怨人。  
捫蝨當時頗自奇。功名遠付十年期。酒澆不下胸中恨。吐向青天未必知。

### 秋夜將曉出籬門迎涼有感

三萬里河東入海。五千仞嶽上摩天。遺民淚盡胡塵裏。南望王師又一年。

# 太息

書生忠義與誰論。骨朽猶應此念存。砥柱河流僊掌日。死前恨不見中原。

## 示兒

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 辛棄疾

〔傳略〕辛棄疾。字幼安。歷城人。金主亮死。中原豪傑并起。棄疾佐耿京聚兵山東。欲圖義舉。不成。南走謁孝宗。出知滁州。累遷至守龍圖閣待制致仕。棄疾豪俠尙氣節。善長短句。悲壯激烈。有稼軒集行世。

## 賀新郎（同父見和再用韻答之）

老大那堪說。似而今。元龍臭味。孟公瓜葛。我病君來高歌飲。驚散樓頭飛雪。笑富貴千鈞如髮。硬語盤空誰來聽。記當時。只有西窗月。重進酒。換鳴瑟。事無兩樣人心別。問渠儂。神州畢竟。幾番離合。汗血鹽車無人顧。千里空收駿骨。正目斷。關河路絕。我最憐君中宵舞。道男兒。到死心如鐵。看試手。補天裂。

又、（用前韻贈金華杜仲高）

細把君詩說。恍餘音。鈞天浩蕩。洞庭膠葛。千丈陰崖塵不到。惟有層冰積雪。乍一見。寒生毛髮。自昔佳人多薄命。對古來。一片傷心月。金屋冷。夜調瑟。去天尺五君家別。看乘空。魚龍慘淡。風雲開合。起望衣冠神州路。白日銷殘戰骨。歎夷甫諸人清絕。夜半狂歌悲風起。聽錚錚陣馬簷間鐵。南共北。正分裂。

水調歌頭

（舟次揚州和楊濟翁同顯先韻）

落日塞塵起。胡馬獵清秋。漢家組練。十萬列艦聳層樓。誰道投鞭飛渡。憶昔鳴騶血污。風雨佛狸愁。季子正年少。匹馬黑貂裘。今老矣。搔白首。過揚州。倦游欲去。江上手種橘千頭。二客東南名勝。萬卷詩書事業。嘗試與君謀。莫射南下虎。直覓富民侯。

又、（壽趙漕介菴）

千里渥洼種。名動帝王家。金鑾當日。奏艸落筆萬龍蛇。帶得無邊春下。等

待江山都老。教看鬢方鴉。莫管錢流地。且擬醉黃花。喚雙成。歌弄玉。舞綠華。一觴爲飲。千歲江海吸流霞。聞道清都帝所。要挽銀河仙浪。西北洗胡沙。回首日邊去。雲裏認飛車。

### 滿江紅

(賀王帥宣子平湖南寇)

笳鼓歸來。舉鞭問。何如諸葛。人道是。匆匆五月。渡瀘深入。白羽生風貌。虎譟。青溪路斷鼙鼙泣。早紅塵一騎落平岡。捷書急。三萬卷。龍頭客。渾未得。文章力。把詩書馬上。笑驅鋒鏑。金印明年如斗大。貂蟬却自兜鍪出。待刻公勲業。列雲霄。活溪石。

### 又

漢水東流。都洗盡。髭胡膏血。人盡說。君家飛將。舊時英烈。破敵金城雷過耳。談兵玉帳冰生頰。想王郎結髮賦從戎。傳遺業。腰間劍。聊彈鋏。尊中酒。堪爲別。况故人新擁。漢壇旌節。馬革裹屍當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說。但從今記取楚臺風。庾樓月。



木蘭花慢（席上送張仲固興元）

漢中開漢業。問此地。是耶非。想劍指三秦。君王得意。一戰東歸。興亡事。今不見。但山川滿目淚沾衣。落日胡塵未斷。西風塞馬空肥。一篇書是帝王師。小試去征西。更艸艸離筵。匆匆去路。愁滿旌旗。君思我。回首處。正江涵秋影雁初飛。安得車輪四角。不堪帶減腰圍。

水龍吟（甲辰歲壽南潤尙書）

渡江天馬南來。幾人真是經綸手。長安父老。新亭風景。可憐依舊。夷甫諸人。神州沉陸。幾曾回首。算平戎萬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况有文章山斗。對桐陰。滿庭清晝。當年墮地。而今試看。風雲奔走。綠野風煙。平泉艸木。東山歌酒。待他年整頓。乾坤事了。爲先生壽。

永遇樂（京口北固亭）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艸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嘉艸艸

。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  
。佛狸詞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尙能飯否。

### 漢宮春

(會稽秋風亭觀雨)

亭上秋風。記去年嫋嫋。曾到吾廬。山河舉目雖異。風景非殊。功成者去。  
覺團扇。便與人疎。吹不斷。斜陽依舊。茫茫禹跡都無。千古茂陵祠在。  
其風流章句。解擬相如。只今木落江冷。渺渺愁余。故人書報。莫因循。忘  
却尊鱸。誰念我。新涼燈火。一編太史公書。

### 定風波

(用韻時國華置酒歌舞寄盛)

莫望中州歎黍離。元和盛德要君詩。老去不堪誰似我。歸臥。青山活計費尋  
思。誰築詩壇高十丈。直上。看君斬將更擎旗。歌舞正濃還有語。記取。  
鬚髯不似少年時。

### 破陣子

(爲陳同甫賦壯詞以專之)

醉裏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絃翻塞外聲。沙場秋  
點兵。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絃驚。了却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

。可憐白髮生。

小重山

(登京口北固亭有懷)

何處望神州。滿眼風光北固樓。千古興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  
年少萬兜鍪。坐斷東南戰未休。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生子當如孫仲謀。

鷓鴣天

(和張子志提舉)

別後粧成白髮新。空教兒女笑陳人。醉尋夜雨旗亭酒。夢斷東風輦路塵。  
騎驂駢。籀青雲。看公冠佩玉階春。忠言句句唐虞際。便是人間要路津。

菩薩蠻

功名飽聽兒童說。看公兩眼明如月。萬里勒燕然。老人書一編。玉階方寸地。好趁風雲會。他日赤松遊。依然萬戶侯。

卜算子

千古李將軍。奪得胡兒馬。李蔡爲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芸艸去陳根。篔竹添新瓦。萬一朝廷舉力田。舍我其誰也。

# 文天祥

【傳略】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號文山。宋吉水人。舉進士第一。德佑初。元兵入寇。應詔勤王。拜右丞相。奉命使元軍請和。被拘。遁還真州。益王立。召至福州。進左丞相。督軍出江西。敗守南嶺。衛王立。加少保。封信國公。進兵屯潮陽。元將張弘範軍掩至。被執。拘燕京三年。元人百計勸降。不屈。及殺之。臨刑。作正氣歌以見志。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嚮拜而死。年四十七。元主嘆爲眞男子。有文文山集。

## 賜男陞子批

父少保樞密使都督信國公批付男陞子。汝祖革齋先生。以詩禮起門戶。吾與汝生父及汝叔。同產三人。前輩云。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吾與汝生父。俱以科第通顯。汝叔亦致簪纓。使家門無虞。骨肉相保。皆奉先人遺體。以終於牖下。人生之常道也。不幸宋遭陽九。朝社淪亡。吾以備位將相。義不得不徇國。汝生父與汝叔。姑全身以全宋祀。惟忠惟孝。各行其志矣。吾二子。長道生。次佛生。佛生失之於亂離。尋聞已矣。道生。汝兄也。以病歿於惠之郡治。汝所見也。嗚呼痛哉。吾在潮陽。聞道生之禍。哭於庭。復哭於

廟。卽作家書報汝生父。以汝爲吾嗣。兄弟之子曰猶子。吾子必汝。義之所出。心之所安。祖宗之所享。鬼神之所依也。及吾陷敗。去北營中。汝生父書自惠陽來。曰陞子宜爲嗣。僅奉潮陽之命。及來廣州爲死別。復申斯言。傳云。不孝無後爲大。吾雖孤子於世。然吾革齋之子。汝革齋之孫。吾得汝爲嗣。不爲無後矣。吾委身社稷。而復道不孝之責。賴有此耳。汝性質闔爽。志氣不暴。必能以學問世吾家。吾爲汝父。不得面自訓汝誨汝。汝於六經。其專治春秋。觀聖人筆削褒貶輕重內外而得其說。以爲立身行己之本。識聖人之志。則能繼吾志矣。吾網中之人。引決無路。今不知死何日耳。禮。狐死正首丘。吾雖死萬里之外。豈頃刻而忘南嚮哉。吾一念已注於汝。死有神明。厥惟汝歆。仁人之事親也。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汝念之哉。

指南錄後序

德祐二年正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時北兵已迫修門外。戰守遷皆不及施。縉紳大夫士萃於左丞相府。莫知計所出。會使轍

交馳。北邀當國者相見。衆謂予一行爲可以紓禍。國事至此。予不得愛身。意北亦尙可以口舌動也。初奉使往來。無留北者。予更欲一覘北。歸而求救國之策。於是辭相印不拜。翌日。以資政殿學士行。初至北營。抗辭慷慨。上下頗驚動。北亦未敢遽輕吾國。不幸呂師孟構惡於前。賈餘慶諂於後。予羈縻不得還。國事遂不可收拾。予自度不得脫。則直前詬虜帥失信。數呂師孟叔姪爲逆。但欲求死。不復顧利害。北雖貌敬。實則憤怒。二貴酋名曰館伴。夜則以兵圍所寓舍。而予不得歸矣。未幾。賈餘慶等以祈請使詣北。驅予并往。而不在使者之目。予分當引決。然而隱忍以行。昔人云。將以有爲也。至京口。得間奔真州。卽具以北虛實告東西二閫。約以連兵大舉。中興機會。庶幾在此。留二日。維揚帥下逐客之令。不得已。變姓名。詭蹤跡。草行露宿。日與北騎相出沒於長淮間。窮餓無聊。追購又急。天高地迥。號呼靡及。已而得舟避渚洲。出北海。然後渡揚子江入蘇州洋。展轉四明天台以至於永嘉。嗚呼。予之及於死者。不知其幾矣。詆大酋當死。罵逆賊

當死。與貴酋處二十日爭曲直屢當死。去京口挾匕首以備不測。幾自剄死。經北艦十餘里。爲巡船所物色。幾從魚腹死。真州逐之城門外。幾徬徨死。如揚州。過瓜洲揚子橋。竟使遇哨無不死。揚州城下。進退不由。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圍中。騎數千過其門。幾落賊手死。賈家莊上幾爲巡徼所凌迫死。夜趨高郵。迷失道。幾陷死。質明避哨竹林中。邏者數十騎。幾無所逃死。至高郵。制府檄下。幾以捕係死。行城子河。出入亂屍中。舟與哨相後先。幾邂逅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無辜死。道海安如皋。凡三百里。北與寇往來其間。無日而非可死。至通州。幾以不納死。以小舟涉鯨波。出無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嗚呼。生死晝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惡。層見錯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予在患難中。間以詩記所遭。今存其本不忍廢。道中手自抄錄。使北營留北關外爲一卷。發北關外歷吳門毗陵渡瓜洲復還京口爲一卷。脫京口趨真州揚州高郵泰州通州爲一卷。自海道至永嘉來三山爲一卷。將藏之于家。使來者讀之。悲予志焉。嗚呼。

予之生也幸。而幸生也何爲。所求乎爲臣。主辱臣死。有餘僂。所求乎爲子。以父母之遺體。行殆而死。有餘責。將請罪於君。君不許。請罪於母。母不許。請罪於先人之墓。生無以救國難。死猶爲厲鬼以擊賊。義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修我戈矛。從王于師。以爲前驅。雪九廟之恥。復高祖之業。所謂誓不與賊俱生。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亦義也。嗟夫。若予者。將無往而不得死所矣。向也。使予委骨於草莽。予雖浩然無所愧怍。然微以自文於君親。君親其謂予何。誠不自意。返吾衣冠。重見日月。使旦夕得正首丘。復何憾哉。復何憾哉。是年夏五改元景炎。廬陵文天祥自序其詩。名曰指南錄。

### 正氣歌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爲嚴將軍頭。爲嵇侍中血。爲張睢陽



齒。爲顏常山舌。或爲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爲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然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爲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闐鬼火。春院闕天黑。牛驥同一早。鷄栖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珍自辟易。哀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豈有他謬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宿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贊

(天祥死後數日、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衣帶中有贊)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以後。庶幾無愧。

感傷

家國傷冰泮。妻孥嘆陸沉。半生遭萬劫。一落下千尋。各任如曹命。那知吾

輩心。人誰無骨肉。恨與海俱深。

### 鄭思肖

〔傳略〕 鄭思肖。號所南。連江人。宋亡。隱居終身。立志恢復。常于詩文以寄其意。如詠菊曰。甯可枝頭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風中。善畫蘭。而不畫土根。或問其故。則答曰。地爲番人奪去。汝不知耶。所著有心史及所南文集等。激昂慷慨。讀之令人奮發不能自己云。

### 前臣子盟檄

大宋德祐二年九月。大宋孤臣所南鄭思肖作臣子盟檄。曰。上而天。下而地。中天地之中。立人極焉。聖人也。爲正統。爲中國。彼夷狄。犬羊也。非人類。非正統。非中國。曾謂長江天險。莫掩陽九之厄。元凶忤天。篡中國正統。欲以夷一之。人力不勝。有天理在。自古未嘗夷狄據中國。亦未嘗有不亡國。苟不仁。失天下。雖聖智亦莫救。我朝未嘗一日不仁。亂臣賊子。天闕國脈。貪官虐吏。剝剝民命。君上本無失德。今犬羊愈恣橫逆。畢力南入。吾指吾在此。賊決滅於吾手。苟容夷狄大亂。當不復生。吾觀吾之身。天地之身。父母之身。中國之身。讀聖賢書。學聖賢事。是與聖賢爲徒。

奚敢化爲賊而忘吾君吾父吾母也。欲彎弓射賊。曷能顧母存亡。欲偷生事母。何以扶國顛覆。舍忠不足爲孝。舍孝不足爲忠。以是遲遲二三百日間。狂而不甯。淚苦流膽。心赤凝血。挺然語孤忠。孑然立大義。與世相背。獨立無涯。我母龍鍾。憂憤成疾。且莫無期。奚生其生。叫日而日未出。泣夜而夜何長。愈久愈不變。愈不可爲愈爲。譬賤隸婦。富少年智誘以私。彼不肯玷厥夫。爲烈婦。譬貧儒子。貴公卿謀遷爲後。彼不忍舍乃父。爲孝子。苟有異代聖人。下舉匹夫任以天下事。彼不願背主而相之。爲忠臣。萬潔一污非烈婦。小從大違非孝子。一月不變三月變矣。一年不變二年變矣。或者雖不甘從賊。置大宋已不可爲。且且爲真主望。非忠臣。何哉。婦無二夫。子無二父。臣無二君。縱姬發或興。亦不陳洪範書。吾爲大宋民。吾君之德不紂。彼非姬發而夷狄。天如之何傾有道之國。夷齊不懷殷惡。不臣姬發之聖。汝輩獨不思大宋忠厚。不怒逢賊慘毒。皆樂然媚鬼求長生術。疇悟其自促乃死。向之喃喃譁譁誓死不變者。亦委天命于數。僞夷狄以王。胥而爲賊。

反叱吾愚。執方癡謀。不與時遷。譽其爲聖。求變富貴也。聞之心裂。痛不可言。國家大讎未報。天下大迷未寤。我心大憂未釋。仰無天。俯無地。莫人其爲人之道。學匪詞章之謂。所以學爲人。人匪形體之謂。所以人其忠孝。萬世大經。不逾忠孝。一人忠教百千萬人忠。一人孝教百千萬人孝。生非所愛。死非所畏。生不得其道。死則爲榮。父教於昔。母諭於今。不得不大。一舉而殛賊。卽舊邦新之。於以正天地大位。于以開日月新光。天下忠臣義士。耳茲血盟。願相從而興火德。復炎炎中天乎。實父之願。實母之願。表忠臣義士於旣往。誅亂臣賊子於方來。誓大播厥盟。與國家其無斁。

### 後臣子盟檄

德祐四年正月。作後臣子盟檄曰。我被國家仁最深。受父母恩最重。生長理皇聖德汪洋之中。飛躍道化流行之下。詩書理義。誠明其心。衣冠禮樂。光華于躬。爲三朝太平民。一旦罹此禍凶。禽獸其形。乃食人食。得不思夫宋

乎。豈意天下俯首從賊。竟忘遽變毛角。居禽獸列。乃曰數也。勢不可爲也。理無不亡國也。然昔之國亡。必有太康孔甲桀紂幽厲哀平桓靈僖昭之君。酷虐禍亂。大壞天下數十年。民大怨怒。奚而不喪。本朝人君。萬無一焉。故憤悶不平。思宋者衆。甯有一祖十四宗。至仁中國。竟若是而已夫。天理必不然也。惟我朝德澤洽人心也深。故有李公芾李公庭芝姜公才趙公與擇趙公准陳公文龍趙公卯發王公安節阮公正己輩。俱死忠烈。大有可觀。是數人奇哉。燁燁乎有光華。垂清風於無窮。今死守不失節者。丞相文公天祥。遁身南歸。武臣張公世傑。相與驅馳。少傳陳公宜中。挾二王而主之。三宮狩北。未有還期。二王奔南。未奏膚功。上下錯亂。天怒神怨。正臣子報國忠義自見之日。虎兕區人域。吾與汝皆腥涎中食。盍反自思焉。古今忠臣義士。英壯激烈。高風凜然。吾亦人也。獨不能爲之乎。雖父母遺體。不敢毀傷。坐視君上蒙大難不救。又棄父母所育之身。作犬羊類。生不爲全人。死不得全歸。終古啣冤。痛於罔極。何忍負吾君。何忍負吾父。何忍負吾母。不爲

君子。終身忠孝。乃本分事。一毫悖謬。爲大惡人。父授我語也。吾父立節剛潔。見理極明。苟在。逆知必死於此賊。又母氏教以唯學父爲法。極拳拳深望中興事。期我大有爲當世。若不殄逆類。炳炎圖。是違父母遺訓。爲不孝子。詎不大逆。生爲吾大宋之民。生爲吾父母之子。實一世良遇也。倏遭瀕洞。腥汗社稷。淚盡心破。安敢有生。當與賊大決一勝。終其爲人臣人子之道。或曰子身不過五尺。弓莫挽三斗強。言空無實。力孤不支。宜箝口命餘生。不然子之血醢矣。嗟夫身可殺。心不可殺。形可泯。理不可泯。平生讀父書。箕而不弓。裘而不冶。然至剛至大之氣。則塞乎天地間。自反而縮。果其往。一舉中度。天地光明。開大宋兩中興之運。緝先王萬年文明之治。仰拜吾君九天之上。俯拜吾父母九京之下。臣子之事。或庶幾乎。今雲霧晦塞。草木淒苦。四顧空空。舍我其誰。臣子盟檄所以作。曰。君子盟檄何義。臣不敢忘君。子不敢忘父母。誓吾心不變曰盟。勸國人皆忠曰檄。作於德祐二年九月。晝夜焦思。欲舉大事。何期舍垢隱忍。閱五百日。圖其大當重其事。謀其成不計其日。

又懼久而或弛。復喜勇于決行。斷斷然無負人臣人子之事。吾違茲盟雷殛其形。理誅其罪。人違茲盟。惟理所在。惟公乃行。人心天理。克已則明。敢率爾舊民。羣興萬動。協心不作。恭聽號令。勦茲強醜。聿新有宋家邦。速觀乃有成。俾厥今之人。各正天倫。亦期彼後世。咸罔違是盟。是年九月復跋之曰。我幼愚頑。無有慧性。凡一毫以上。非我父懇切教之。今無以明大義。長而拙懶。不解生理。凡一日之生。非我母勤儉育之。決無以至今日。家庭之訓。歷歷胸中。天可窮其高。地可極其厚。吾父母之恩。大不可而思也。二十二歲無父。三十五歲無君。三十六歲無母。又三十八歲無子。今爲無君無父無母無子之人。傷哉。又聞我父曰。生死事小。失節事大。臣之于君。有死無二。且謂我祖我父。傳家惟忠孝而已。庸授於汝。毋忘父言。我屢嘗竟夜繚繚。悲泣哽咽。以國以家。反覆思之。君師所教所育我者如此。父母所教所望我者又如此。今所爲乃若彼。安乎忍乎。此臣子盟檄不容不作。旣盟之。又盟之。實有大不可已者。誓行臣子當然之事也。夫螫龍一出。

頃刻霽雨。壯士長嘯。剗爾生風。前後二檝。奚爲空言。時一誦之。心勇氣動。天日愁變。儼若坐雲吐空。手舉滄海。淨滌大地腥穢。頓復清明之天。意頗快然。故申之以跋。淬礪乃志。決其必爲。不然。縱累千萬篇空文。無益也。今惟以行之一字。痛誓于心。終施于事。將與天下終始。同爲大宋民。期不渝於初心焉。後之覽斯文者。察其深切痛苦之心。亦當爲之一下淚也。九月望後。復詩以盟之曰。死亦烏可已。丹心闡大猷。恭承父母教。用翦國家讎。日破四洲夜。天開六幕秋。終當見行事。不與世同流。時宋德祐四年戊寅歲冬至日。大宋孤臣鄭思肖泣血誓心而書。

### 文丞相敘

國之所與立者。非力也。人心也。故善觀人之國家者。惟觀人心何如爾。此固儒者尋常迂闊之論。然萬萬不踰此理。今天下崩裂。忠臣義士死於國者。極慷慨激烈。何啻百數。曾謂漢唐末年有是夫。於是可以覘國家氣數矣。藝祖曰。宰相須用讀書人。大哉王言。直驗於三百年後。丞相文公天祥。才略



奇偉。臨大事無懼色。不敢易節。德祐一年乙亥夏。遭韃深迫內地。公時居鄉。挺然作檄書。盡傾家資。糾募吉贛鄉兵三萬人勤王。除浙西制置使。九月。至平江開闢。十一月。朝廷召公以浙西制置使勤王。入行在。二年。丙子正月。韃兵犯行在皋亭山。丞相陳宜中奏請三宮不肯遷駕。卽潛挾二王奔浙東。韃僞丞相伯顏聞而心變。急欲直入屠弑京城。在朝公卿咸驚懼。衆從與文公使韃軍前與虜語。朝廷假公以丞相名。及出。一見逆臣呂文煥。卽痛數其罪。又見逆臣范文虎。亦痛數其罪。文煥文虎意俱怒。導見虜酋伯顏。公竟據中坐胡牀。仰面瞠目撚鬚翹足。倨傲談笑。虜酋伯顏問其爲誰。公曰大宋丞相文天祥。伯顏責不行胡跪之禮。公曰我南朝丞相。汝北朝丞相。丞相見丞相不跪。遂終不屈。其他公卿朝士見虜酋。或跪或拜。賣國乞命。獨公再三與韃酋伯顏慷慨辨論。尙以理折其罪。辨析夷夏之分。語意皆不失國體。深反覆論文煥之逆。伯顏竟解文煥兵權。又沮遏伯顏直入屠弑虜掠京城百姓之凶。伯顏始怒終敬。爲其所留。不復縱入京城。竟挾北行。至京口。

賊酋阿朮勒丞相諸使親札諭維揚降韃。獨文公不肯署名。虜酋暫留公京口虜館。時維揚堅守城壁。與賊酋阿朮據京口對壘。虜賊禁江禁夜把路把巷甚嚴密。公開關百計。擲金買監絆者之心。寓意同監絆虜酋往來妓館。褻狎買笑。意其相得相忘。又得架閣杜滸。相與爲謀。二月晦夜。遁出城。偷渡江。登真州岸。偷歷賊寨。勞苦跋涉難譬。時全太后幼帝北狩。將道經維揚。公欲借揚州兵與賊戰。邀奪二宮還行內。公叫揚州城。揚州疑公不納。復西行叫真州城。卽差軍送東往泰州。由海而南。南北之人悉以公爲神。朝廷重拜爲右丞相。又於汀漳開募士卒萬餘人。勦叛臣易正大。驅馳二三年。景炎三年。歲在戊寅。十一月。潮陽縣倖賊。服腦子不死。爲賊所擒。終不屈節。談笑自若。賊以刀脅之。笑曰。死末事也。此豈可嚇大丈夫耶。嘗伸頸受之。賊逼公作書說張少保世傑叛南歸北。公曰。我旣大不孝。又教人不孝父母耶。不從其說。賊擒公至幽州。見僞丞相博羅等。不跪。衆虜控持。搦腰捺足。必欲其跪。則據坐地上叱罵曰。此刑法耳。豈禮也。賊命通事譯其語。謂公

曰。不肯投拜。有何言說。公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我今日忠於大宋社稷。至此何說。汝賊輩蚤殺我則畢矣。賊曰。語止此。汝道有興有廢。古時曾有人臣將宗廟城郭土地付與別國了。又逃去。有此人否。公曰。汝謂我前日爲宰相。奉國與人而後去之耶。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賣國者有所利而爲之。去之者非賣國者也。我前日奉旨使汝伯顏軍前。被伯顏執我去。我本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之二太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未去之之圖爾。賊曰。德祐嗣君。非爾君耶。公曰。吾君也。賊曰。棄嗣君別去立二王。如何是忠臣。公曰。德祐嗣君吾君也。不幸失國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我立二王爲宗廟社稷計。所以爲忠臣也。從懷帝愍帝而北者非忠臣。從元帝爲忠臣。從徽宗欽宗而北者非忠臣。從高宗爲忠臣。賊曰。二王立得不正。是篡也。公曰。景炎皇帝。度宗長子。德祐嗣君之親兄。如何是不正。登極於德祐已去之後。如何是篡。陳丞相奉二王出宮。具有太皇太后聖旨。如何是無所授命。天與之。人與之。雖無傳受

之命。推戴而立。亦何不可。賊曰。你既爲丞相。若奉三宮走去。方是忠臣。不然。則引兵與伯顏決勝負。方是忠臣。公曰。此語可責陳丞相。不可責我。我不當國故也。賊曰。汝立二王。曾爲何功勞。公曰。國家不幸喪亡。我立君以存宗廟。存一日則一日盡臣子之責。何功勞之有。賊曰。既知不可爲。何必爲。公曰。人臣事君。如子事父。父不幸有疾。雖明知不可爲。豈有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爾。若不可救則命也。今日我有死而已。何必多言。賊曰。汝要死。我不教汝死。必欲汝降而後已。公曰。任汝萬死萬生煅煉。試觀我變耶不變耶。我大宋之精金也。烏懼汝賊輩之熾火耶。汝至死我而止。而我之不變者初不死也。叨叨語十萬劫汝只是夷狄。我只是大宋丞相。殺我卽殺我。遲殺我我之罵愈烈。昔人云。薑桂之性。到死愈辣。金石之性。要終愈硬。公後又云。自古中興之君。如少康以遺腹子興於一旅一成。宣王承厲王之難。匿於召公之家。召周二相立以爲王。幽王廢宜臼。立伯服爲太子。犬戎之亂。諸侯迎之。宜臼是爲平王。漢光武興於南陽。蜀先主帝巴蜀。皆

是出於推戴。如唐肅宗卽位靈武。不稟命於明皇。似類於篡。然功在社稷。天下後世無貶焉。禹傳益不傳啓。天下之人皆曰。啓吾君之子也。謳歌獄訟者歸之。漢文帝卽是平勃諸臣所立。豈有高祖惠帝呂后之命。春秋亡公子入爲國君者何限。齊桓晉文是也。誰謂奔去者不當立。前日汝賊來犯大紀。理不容不避。三王南奔勢也。得程嬰公孫杵臼輩出存趙氏。爲天下立綱常主。撥諸埋而不謬。又甯復問有無授命耶。惜乎先時不曾以此數事歷歷詳說與賊首一聽。此皆公首陷幽州之語。公始被賊擒。欲一見忽必烈。大罵就死。機洩。竟不令見忽必烈。因叛臣青陽留夢炎教忽必烈曰。若殺之。則全彼爲萬世忠臣。不若活之。徐以術誘其降。庶幾郎主可爲盛德之主。忽必烈深善其說。故公數數大肆罵詈。忽必烈知而容忍之。必欲以術陷之於叛而後已。數使人以數剗刺耳語。公始終一辭曰。我決不變也。但求早殺我爲上。賊屢遣舊與公同朝之士密誘化其心。公曰我惟欲得五事曰副。曰斬。曰鋸。曰烹。曰投於大水中。惟不自殺耳。賊又勅太皇傳諭說公降韃。公亦不聽。諸叛臣在北

妬其忠烈。與賊通謀。密設機穿奪其志。公卒不陷彼計。反明以語韃。衆酋盡伏其智。且俾南人羣然問六經子史奇書釋老等疑難之事。令墜於窘鄉。衆謀折其短誤。公朗然辨析。議論了無不通。強辨者皆屈。北人有敬公忠烈。求詩求字者俱至。迅筆書與。悉不吝。公妻妾子女先爲賊所虜。後賊婢公妻妾子女來哀哭勸公叛。公曰。汝非我妻妾子女也。果曰我妻妾子女。甯肯叛而從賊耶。弟璧來亦如是辭之。璧已受僞爵。嘗以韃鈔四百貫遺兄。公曰此逆物也。我不受。璧慚而卷歸。後公竟如風狂狀。言語更烈一見韃之酋長。必大吐曰去。有南人往謁。公問汝來何以。曰來求北地勾當。公卽大吐之曰去。是人數日復來謁。已忘其人曾來。復問曰。汝來何以。是人曉公意惡韃賊。始對曰。特來見公。餘無他焉。公意則喜笑。垂問如舊親識。他日是人復來。公又忘之矣。叛臣留夢炎等皆罵曰風漢。北人指曰鐵漢。千百人曲說其降。公但曰我不曉降之事。虜酋曰。足跪於地則曰降。公曰我素不能跪。但能坐也。賊曰跪後受爵祿富貴之榮。豈不爲樂。何必自取憂苦。公曰旣爲大宋丞

相。甯復效汝賊輩帶牌而爲大耶。或強以虜笠覆公頂上。則取而溺之曰。此濁器也。德祐八年冬。忽有南人謀刺忽必烈。戰栗不果。被賊殺。或謂久留公。終必生變。非利於韃。忽必烈數遣叛臣留夢炎等堅逼公歸逆。謂忽必烈曰。韃鞮不足爲我相。惟文公可以爲之。得其降則以相與之。公曰。汝輩從逆謀生。我獨謀盡節而死。生死殊塗。復何說。大宋氣數尙在。汝輩大逆至此。亦何面目見我。遂唾夢炎等去之。會有中山府薛姓者。告於忽必烈曰。漢人欲挾文丞相擁德祐嗣君爲主。倡義討汝。忽必烈取文公至。問之。公慨然受其事。曰是我之謀也。請全太后德祐嗣君至。則實無其事。公見德祐嗣君卽大慟而拜。且曰臣望陛下甚深。陛下亦如是耶。謂嗣君亦從事於胡服也。忽必烈始甚怒公。然忽必烈意尙愍公忠烈。猶望公降彼。再三說諭。公數然忽必烈五罪。罵詈甚峻。忽必烈問公欲何如。公曰惟要死耳。又問欲如何死。公曰刀下死。忽必烈意欲釋之。俾公爲僧。尊之曰國師。或爲道士。尊之曰天師。又欲縱之歸鄉。公曰。三宮蒙塵。未還京師。我忍歸忍生耶。但求死

而已。且痛罵不止。諸酋咸勸殺之。毋致日後生事。忽必烈使令殺之。公聞受刑。歡喜踴躍就死。行步如飛。臨下刃之際。忽必烈又遣人諭公曰。降我則令汝爲爲頭丞相。不降則殺汝。公曰不降。且繼之以罵。及再俟忽必烈報至始殺公。公之神爽已先飛越矣。及斬。頸間微溥白膏。剖腹而視但黃水。剖心而視心純乎赤。忽必烈取其心肺與衆酋食之。昔公天庭擢第。唱名第一。出而拜親。革齊先生留京師。病已亟。命之曰。朝廷策士。擢汝爲狀頭。天下人物可知矣。我死。汝惟盡心報國家。毋夫人遭德祐變故。逃避入廣。又嘗教公盡忠。故公始終不違父母之訓。盡死於國家。無二心焉。公自號三了道人。謂儒而大魁。仕而宰相。事君盡忠也。忠臣孝子大魁丞相古今惟公一人。南人慕公忠烈者。已撫公之哭。詩母嘗教我忠我不違母志及泉會相見鬼神共歡喜之語。作鬼神歡喜圖。私相傳翫。公在患難中。嘗終日不語。冥然默坐。若無繫心者。五載陷虜。千磨萬折。難殫述其苦。事事合道。言言皆經。一以相去遠。二以人畏禍不肯傳。百僅聞其一二。累歲推挫之餘。老氣



崢嶸。視初時愈勁。時作歌。自道皆許身殉國之辭。閒見數篇。雖有才學。然怪其筆力不能予奪之權。氣索意沮。深疑其語。後乃知叛臣在彼諛虜嫉公。或僞其歌詩。楊北軍氣燄。眇我朝孤殘。憐餘喘不得復生之語。雜播四方。損公壯節。公自德祐二年陷虜北行。作指南集。景炎三年陷虜。作指南後集。公筆以授戴俊卿。文公自敘本末。有稱賊曰大國曰丞相。又自稱曰天祥。皆非公本語。舊本皆直斥虜酋名。不書其僞僞語。觀者不可不辨。必蔽於賊者畏禍易爲平語耳。詩之劇口罵賊者。亦以是不傳。禮部郎中鄧光薦蹈海爲賊鉤取。文公與之同患難。頗多唱和。杜濟嘗除待郎。海中殺賊頗夥。後以戰死。公之家人皆落賊手。獨妹氏更不改嫁賊曹。謂我兄如此。我甯忍耶。惟流落無依。欲歸廬陵。賊未縱其還鄉。公名天祥。字宋瑞。號文山。廬陵人。父名儀。號革齊。公被擒後。已卯歲往北道閒。作祭文。遣孫禮詣廬陵革齊先生墓下爲祭。仍俾姪升立爲嗣。公寶祐四年年二十一歲廷對擢爲大魁。四十一歲拜丞相。亂後出處大略如此。平生有事業文章。未悉其實。未敢書。思肖不獲識公。

面。今見公之精忠大義。是亦不識之識也。人而皆公也。天下何慮哉。意其欲持權衡筆詳著忠臣傳。苦耳目短。不敢下筆。然聞爲公作傳者甚有其人。今諒書所聞一二。助他日太史氏採摭。當嚴直筆。使千載後逆者彌穢。忠者彌芳。爲後世臣子龜鑑與。

一二信詩并序

（七月

殷梁曰，弔失國曰信）

丞相陳公宜中。德祐一年二月。平章賈似道出師敗績。丞相陳公宜中當國。又以京座上書議之。抗疏而遁。大皇屢降詔趣入。至九月始歸朝。德祐二年正月。賊逼行在。陳公力請。三宮不肯遷駕。遂與張侯世傑劉侯師勇。奉二王迤邐南奔南海。公嘗夢二日相鬥。其一墮地不見。其一墮入袖中。喜得奇兆。數數以耐字死諭諸文武百揆。後勢不能統制。張侯又疑恐左右所賣。託失風奔占城。俄而占城。亦降於韃。占城遣百二十人兵卒服事之。寓監絆意。又遁而奔闍婆國。嘗遣人賚香一器遺張侯。約以挾外國兵來合。公未至。張侯已敗。棄崖山。莫知所之。先是景炎二

年丁丑歲。公以泉州糖鬻。貯空名省札數千道。遣戴恩僞作糖商販糖來吳。密諭使臣呂大升。偏誘浙西。數州。平日有戀國之心者。皆旋填名補官。呂大升用心布置有法。遠近皆孚。期以戊寅歲正月二十四二十五掩其不備。一舉得吳。有姚其姓者。以謀軍器于其主高氏。高乃告于賊酋拜都。至正月二十四。果有領兵來者以賊有備。俱陷賊手。自正月二十三早闔城閉門。汲爨俱絕。一聞人聲。賊卽擒而殺之。又議舉屠城。幸而免。越七日。至二月初一午後。始許開門。予家寓于吳。身親此苦。後呂大升等俱受極刑。公令呂大升與諸郡響應。乃夾攻之。亦爲良策。彼高其姓者身本南人。反以告賊陷誤大事。生靈受禍不已。高之彌天惡逆。可勝誅哉。且聞公至海南諸國。有讓王位與之者。公亦不受。公始五十二歲。事業豈至於此。或傳在真臘之間。併集外國兵來。徵臣昂首望東望南。一旦從天而下。盡復藝祖高宗境土。甯不快哉。

相國生東甌。應讖海壇沙。(古讖云。海壇沙漲溫州出相。近年海壇沙始漲

。陳公果拜相。早觀上國光。辟雍飛聲華。叫雲罵姦權。止書言姦相。丁大全。被竄。遠竄走天涯。十年登要津。文彩絢晴霞。中台勢將圯。平章賈似道出師敗績。大拜官黃麻。國步正孔棘。育塗相牽拏。鬼盜殺機弄。平陸閔龍蛇。黔首心不正。居然中陰邪。蛛絲網黃屋。六宮妃嬪壑。公奉二王奔。脫命毫髮差。瀝膽酌上帝。哭斷口大呀。南邦血糊地。春深草不芽。鬼氣射死樹。腥妖幻毒花。萬痛集如蠶。白怪鳴如蛙。蝕盡朱垠天。國寄海上槎。始知上色玉。潔白渾無瑕。垢衣懸相印。獨御指南車。沍寒凍不死。徵徵命一窪。刀圭返魂丹。陽和匝邇遐。生擒左賢王。剗腹鹽爲羝。卻視舊朝士。一一誰忠嘉。萬古虛空中。一僞不可加。俟我王師來。動地騰喧嘩。雷霆破惡逆。四海仍一家。

少保張公世傑。陳丞相遵海而南。懼爲人挾以授賊。先託失風奔占城。少保張公世傑擁廣王卽位于海外。改祥興一年。己卯歲也。正月賊酋烏馬兒兵犯崖山。我軍與之轉戰兩旬。至二月初六我軍不幸而敗。所餘五

百餘巨艘。賊軍四向圍布。期必得祥與皇帝。賴張公不肯叛。勢在必死。忽天上黑氣化爲龍見。蜿蜒于空中。賊軍爭覩爲大異。張侯奉祥與皇帝。帝俄乘機死戰出賊重圍矣。所存惟十九隻巨艘。賊望洋追之數日。竟不得。先賊酋張九萬戶。(本亦公之姪)數數密說之叛。公泣而言曰。我嗣君置之何地耶。三軍亦不肯。我惟有死耳。數與賊戰。雖伶仃海島。而氣實不餒。非獨忠臣亦爲良將。累遷上秩。此不詳知。故不書。獨聞曾除少保。其裨將周文英降賊。謂公已死。乃僞說邀功。實未死也。公始來勤王。國人俱疑之誠誤矣。陳丞相張少保伶仃大海中。人豈不能脅取以授賊。二公忠烈動天地。有德感人心。所以無萌是念者。今俱莫定其所在。昔太平盛時。不得拜二公於馬前。一識雲臺之像。深以爲惜。但人心未改。天命豈終窮耶。予日俟之。予日俟之。

將軍本北人。歸順年已久。擢身將校中。腰縮中國綬。身潤白玉潔。面獐黑鐵醜。剛勇有武威。功出衆人右。一朝天柱折。當畫豐其蔀。陰陽反鐵炭。栝

椿賊杞柳。公卿文章士。盡醉馬乳酒。未聞天地間。生死反噬狗。幸有張將軍。強哉氣赳赳。生死不揣異。寧受奸宄狃。平生銑石腸。明白照九有。燹燹赤伏符。百拜懸右肘。謀畫入徵茫。僵目拇撐口。死戰拓山開。高擎日月走。剖心餒龍雛。淋漓血雙手。聖火壽綿綿。凡水焉能洩。瞬目出死關。命在事非偶。張巡埋骨地。頑石變瓊玖。白光射天門。璀璨奪星斗。英氣磨不壞。生公踵其後。播蕩大海外。若子死戀母。屈指我世祖。建武又乙酉。(光武乙酉歲。中興爲建武一年。今歲辛巳。去乙酉歲。只四年)惡獸腦百裂。始識獅子吼。天風吹新雨。濁劫淨無垢。

陷虜歌

(德祐乙亥十二月二十八日作又名斷頭歌)

德祐初年臘月二。逆賊叛我蘇城地。城外蕩蕩爲丘墟。積骸漂血彌田里。城中生靈氣如蟄。與賊爲徒廿六日。蚩蚩橫目無所知。低面竇笑如相識。彼儒衣冠誰家子。靡然相從亦如此。不知平日讀何書。失節抱虎反矜喜。有粟可食不下咽。有頭可斷容我言。不忍我家與國同休三百十六年。閱歷凡幾世。忠孝已相傳。足大宋地。首大宋天。身大宋衣。口大宋田。今棄我三十五歲

父母玉成之身。一旦爲氓受虜塵。我憶我父教我者。日夜滴血哭成顛。我有老母病老病。相依爲命生餘生。欲死不得爲孝子。欲生不得爲忠臣。痛哉擗胸叫大宋。青青在上寧無聞。自古帝王行仁政。唯有我朝天子聖。老天高眼不昏花。盍拯下土蒼生命。忍令此賊恣殺氣。顛倒上下亂綱紀。厥今帝怒行天刑。一怒天下淨如洗。要荒仍歸禹疆土。四海草木霑新雨。應容隱者入深密。歲收芋栗供母食。對人有口不肯開。面仰虛空雙眼白。

勵志一首

炎正遭中微。冠履紛倒置。四壁皆楚歌。獯鬻何凶熾。萬命墮荆棘。身與豺狼值。攢眼刺荼毒。地無隙可避。君子餓欲死。爲時所唾詈。白晝行夢中。更相問憔悴。我墊茅茨下。有生痛自愧。寒燈弔老影。惻惻不遑寐。憂抑併填膺。反覆論此事。嗣君尙幼冲。厲階誰所致。權奸弄破國。珠玉亂走地。曾謂頃刻間。一蹶失神器。風沙犯天顏。生死一葉寄。勢去若瓦解。哀告不可譬。太廟櫪胡馬。太學巢胡吏。殿閣奏秋涼。羣羣走魑魅。淒風吹宮花。

春不肯明媚，哀笛破深愁。滿目新亭淚。我朝聖明君。一一皆善治。涵育三百年。豈無忠義士。我讀我父書。頗曾識大義。勿以死恐我。死亦心不二。殘生蓄膽槩。氣怒頻裂背。或時坐如死。突眼矚相視。先王澤未泯。中興斷可冀。仰呼籲不平。挺身據大志。四方皆風動。德化仍漸被。春秋生殺權。華夷有定位。後有董狐筆。當嚴於載記。爰以明人倫。永使勿顛墜。大哉天地經。森然不可踰。聖人治天下。綱常安厥居。誰謂遭大變。干戈血模糊。天地忽破碎。虎狼穴吾廬。毒氣孽萬物。草木俱焦枯。我爲國之臣。於義當捐軀。受死不爲痛。國家終何如。念此迫我心。萬劍裂肌膚。骨腐尙啣冤。且爲國家圖。鬼神果有知。聞之亦歎歎。

### 寫憤二首

偶一夕。枕上苦吟不就。忽於夢中吟得五字云。翻海洗青天。正屬對間。爲人喚覺。則天已大明矣。今足之于後。

自許志頗大。頻歌慷慨辭。攢眉無說處。仰面獨行時。豪傑心獨槩。生靈命



若絲。當今欲平治。舍我則云誰。開眼看不得。愁來只自顛。六年萬憂苦。四海一腥羶。歎命巧相值。觀時痛可憐。卻愁深夜月。猶忍照胡天。朝廷罹禍亂。民物苦顛連。晉帝渡江讖。唐皇幸蜀年。剖雲行白日。翻海洗青天。辨得大事了。胸中旣泰然。

春日偶成五絕

山塘遊舫接荒城。縱有笙歌耳不清。深憶國家無事日。人心和氣是春生。曉來怕上最高樓。春盡時光只似秋。草木荒寒生意澀。風腥雨膩一天愁。郡縣荒蕪哭暮笳。憑高望不見天涯。如今揮淚灑枯木。南國春回生紫華。天地腥羶社稷隳。萬邦赤子病流離。幾番曾共秋風語。說得虛空亦淚垂。百萬胡兒犯大朝。奔南狩北恨迢迢。我非辨得中興事。一點英靈死不消。

無題五首

屢問北來者。相傳盡不同。三宮在何許。萬姓墮愁中。春草沾腥綠。雨花啼慘紅。人間至微物。今亦怨天公。

自古無茲難。我朝今遇之。小臣暫逆士。大事決成期。劫壞穴龍死。天荒萬象悲。時哉弗可失。奮發莫遲疑。

一天悽愴事。此恨極難裁。骨縱已成土。心終不肯灰。毒蛇噓樹死。怨鳥哭春哀。處處山東老。懸情漢詔來。

愁海茫茫望不窮。黃茅白草渺陰風。鳳凰高遁層霄外。豺虎橫行大道中。九廟傾頽郊祀廢。四方禍亂國家空。于今建武重興漢。誰是雲臺第一功。鞠躬盡瘁弔無君。滿耳冤聲不忍聞。醉去忘形猶蛻骨。怒來嚼齒欲穿齦。腥風澆曉春應怨。癡霧霾空路莫分。熒惑星明聖人出。頻頻中夜驗天文。

### 王炎午

### 生祭文丞相文

【傳略】王炎午。字鼎翁。廬陵人。宋咸淳間大學生。聞文天祥舉義兵。杖策謁見。天祥留置幕府。尋以母憂歸。未幾天祥爲元軍所執。炎午作生祭文以勵其死節。天祥旣就義。又作望祭文以哀之。著有吾汶稿。

維年月日里學生舊太學觀化齋生王炎午。謹採西山之薇。酌汨羅之水。哭祭於文山先生未死之靈而言曰。嗚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鄒魯。科第郊祁。斯文不朽。可死。喪父受公卿祖奠之榮。奉母極東西迎養之樂。爲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將相。功名事業。可死。仗義勤王。使命不辱。不負所學。可死。華元踉蹌。子胥脫走。丞相自斂。死者數矣。誠有不幸。則國事未定。臣節未明。今鞠躬盡瘁。則諸葛矣。保捍閩廣。則田單卽墨矣。倡義勇出。則顏平原申包胥矣。雖舉事率無所成。而大節亦已無媿。所欠一死耳。奈何再執。涉月踰時。就義寂寥。聞者驚惜。豈丞相尙欲脫去耶。尙欲有所爲耶。或以不屈爲心。而以不死爲事耶。抑舊主尙在。不忍棄捐耶。伏橋於廁舍之後。投筑於目矐之餘。於是希再縱。求再生。則二子爲不知矣。尙欲有所爲耶。識時務者在俊傑。昔東南全勢。不能解襄圍。今以亡國一夫。而欲抗天下。况趙孤蹈海。楚懷入關。商非前日之頑。周無未獻之地。南北之勢旣合。天人之際可知。彼齊廢齊興。楚亡楚復。皆兩國相當之

勢。而國君大臣固無恙耳。今事勢無可爲。而國君大臣皆爲執矣。臣子之於君父。臨大節。決大難。事可爲則屈意忍死以就義。必不幸則仗大節以明分。故身執而勇於就義。當顏杲卿張巡諸子爲上。李陵降矣。而曰欲有爲。且思刎頸以見志。其言誠僞。旣不可知。况形拘勢禁。不及爲者十常八九。惟不刎。刎豈足以見志。况使陵降後死他故。則頸且不及刎。志何自而明哉。丞相之不爲陵。不待知者而信。奈何慷慨遲回。日久月積。志氣消餒。不陵亦陵。豈不惜哉。欲不屈而不死耶。惟蘇子卿可。漢室方隆。子卿使耳。非有興復事也。非有抗誓師讎也。丞相事何事。降與死當有分矣。李光弼討史思明。方戰。納劍於靴曰。夫戰危事也。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一不利。當自刎。李存勗伐梁。梁帝朱友貞謂近臣皇甫麟曰。晉。吾世讎也。不可俟彼刀鋸。卿可盡我命。麟於是哀泣進刃於帝。而亦自刎。今丞相以三公之位。兼睚眦之讎。投機明辨。豈堪在李光弼朱友貞下乎。屈且不保。况不屈乎。丞相不死。當有死丞相者矣。自死於義。死於勢。死於人。以怒罵爲烈。

。死於怒罵。則肝腦腸腎。有不忍言者矣。雖鑊湯刀鋸。烈士不辭。苟可就義以歸全。豈不因忠而成孝。事在目睫。丞相何所俟乎。以舊主尙在。未忍棄捐也。李昇篡楊行密之業。遷其子孫於海陵。嚴兵守之。至子孫自爲匹耦。然猶得不死。周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李景驚疑。盡殺其族。夫撫安本以爲德。而返速禍。幾微一失。可不懼哉。蜀王衍既歸唐。莊宗發三辰之誓。全其宗族。未幾信伶人景進之計。衍族盡誅。幾微之倚伏。可不畏哉。夫以趙祖之遇降主。天固巧於報施。然建共暫處。倨坐苟安。舊主正坐於危難。羈臣尤事於骯髒。而聲氣所逼。猜嫌必生。豈無李景之謀。或有景進之計。則丞相於舊主。不足爲情。而反爲害矣。炎午。丞相鄉之晚進士也。前成均之弟子員也。進而父沒。退而國亡。生雖媿陳東報汴之忠。死不效陸機入洛之恥。丞相起兵次鄉國時。有少年狂子。持斐牘。踰軍門。丞相察其憂憤而進之。憐其親老而退之。非僕也耶。痛惟千載之事。旣負於前。一得之愚。敢默於後。進薄昭之素服。先元亮之挽歌。願與丞相商之。廬陵非

丞相父母邦乎。趙太祖語孟昶母曰。勿戚戚。行遣汝歸蜀。昶母曰。妾太原人。願歸太原。不願歸蜀。契丹遷晉出帝及李太后安太妃於建州。太后疾死。謂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僧寺。無使我爲虜地鬼也。安太妃臨卒。亦謂帝曰。當焚我爲灰。向南颺之。庶遺魂得返中國也。彼婦人。彼國后。一死一生。尙眷眷故鄉。不忍飄棄仇讎外國。况忠臣義士乎。人不七日穀則斃。自梅嶺已出。縱不得留漢廐而從田橫。亦當吐周梁而友孤竹。至父母邦而首丘焉。廬陵盛矣。科目尊矣。宰相忠烈。合爲一傳矣。舊主爲老死於降邸。宋亡而趙不絕矣。不然。或拘囚而不死。或秋暑冬寒。五日不汗。瓜蒂噴鼻而死。溺死。畏死。排牆死。盜賊死。毒蛇猛虎死。輕一死於鴻毛。虧一簣於泰山。而或遺舊主憂。縱不斷趙盾之弑君。亦將悔伯仁之由我。則鑄錯已無鐵。噬臍甯有口乎。嗚呼。四忠一節。待公而六。爲位其間。聞訃則哭。

## 望祭文丞相文

相國文公再被執時。予嘗爲文生祭之。已而吉水張千載弘毅自燕山持丞相髮與齒歸。丞相旣得死矣。嗚呼痛哉。謹痛哭望奠。再致一言。

嗚呼。扶顛持危。文山諸葛。相國雖同。而公死節。倡義舉勇。文山張巡。殺身不異。而公秉鈞。名相烈士。合爲一傳。三千年間。人不兩見。事繆身執。義當勇決。祭公速公。童子易箠。何知天意。佑忠憐才。留公一死。易水金臺。乘氣輕命。壯士其惑。久而不易。雪霜松柏。嗟哉文山。山高水深。難回者天。不負者心。常山之舌。侍中之血。日月韜光。山河改色。生爲名臣。死爲列星。不然勁氣。爲風爲靈。干將莫耶。或寄良冶。出世則神。入土不化。今夕何夕。斗轉河斜。中有光芒。非公也耶。

### 謝枋得

【傳略】謝枋得。號疊山。宋弋陽人。爲人豪直。以忠義自任。宋亡。變易姓名。入閩建甯唐石山中。已而賣卜東陽市。惟取米履。委以錢謝不收。誓不臣元。答程雪樓書。有曰。宋世故臣。只欠一死。不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二歲之老母在堂耳。留夢炎薦之。不起。元丞相招聘。

作却聘書謝之。後福建參考魏天祐強之北行。至都。不食死。遺有謝益山集等。

### 却聘書

夷齊雖不仕周。食西山之薇。亦當知武王之德。四皓雖不仕漢。茹商山之芝。亦當知高帝之恩。况蒸藜含糲於大元之地乎。大元之赦某屢矣。某受大元之恩亦厚矣。若效魯仲連蹈東海而死則不可。今既爲大元之遊民矣。莊子曰。呼我爲馬者。應之以爲馬。呼我爲牛者。應之以爲牛。世之人有呼我爲宋之逋逃臣者亦可。呼我爲大元遊惰民者亦可。呼我爲宋頑民者亦可。呼我爲大元之逸民者亦可。爲輪爲彈。與化往來。蟲臂鼠肝。隨天付予。若貪戀官爵。昧於一行。縱大元仁慈。天涵地容。哀憐孤臣。不忍加戮。某有何面目見大元乎。某與太平草木。同沾聖朝之雨露。生稱善士。死表於道曰。宋處士謝某之墓。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感恩感德。天實臨之。司馬子長有言。人莫不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先民廣其說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公亦可以察某之心矣。



### 與留夢炎書

江南無人材。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杵臼。願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明年遣使問安。王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謂梓宮可。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材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它志哉。

### 辛稼軒先生墓記

稼軒字幼安名棄疾。列侍清班。久歷中外。五十年間。身事四朝。僅得老從官號名。稼軒垂沒。乃謂樞府曰。侂胄豈能用稼軒以立功名者乎。稼軒豈肯依侂胄以求富貴者乎。自甲子至丁卯。而立朝署四年。官不爲邊閫。手不掌兵權。耳不聞邊議。後之誣公以片言隻字。而文致其死。孰非天乎。嘉定名臣。無一人議公者。非腐儒則詞臣也。公論不明。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

則天之心無所寄。世道如之何。枋得先伯父。嘗登公之門。生五歲。聞公之遺風盛烈而嘉焉。年十六歲。先人以稼軒奏請教之曰。乃西漢人物也。讀其書。知其人。欣然有執節之想。乃今始與同志升公之堂。瞻公之像。見公之曾孫多英材不凡。固知天於忠義有報矣。爲信陵置守塚者。慕其能共人也。祭田橫墓而歎者。感其義高能得士也。謁武侯祠至不可忘。思其有志定中原而願不遂也。有疾聲大呼於祠堂者。如人鳴其不平。自昏莫至三更不絕。聲近吾寢室愈悲。一寺數十人。驚以爲神。公有英雄之才。忠義之心。剛大之氣。所學皆聖賢之事。朱文公所敬愛。每以股肱王室。經綸天下奇之。自負欲作何如人。昔公遇仙。以公真祠乃青兗也。公以詞名天下。公初卜得離卦。乃南方丙丁火。以鎮南也。後之誣公者。欺天亦甚哉。一聖不歸。入陵不祀。中原子民。不行王化。大讎不復。大恥不雪。平生志願。百無一酬。公有鬼神。豈能無抑鬱哉。六十年來。世無特立異行之士。爲天下明公論。公之疾聲大呼於祠堂者。其意有所託乎。枋得倘見君父。當披肝瀝膽以雪公之冤。

復官還職。卹典。易名錄後。改正文傳。立墓道碑。皆仁厚之朝所易行者。然後錄公言行於書史。昭明萬世。以爲忠臣義士有大節者之勸。此枋得敬公本心。親國之事。亦所以爲天下明公論扶人極也。言至此。門外聲寂然。枋得之心。必有契於公之心也。以隻雞斗酒酬於祠下。文曰。嗚呼。天地間不可一日無公論。公論不明。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天地之心無所寄。本朝以仁爲國。以義待士夫。南渡後。宰相無奇才遠略。以苟且心術。用架漏規模。紀綱法度。治兵理財無所恃。所恃扶持社稷者。惟士大夫一念之忠義耳。以此。比來忠義第一人。生不得行其志。沒無一人明其心。全軀保妻子之臣。乘時抵瞞之輩。乃苟富貴者。資天下之疑。此朝廷一大過。天地間一大冤。志士仁人所深悲至痛也。公精忠大義。不在張忠獻岳武穆下。一少年書生。不忘本廟。痛二聖之不歸。閔八陵之不祀。哀中原子民之不行王化。結豪傑志斬虜馘。挈中原還君父。公之志亦大矣。耿京孔公家比者無位。尤能擒張安國。歸之京師。有人心天理者。聞此事。莫不流涕。使公生於藝祖太宗

時。必旬日取宰相。入仕五十年。在朝不過老從官。在外不過江南一連帥。公沒。西北忠義始絕望。大仇必不復。大恥必不雪。國勢遠在東晉下。五十年爲宰相者。皆不明君臣之大義。無責焉耳。

民族魂

## 張巡

【傳略】張巡。字巡。唐鄆州南陽人。博通羣書。曉戰陣法。氣志高邁。不與庸俗合。開元末擢進士第。出爲清河令。治績最良。更調真源令。安祿山反。巡起兵討賊。每戰輒克。拔衆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合。遣將雷萬春殺賊將二十。梟首十餘萬。聲威大振。賊將尹子琦率衆十萬攻睢陽。巡固守數月。救兵不至。城內食盡。巡殺愛妾以饗士。至羅雀掘鼠糞鯨骨以食。終而城陷。被執。罵賊而死。

### 接戰

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全圍侷月暈。分守效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裹瘡猶出戰。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子。心計欲何施。

### 聞笛

岩嶮試一臨。虜騎附城陰。不辨風雲色。安知天地心。營開星月近。戰苦陣

雲深。旦夕更樓上。遙聞橫笛音。

## 李白

【傳略】李白。字太白。山東人（一曰巴蜀）。少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志。尤喜縱橫術。擊劍任俠。輕財重施。天寶初。至長安。賀知章見其文嘆曰。子謫仙人也。因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詔供奉翰林。一日與飲徒醉於市肆。帝度曲欲造樂府新詞。召之沈香亭。白已醉。以水灑面。卽令秉筆。頃之成十餘章。帝頗嘉之。嘗沉醉殿上。令高力士脫靴。又與賀知章等遊號酒中八仙。後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遂泛遊四方。嘗月夜乘酒自采石達金陵。衣宮錦袍於舟中。笑傲若無人。旣安祿山反。爲承王璠從事。璠謀亂敗。白坐長流夜郎。旋遇赦。竟以飲酒過度醉死。（今當塗有墓）有李太白全集。

## 塞下曲六首

五月天山雪。無花祇有寒。笛中聞折柳。春色未曾看。曉戰隨金鼓。宵眠抱玉鞍。願將腰下劍。直爲斬樓蘭。

天兵下北荒。胡馬欲南飲。橫戈從百戰。直爲銜恩甚。握雪海上餐。拂沙隴頭寢。何當破月氏。然後方高枕。

駿馬如風颭。鳴鞭出渭橋。彎弓辭漢月。插羽破天驕。陣解星芒盡。營空海霧銷。功成畫麟閣。獨有霍嫫姚。

白馬黃金塞。雲砂繞夢思。那堪愁苦節。遠憶邊城兒。螢飛秋窗滿。月度霜閨遲。摧殘梧桐葉。蕭颯沙棠枝。無時獨不見。淚流空自知。

塞虜乘秋下。天兵出漢家。將軍分虎竹。戰士臥龍沙。邊月隨弓影。胡霜拂劍花。玉關殊未入。少婦莫長嗟。

烽火動沙漠。連照甘泉雲。漢皇按劍起。還召李將軍。兵氣天上合。鼓聲隴底聞。橫行負勇氣。一戰淨妖氛。

### 出自薊北門行

虜陣橫北荒。胡星曜精芒。羽書速驚電。烽火晝連光。虎竹救邊急。戎車森已行。明主不安席。按劍心飛揚。推轂出猛將。連旗登戰場。兵威衝絕漠。



殺氣凌穹蒼。列卒赤山下。開營紫塞傍。孟冬風沙緊。旌旗颯凋傷。畫角悲海月。征衣卷天霜。揮刃斬樓蘭。彎弓射賢王。單于一平蕩。種落自奔亡。收功報天子。行歌歸咸陽。

### 從軍行

從軍玉門道。逐虜金微山。笛奏梅花曲。刀開明月環。鼓聲鳴海上。兵氣擁雲間。願斬單于首。長驅靜鐵關。百戰沙場碎鐵衣。城南已合數重圍。突營射殺呼延將。獨領殘兵千騎歸。

### 杜甫

【傳略】杜甫。字子美。唐襄陽人。徙河南鞏縣。曾居杜陵。少貧。應進士不第。獻三大禮賦。元宗奇其才。召試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參軍。安祿山亂。肅宗徵兵靈武。甫有通赴行在謁帝。拜右拾遺。房琯兵敗陳濤斜。罷相。甫疏救。遭譴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離亂。流落劍南。嚴武鎮成都。與甫世舊。奏爲節度參謀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蜀亂甫以家避難。出瞿塘。泝沔

湘。因寓未陽。一夕醉卒。孫嗣業遷柩葬偃師西北。甫博極羣書。善爲詩歌，世號詩史。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有杜工部集。

### 前出塞九首

朱鶴齡曰天寶末哥舒翰貪功於吐蕃安祿山構禍於契丹於是徵調半天下前出塞爲哥舒發後出塞爲安祿山發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禰羅。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

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骨肉恩豈斷。男兒死無時。走馬脫轡頭。手中挑青絲。捷下萬仞岡。俯身試拳旗。

磨刀鳴咽水。水赤刃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亂已久。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

送徒既有長。遠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勞吏怒嗔。路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哀哉兩決絕。不復同苦辛。

迢迢萬餘里。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甯盡聞。隔河見胡騎。倏忽數百羣。我始爲奴僕。幾時樹功勳。

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

驅馬天雨雪。軍行入高山。逕危抱寒石。指落曾冰間。已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浮雲暮南征。可望不可攀。

軍于寇我壘。百里風塵昏。雄劍四五動。彼軍爲我奔。虜其名王歸。繫頸授轅門。潛身備行列。一勝何足論。

從軍十餘年。能無分寸功。衆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中原有鬥爭。況在狄與戎。丈夫四方志。安可辭固窮。

後出塞五首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邱。召募赴薊門。軍動不可留。千金買馬鞍。百金裝刀頭。閭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周。斑白居上列。

酒酣進庶羞。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  
朝進東南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

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勳。豈知英雄主。出師亘長雲。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軍。遂使貔虎士。奮身勇所聞。拔劍擊大荒。日收胡馬羣。誓開元冥北。持以奉吾君。

獻凱日繼踵。兩蕃靜無虞。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輿臺軀。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路衢。

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躍馬二十年。恐孤明主恩。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中夜間道歸。故里但空村。惡名幸免脫。窮老無兒孫。

### 魏將軍歌

將軍昔著從事衫。鐵馬馳突重兩銜。被堅執銳略西極。崑崙月窟東嶄巖。君開羽林萬猛士。惡若哮虎子所監。五年起家列霜戟。一日過海收風帆。平生流輩徒蠢蠢。長安少年氣欲盡。魏侯骨聳精爽繁。華嶽峯尖見秋隼。星纏寶校金盤陀。夜騎大駟超天河。櫜槍熒惑不敢動。翠旄雲旂相蕩摩。吾爲子起歌都護。酒闌插劍肝膽露。鈞陳蒼蒼元武暮。萬歲千秋奉明主。臨江節士安足數。

### 送靈州李判官

羯胡腥四海。回首一茫茫。血戰乾坤赤。氛迷日月黃。將軍專策略。幕府盛才良。近賀中興主。神兵動朔方。

### 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

四鎮富精銳。摧鋒皆絕倫。還聞獻士卒。足以靜風塵。聞馬夜知道。蒼鷹飢著人。臨危經久戰。用急始如神。

奇兵不在衆。萬馬救中原。談笑無河北。心肝奉至尊。孤雲隨殺氣。飛鳥避

轅門。竟日留歡樂。城池未覺喧。

### 觀兵

北庭送壯士。貔虎數尤多。精銳舊無敵。邊隅今若何。妖氛擁白馬。元帥待瑯戈。莫守鄴城下。斬鯨遼海波。

### 歲暮

歲暮遠爲客。邊隅還用兵。煙塵犯雪嶺。鼓角動江城。天地日流血。朝廷誰請纓。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

### 奉和嚴鄭公軍城早秋

秋風嫋嫋動高旌。玉帳分弓射虜營。已收滴博雲間戍。欲奪蓬婆雪外城。

### 王維

【傳略】王維。字摩詰。唐太原人。開元九年登進士第。事母孝。有俊才。博學多藝。累遷至吏部郎中。天寶末。安祿山亂。玄宗幸蜀。扈從不及。爲賊所得。拘於洛陽。賊平。肅宗拜給

事轉尙書右丞。維以詩名於開元天寶間。每與兄縉遊兩都。凡王公豪貴之家。無不拂席迎之。尤善書畫。特臻其妙。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者皆以爲天機所到。學者不及也。晚年。居別墅輞川。以誦佛爲事。

### 老將行

少年十五二十時。步行奪得胡馬騎。射殺山中白額虎。肯數鄴下黃鬚兒。一身轉戰三千里。一劍曾當百萬師。漢兵奮迅如霹靂。勇騎奔騰畏蒺藜。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

自從棄置便衰朽。世事蹉跎成白首。昔時飛箭無全目。今日垂楊生左肘。路旁時賣故侯瓜。門前學種先生柳。蒼茫古木連窮巷。寥落寒山對虛牖。誓令疏勒出飛泉。不似潁水空使酒。賀蘭山下陣如雲。羽檄交馳日夕聞。節使三河募年少。詔書五道出將軍。試拂鐵衣如雪色。聊持寶劍動星文。愿得燕弓射大將。恥令越甲鳴吾君。莫嫌舊日雲中守。猶堪一戰立功勳。

## 送張判官判河西

單車曾出塞。報國敢邀勳。見逐張征虜。今思霍冠軍。沙平連白雪。蓬卷入黃雲。慷慨倚長劍。高歌一送君。

## 送劉司直赴安西

絕域陽關道。胡烟與塞塵。三春時有鴈。萬里少行人。昔藉隨天馬。蒲桃逐漢臣。當令外國懼。不敢覓和親。

## 王昌齡

〔傳略〕 王昌齡。字少伯。唐江甯人。天寶間。第進士。補祕書郎。又以博學宏詞登科。初遷汜水尉。不謹細行見貶。以世亂還鄉。爲刺史閻丘曉所殺。工詩。緒密而思清。時謂王江甯。

## 從軍行

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大漠風塵日色昏。紅旗半卷出轅門。前軍夜戰洮河北。已報生禽吐谷渾。

### 岑參

【傳略】岑參。唐棘陽人。登天寶進士。肅宗時杜甫薦爲左補闕。出爲嘉州刺史。退居杜陵山中。會世亂。客死蜀地。岑善屬文。詩調尤高。世稱爲岑嘉州。

### 封大夫破播仙凱歌

漢將承恩西破戎。捷書先奏未央宮。天子預開麟閣待。祇今誰數貳師功。  
日落轅門鼓角鳴。千羣面縛出蕃城。洗兵漁海雲迎陣。秣馬龍堆月照營。

### 韓愈

【傳略】韓愈。字退之。唐昌黎人。生三歲而孤。嫂鄭鞠之。比長。盡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元和中。累進至中書舍人。平吳元濟有功。遷刑部侍郎。憲宗迎佛骨。愈上表極諫。貶潮州刺史。後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吏部侍郎。長慶中卒。贈禮部尚書。諡文。愈性弘通。與人交。榮悴不易。爲文宏深奧衍。佐佑六經以興名教弘仁義爲事。卓然成一家言。後學之

士法之。世稱韓文。有韓昌黎全集。

### 祭田橫墓文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爲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爲使余欷歔而不可禁。余旣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代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鏗。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踞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

涵芬樓古今文鈔

### 章 臯

【傳略】章臯。字城武。唐萬年人。初以殿中侍御史知隴州行營留事。連拒朱泚僞命。拜奉義軍節度使。貞元初爲劍南節度使。經略滇南。諸蠻內附。封南康郡王。順宗立。詔檢校太尉

。卒諡忠武。景治蜀二十一年。數出師。破吐蕃四十八萬之衆。功烈稱最。

### 破吐蕃露布

尙書兵部臣韋臯等言。臣聞天討有罪。兵應者勝。義者王。夷不亂華。師直爲壯。曲爲老。多助之至。四極爰湊。貞觀則同羅擊延陀。開元則九姓殄默。曠。曰商莫不來享。犯漢雖遠必誅。德風鶖乎河源。武節愴乎月窟。率寧人之有旨。先元戎之啓行。用倍威光祖宗。不以賊遺君父。恭惟皇帝陛下。官昭義間。救甯武功。繼八葉之鴻圖。奮四征之雄略。懷臯鷗。銷稜疹。稟仰太和。剪鯨鯢。清郊原。掃除羣穢。王猷允塞。我武惟揚。奇幹善芳。各修貢職。條支若木。咸順旨令。邈積石之遐陬。有吐蕃之醜類。侵敗王略。倍奸齊盟。乘邊將之弛兵。瞰戎亭之虛候。爲蛇豕食上國。盡盜河湟。帥發賊搖我疆。再驚畿甸。騎蹙於深入。鑾蹕至於親屯。擗然授兵。協以謀我。尙納汚而含垢。姑通事以結和。清水之盟未乾。好疇之師已聚。指涇靈而繳賂。闖鹽夏以擣虛。夷德無厭。弗悔枉金之禍。楚氛甚惡。輒興衷甲之謀。蠢爾爲讎。

整居匪茹。維持南詔。慕化中朝。先令之質諸羌。雖嘗併力。糜人之率百濮。罔不離心。頓頽於邊。受令於吏。斷匈奴之右臂。羈南粵以長纓。燕貉輸致騎之勤。晉戎成掩鹿之勢。彼旣失鐵橋之險。我遂克峨和之郭。盍竄匿於龍堆。復虔劉於鱗塞。戕我守將。墮我陣墮。修戈矛予與同仇。靡室家不遑甯處。我等請奮其旅。以殲乃讎。鳳翔振武。靈武之騎獵其西。邠甯太原。涇源之兵震其北。率山南熊羆之校。暨東川驅虎之師。烏蠻撓其腹心。回鶻擣其肘腋。衆素飽矣。壹大治之。諸將陳泊等。統五萬軍。出十一道。濟師西顧之半。策勛北陸之初。盪平七城。斬馘萬級。獲鎧五十萬計。燔堡壘百七十餘。遂賈勇而圍昆明。將決勝而定青海。僞東境五節度大使論莽熱。釋朔方之衆。援淮州之城。九攻九卻之計窮。七縱七擒之威速。連連執訊。矯矯獻囚。不然我薪而自焚。自如破竹之立解。爐沸魚潰。甌脫兔犇。谷靜山空。行就馬耆之僂。區殫域滅。訖聞知盛之降。斯皆廟謨淵深。神斷天造。明見萬里。運奇掌上之兵。守在四夷。制勝目中之虜。勒功滇池之柱。植表赤嶺之

碑。一怒安民。文之勇也。三軍用命。克何力焉。臣等承帝之明。敵王所隳。開遠門揭候。坐收西極之舊封。紫微殿受俘。重覩昆兵之茂績。臣等無任慶快。激切屏營之至。謹遣某官奉露以聞。

### 張仲素

【傳略】張仲素。字繪之。唐南陽人。工詞。元和中爲翰林學士。終中書舍人。

### 塞下曲

朔風飄飄開雁門。平沙歷亂轉蓬根。功名恥計擒生數。直斬樓蘭報國恩。  
三戍漁陽再度遼。驛弓在臂劍橫腰。匈奴似若知名姓。休傍陰山更射鵰。

### 李賀

【傳略】李賀。字長吉。七歲能辭章。因早聞名於世。不肯舉進士。詩文辭尙奇譎。邁絕翰墨畦逕。人無能效者。以協律郎卒。年僅二十七。

### 南園

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諸君暫上凌烟閣。若箇書生萬戶侯。

## 劉琨

〔傳略〕 劉琨。字越石。晉魏昌人。少雋逸。惠帝時爲范陽王虓司馬。以功封廣武侯。愍帝拜都督并冀幽三州軍事。洛京陷沒。元帝稱制江左。琨首上表勸進。轉侍中太尉。琨忠於晉室。志在恢復。而屈於力弱。嘗泣血尸立。奸妄段匹磾陷害死之謚愍。琨初與祖逖俱爲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逖蹴琨覺曰。非惡聲也。因皆起舞。後聞逖屢破敵。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叛逆。常恐祖生着我先鞭。意氣相期如此。

### 爲并州乞穀帛委輸表

琨永嘉元年爲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領匈奴中郎將。此表於行途中發。

臣以頑蔽。志望有限。因緣際會。遂忝過任。九月末得發。道險山峻。胡寇塞路。輒以少擊衆。冒險而進。頓伏艱危。辛苦備嘗。卽日達壺口關。臣自涉州疆。目覩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攜老扶弱。不絕於路。及其在者。鬻買妻子。生相捐棄。死亡委厄。白骨橫野。哀呼之聲。感傷和氣。羣胡數萬。周匝四山。動足遇掠。開目覩寇。唯有壺關。可得告糴。而此二道。

九州之險。數人當路。則百夫不敢進。公私往反。沒喪者多。嬰守窮城。不得薪采。耕牛既盡。又乏田器。以臣愚短。當此至難。憂如循環。不遑寢食。臣伏思此州雖云邊朔。實爾皇畿。南通河內。東連司冀。北捍殊俗。西禦疆虜。是勁弓良馬勇士精騎之所出也。當須委輸。乃全其命。今上尙書。請此州穀五百萬斛。絹五百萬匹。錦五百萬斤。願陛下時出臣表。速見聽處。

謝表

愍帝卽位。拜琨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加散騎常侍假節。乃上疏謝曰。陛下略臣大愆。錄臣小善。猥蒙天恩。光授殊寵。顯以蟬冕之榮。崇以上將之位。伏省詔書。五情飛越。臣聞晉文以郤穀爲元帥而定霸功。高祖以韓信爲大將而成玉業。咸有敦詩閱禮之德。戎昭果毅之威。故能振豐功於荆南。拓洪基於河北。况臣凡陋。擬蹤前哲。俯懼折鼎。慮在覆餗。昔曹沫三北而收功於柯盟。馮異垂翅而奮翼於澠池。皆能因敗爲成。一功補過。陛下宥過

之恩已隆。而臣自新之善不立。臣雖不逮預聞前訓。恭讓之節。臣猶庶幾。所以冒承寵命者。實欲沒身報國。軻死自效。要以致命寇場。盡其臣節。至於寵榮之施。非言辭所謝。又聞者史蘭殿中中郎王春等繼至。奉詔。臣俯尋聖旨。伏紙飲淚。臣聞夷險流行。古今代有。靈厭皇德。曾未悔禍。蟻狄縱毒於神州。夷裔肆虐於上國。七廟闕禋祀之饗。百官喪彝倫之序。梓宮淪辱。山陵未兆。率土永慕。思同考妣。陛下龍姿日茂。叡質彌光。升區宇於既頽。崇社稷於已替。四海之內。肇有上下。九服之胡。復覩典制。伏惟陛下蒙塵于外。越在秦郊。蒸嘗之敬在心。桑梓之思未克。臣備位歷年。才質鷲下。丘山之毀已彰。豪釐之效未著。頃以時宜。權假位號。竟無殄戎之績。而有負乘之累。當肆刑書。以明黜陟。是以臣前表上聞。敢緣愚疑。乞奉先朝之班。苟存偏師之職。赦其三敗之愆。收其一功之用。得騁志虜場。快意大逆。雖身膏野草。無恨黃墟。陛下偏恩過隆。曲蒙擢拔。遂授上將。位兼常伯。征討之務。得從事宜。拜命驚惶。五情戰悸。懼於隕越。以爲朝羞。昔申



胥不徇伯舉而成公壻之勳。伍員不從城父而濟入郢之庸。臣雖頑凶。無覲古人。其於被堅執銳致身寇讐。所謂天地之施。羣生莫謝。不勝受恩至深。謹拜表陳聞。

### 剋期出討劉聰表

會麴允敗。劉曜斬趙冉。毘剋期與猗盧討劉聰。此表乃出師前發。

逆胡劉聰。敢率犬羊。馮陵輦轂。人神發憤。遐邇奮怒。伏省詔書相國南陽王保。太尉涼州刺史軌。糾合二州。同恤王室。冠軍將軍允。護軍將軍緄。總齊六軍。戮力國難。王旅大捷。俘馘千計。旌旗首於晉路。金鼓振於河曲。嶠函無度劉之驚。汧隴有安業之慶。斯誠宗廟社稷陛下神武之所致。含氣之類。莫不引領。况臣之心。能無踴躍。臣前表當與鮮卑猗盧剋今年三月都會平陽。會匈奴石勒以三月三日徑掩薊城。大司馬博陵公浚。受其僞和。爲勒所虜。勒勢轉盛。欲來襲臣。城塢駭懼。志在自守。又猗盧國內。欲生姦謀。幸盧警慮尋皆誅滅。遂使南北顧慮。用愆成舉。臣所以泣血宵吟扼腕張

歎者也。勒據襄國。與臣隔山。寇騎朝發。夕及臣城。同惡相求。其徒實繁。自東北入州。勒滅其七。先朝所授。存者唯臣。是以勒朝夕謀慮。以圖臣爲計。關向間隙。寇抄相尋。戎士不得解甲。百姓不得在野。天網雖張。靈澤未及。唯臣孑然。與寇爲伍。自守則稽聽之謀。進討則勒襲其後。進退唯谷。首尾狼狽。徒懷憤踊。力不從願。慙怖怔營。痛心疾首。形留所在。神馳寇庭。秋穀旣發。胡馬已肥。前鋒諸軍。並有至者。臣當首啓戎行。身先士卒。臣與二虜。勢不並立。聰勒不臬。臣無歸志。庶憑陛下威靈。使微意獲展。然後隕首謝國。沒而無恨。

### 贈別駕盧諶

初與段匹碑盟。期討石勒。中興晉室。匹碑忌之。藉故拘琨。自知必元。神色怡如。因爲五言詩贈盧諶。託意非常。用以激滄。

夫風化之璧。本自荆山球。惟彼太公望。昔是涓濱叟。鄧生何感激。千里來通。彝倫佐。幸曲逆。鴻門賴留侯。重耳憑五賢。小白相射鈞。能隆二伯主

晉不徇伯舉讐。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遊。五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誰云人。其於知命故無憂。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拜表陳<sub>不</sub>我與。去矣如雲浮。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駟<sub>胡</sub>。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

### 祖 逖

【傳略】祖逖。字士稚。晉范陽人。少即輕財豪俠。慷慨有節尚。長乃博覽書記。該涉古今。年廿四舉秀才。與劉琨友善。遷至太子中舍人。洛京傾覆。乃避居淮河。招攬義徒暴傑。以圖振復中原。元帝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率衆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衆皆嘆其壯烈。後連破石勒。招撫中州流亡。得民愛戴。進駐虎牢（汜水縣北）病卒。百姓號泣。若喪考妣。冊贈車騎將軍。

### 進說恢復之計

元帝渡江。方拓東南。未遑北伐。逖因進說恢復大計。

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蕃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

濟中原。今遺黎旣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遜等。爲之統主。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向赴。沉溺之士。欣於來蘇。庶幾國恥可雪。願大王圖之。

## 王導

〔傳略〕王導。字茂弘。少有風姿。雅量清遠。元帝爲琅玕王時。導知天下將亂。勸王收賢俊與共事。旣而五胡亂華。洛京傾覆。元帝渡江卽位。以爲丞相。桓彝過江。見導曰。向見管夷吾。吾無憂矣。一日。新亭飲宴。周顛中坐而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河山之異。皆相視流涕。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耶。後受遺詔輔明帝。又受明帝詔輔成帝。歷事三朝。出將入相。官至太傅。卒諡文獻。

## 請興學修禮化成定俗疏

元帝初渡江。軍旅不息。學校未修。導因上書請興學以化成定俗。

夫風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政。存乎設庠序。庠序設。五教明。德禮洽通。彝倫攸敘。而有恥且格。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矣。

易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聖王蒙以養正。少而教之。使化霑肌骨。習以成性。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行成德立。然後裁之以位。雖王之世子。猶與國子齒。使知道而後貴。其取才用士。咸先本之於學。故周禮卿大夫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而受之。所以尊道而貴士也。人知士之貴由道存。則退而修其身以及家。正其家以及鄉。學於鄉以登朝。反本復始。各求諸己。敦樸之業著。浮僞之競息。教使然也。故以之事君則忠。用之蒞下則仁。孟軻所謂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者也。自頃皇綱失統。頌聲不興。于今將二紀矣。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而况如此之久乎。先進忘揖讓之容。後生惟金鼓是聞。干戈日尋。俎豆不設。先王之道彌遠。華僞之俗遂滋。非所以端本靖末之謂也。殿下以命世之資。屬陽九之運。禮樂征伐。翼成中興。誠宜經綸稽古。建明學業。以訓後生。漸之教義。使文武之道墜而復興。俎豆之儀幽而更彰。方今戎虜扇熾。國恥未雪。忠臣義夫所以扼腕拊心。苟禮儀膠固。淳風漸著。則化之所感者深。而德之所被者大。

。使帝典闕而復補。皇綱弛而更張。獸心革面。饗饗檢情。揖讓而服四夷。緩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豈難也哉。故有虞舞干戚而化三苗。魯僖作泮宮而服淮夷。桓文之霸。皆先教而後戰。今若聿遵前典。興復道教。擇朝之子弟。並入于學。選明博修禮之士而爲之師。化成俗定。莫尙於斯。

### 陶侃

陶侃。字士行。晉鄱陽人。早孤貧。爲縣吏。後至洛陽詣張華。見而異之。除爲郎中。以軍功。屢遷至都督荆雍益梁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位重當時。蘇峻反與溫嶠討平之。尋進侍中太尉。加羽葆鼓吹。改封長沙郡公。咸和七年疾篤。上表遜位。未旬卒。諡曰桓。祠以太牢。侃在軍四十載。功高德隆。而雄毅有權。明悟善斷。且忠順勤勞。故內外敬服之。

### 遜位表

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聖朝歷世殊恩。陛下睿鑒。寵靈彌泰。有始必終。自古而然。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啓手啓足。當復何恨。但以陛下春

秋尙富。餘寇不誅。山陵未反。所以憤愴兼懷。不能已已。臣雖不知命。年時已邁。國恩殊特。賜封長沙。隕越之日。當歸骨國土。臣父母舊葬。今在尋陽。緣存處亡。無心分違。已勒國臣修遷之事。刻已來秋奉迎窆窆葬事。訖乃告老下藩。不圖所患。遂爾綿篤。伏枕感結。情不自勝。臣聞者猶爲犬馬之齒。尙可小延。欲爲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季龍。是以遺母丘與於巴東。授桓宣於襄陽。良圖未敘。於此長乖。此方之任。內外之要。願陛下速選臣代使。必得良才。奉官王猷。遵成臣志。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陛下雖聖姿天縱。英奇日新。方事之殷。當賴羣儒。司徒導。鑒識經遠。光輔三世。司空鑒。簡素貞正。內外惟允。平西將軍亮雅量詳明。器用周時。卽陛下之周召也。獻替疇諮。敷融政道。地平天成。四海幸賴。謹遣左長史殷羨。奉送所假節磨幢出蓋。侍中貂蟬。大尉章。荊江州刺史印傅榮戟。仰戀天恩。悲酸感結。

〔傳略〕 温嶠。字太真。晉太原人。少以孝悌稱。舉秀才。參劉琨軍。琨使奉表江東勸進。其母止之。絕裙而去。既至。具陳琨忠誠。詞旨慷慨。元帝嘉之。除散騎常侍。遷太子中庶子。明帝卽位。拜侍中。轉中書令。深見親倚。王敦反。率師討平之。蘇峻反。兵臨京師。嶠屯尋陽。要陶侃同赴國難。奉侃爲盟主。嶠處分規略。破賊於石頭。以功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始安郡公。至鎮未旬而卒。諡忠武。

### 移告四方征鎮討逆靖難檄文

逆臣蘇峻反京師。嶠奉太后詔。請難因與庾亮共推陶侃爲盟主。列書峻罪狀。灑泣登舟。檄告四方。

賊臣祖約蘇峻、同惡相濟。用生邪心。天奪其魄。死期將至。譴負天地。自絕人倫。寇不可縱。宜增軍討。撲輒屯次溢口。卽日譖軍庾亮至。宣太后詔。寇逼宮城。王旅撓敗。出告藩臣。謀寧社稷。後將軍郭默。冠軍將軍趙盾。奮武將軍龔保。與嶠督護王愨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率其所領。相尋而至。逆賊肆凶。陵蹈宗廟。火延宮掖。矢流太極。二御幽逼。



宰相困迫。殘虐朝士。劫辱子女。承問悲惶。精魂飛散。嶠閣弱不武。不能殉難。哀恨自咎。五情摧隕。慙負先帝託寄之重。義在畢力死而後已。今躬率所統。爲士卒先。催進諸軍。一時電擊。西陽太守鄧嶽。尋陽太守褚誕等。連旗相繼。宣城內史桓彝。已勒所屬。屯濱江之要。江夏相周。撫乃心求。征軍已向路。昔包胥楚國之微臣。重眎致誠。義感諸侯。藺相如趙邦之陪隸。恥君之辱。按劍秦庭。皇漢之季。董卓作亂。劫遷獻帝。虐害忠良。關東州郡。相率同盟。廣陵功曹臧洪。郡之小吏耳。登壇唾血。涕淚橫流。慷慨之節。實厲羣后。况今居台鼎據方州列名邦受國恩者哉。不期而會。不謀而同。不亦宜乎。二賊合衆不盈五千。且外畏胡寇。城內饑乏。後將軍郭默。卽於戰陣。俘殺賊千人。賊今雖殘破都邑。其宿衛兵人。卽時出散。不爲賊用。且祖約情性褊陋。忌剋不仁。蘇峻小子。惟利是視。殘酷驕猜。權相假合。江表興義。以抗其前。疆胡外寇。以躡其後。運漕隔絕。資食空懸。內乏外孤。勢何得久。羣公征鎮。職在禦侮。征西陶公。國之耆德。忠肅義

正。勳庸弘著。諸方鎮州郡。咸齊斷金。同稟規略。以雪國恥。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嶠雖怯劣。忝據一方。賴忠賢之國規。文武之助。君子竭誠。小人盡力。高操之士被褐而從戎。負薪之徒匍匐而赴命。率其私僕。致其私杖。人士之誠。竹帛不能載也。豈嶠無德而致之哉。士稟義風。人感皇澤。且護軍庾公。帝之元舅。德望隆重。率郭後軍趙襲三將。與嶠戮力。得有資憑。且悲且慶。若朝廷之不泯也。其各明率所統。無後事機。賞募之信。明如日月。有能斬約峻者。封五等侯。賞布萬匹。夫忠爲令德。爲仁由己。萬里一契。義不在言也。

### 與陶侃書

侃既與嶠盟討賊。而自未發。嶠因重與侃書以激勵之。

僕謂軍有進而無退。宜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剋後月半大舉。南康建安晉安三郡軍。並在路次。同赴此會。惟須仁公所統。至使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

遠稟成規。至於首啓戎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當如常山之蛇。首尾相衛。又辱齒之喻也。恐惑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戚。理既同之。且自頃之顧綢繆往來。情深義重。著於人士之口。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况社稷之難。惟僕偏當一州。州之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荆楚西逼。疆胡東接。逆賊困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顛覆。主辱臣死。公進尙爲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義。開國承家。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約峻凶逆無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刑。近日來者。不可忍見。骨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今出軍既緩。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爲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

### 謝靈運

【傳略】

謝靈運。晉末。陳郡陽夏人。幼便款悟。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襲

封康樂公。食戶三千戶。初爲琅玕王大司馬行參軍。南宋武帝版爲太尉參軍。入爲祕書丞。坐事免。武帝伐長安。時爲黃門侍郎。奉使慰勞。作撰征賦。爲世稱美。武帝受命。降公爵爲侯爵。起爲散騎常侍。轉太子左衛率。出爲永嘉太守。文帝立。徵爲祕書監。轉侍中。上表陳疾。賜假東歸。將行。乃上書勸伐河北。忠義之詞。激昂慷慨。

## 上勸伐河北書

自中原喪亂。百有餘年。流離寇戎。湮歿殊類。先帝聰明神武。哀濟羣生。將欲盪定趙魏。大同文軌。使久凋反於正化。偏俗歸於華風。運謝事乖。理違願絕。仰德抱悲。恨存生盡。况陵塋未幾。凶虜伺隙。預在有識。誰不憤歎。而景平執事。竝非其才。且遘紛京師。豈慮託付。遂使孤城傾陷。莫肯極忠烈囚朔漠。繇河三千。翻爲寇有。晚遣鎮戍。皆先朝之所開拓。一旦淪亡。此國恥宜雪。被於近事者也。又。北境自染逆虜。窮苦備罹。徵調賦歛。靡有止已。所求不獲。輒致誅殞。身無家。國無主。心者也。咸云。西虜舍末。遠師隴外。東虜乘虛。呼可掩襲。西軍旣反。得

據關中。長圍咸陽。還路已絕。雖遣救援。停住河東。遂乃遠討大城。欲爲首尾。而西寇深山重阻。根本自固。徒棄巢窟。卡三日。於內。時來之會。莫復過此。觀兵耀威。實在茲日。若相持未已。或生事變。忽值新起之衆。則異於今。苟乖其時。難爲經略。雖兵食倍多。則萬全無必矣。又歷觀前代。類以兼弱爲本。古今聖德。未之或殊。豈不以天時人事。理數相得興亡之度。定期居然。故古人云。旣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昔魏氏之疆。平定荆襄。乃乘袁劉之弱。晉氏之盛。拓開吳蜀。亦因葛陸之衰。此皆前世成事。著於史冊者也。自羌平之後。天下亦謂虜當俱滅。長驅滑臺。席捲下城。奪氣喪魄。指日就盡。但長安違律。潼關失守。用緩天誅。假延歲月。日來至今。十有二載。是爲一紀。曩有前言。况五胡代數齊世。虜期餘命。盡於來年。自相攻伐。兩取其困。卞莊之形。驗之今役。仰望聖澤。有若飢渴。注心南雲。爲日已久。來蘇之冀。實歸聖明。此而弗乘。後則未兆。卽日府藏。誠無兼儲。然凡造大事。待國富兵彊。不必乘會。

於我爲易。貴在得時。器械旣充。衆力相足。方於前後。乃當有優常議。損益久證。冀州口數。百萬有餘。田賦之沃。著自貢典。先才經創。基址猶存。澄流引源。桑麻蔽野。疆富之際。昭然可知。爲國長久之計。孰若一往之費邪。或懲關西之敗。而謂河北難守。二境形勢。表裏不同。關西雜居。種類不一。昔在前漢。屯軍灞上。通火甘泉。况乃遠戍之軍。值新故交代之際者乎。河北悉是舊戶。差無雜人。連嶺判阻。三關作隘。若遊騎長驅。則沙漠風靡。若嚴兵守塞。則冀方山固。昔隴西傷破。鼂錯興言。匈奴慢侮。賈誼憤歎。方於今日。皆爲賒矣。晉武中主耳。自孫皓虐亂。天祚其德。亦由鉅平奉策。荀賈折謀。故能業崇當年。區宇一統。况今陛下聰明聖哲。天下歸仁。文德與武功并震。霜威共素風俱舉。協以宰輔賢明。諸王美令。岳牧宣烈。虎臣盈朝。而天或遠命。亦何敵不滅。矧伊頑虜。假日而已哉。伏惟深機志務。久定神謀。臣卑賤側陋。竄景巖穴。實仰希太平之道。傾覩岱宗之封。雖乏相如之筆。庶免史談之憤。以此謝病京師。萬無恨矣。久欲上陳

。懼在觸置。蒙賜恩假。暫違禁省。消渴十年。常慮朝露。抱此愚志。昧死以聞。

### 王融

【傳略】王融。字元長。南齊。琅玕臨沂人。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舉秀才。永明間任中書郎。自晉世遷宅江表。人無北歸之計。元嘉再略河南。師旅傾覆。自此以來。攻伐寢廢。融生遇永明。軍國甯息。殷勤表奏。設策討胡。惜其言不能見用。後坐營陵王子良黨。於獄賜死。年二十七。

### 上北伐圖疏

永明末。齊武帝欲北伐。使毛惠秀畫漢武北伐圖。使融掌其事。因上疏

臣聞情愴自中。事符則感。象構於始。機動斯彰。莊敬之道可宗。會揖讓其彌。肅。勇烈之士足貴。應輦鐸以增思。肇植生民。厥詳旣緬。降及興運。維道

有微。莫不有所因循。而升臯業者也。若夫膏腴旣稱。天乙知五方之富。皮幣已列。帝劉測四海之尊。異封禪之文。則升中之典攸罔。歎輿地之圖。乃席卷之庸是立。伏維陛下窮神盡聖。總極居中。偶化兩儀。均明二曜。拯玄綱於類絕。反至道於澆淳。可謂區寓儀形。齊民先覺者也。臣亦遭逢。生此嘉運。擊飲耕食。自幸唐年。而識用昏霾。經術疎淺。將邁且軸。豈蔽與薇。皇鑒燭幽。天高聽下。賞片言之或善。矜一物之失時。湔沸塵蒙。霑飾光價。拔足草廬。廁身朝序。後得拜賀歲時。瞻望日月。於臣心願。曾已畢矣。但千祀一逢。休明難再。思策鈔鷲。樂陳涓蓋。竊習戰陣攻守之術。農桑牧藝之書。申商韓墨之權。伊周孔孟之道。常願待詔朱闕。俯對青蒲。請閑宴之私。談當世之務。位賤人微。徒深傾款。方今九服清怡。三靈和宴。木有附世。輪無異轍。東韞獻舞。南辯傳歌。羌燹踰山。秦屠越海。舌象翫委體之勲。輜譟厭瞻巡之數。固將開桂林於鳳山。創金城於西守。而蠢爾獯狄。敢讐大邦。假息關河。竊命函谷。淪故京之爽塏。變舊邑而荒涼。息反坫之



儒衣。久伊川之被髮。北地殘氓。東都遺老。莫不茹泣吞悲。傾耳戴目。翹心仁政。延首王風。若試馳咫尺之書。具甄戎旅之卒。徇其墮城。納其降虜。可弗勞弦鏃。無待干戈。真皇之兵征而不戰者也。臣乞以執芟先邁。式道中原。澄澣渚之恆流。掃狼山之積霧。係單于之頸。屈左賢之膝。習呼韓之舊儀。拜鑾輿之巡幸。然後天移雲動。勒封岱宗。咸五登三。追縱七十。百神肅警。萬國具僚。增弁星離。玉帛雲聚。集三燭於蘭席。聆萬歲之禎聲。豈不盛哉。豈不遒哉。昔桓公志在伐莒。郭牙審其幽趣。魏后心存去漢。德祖究其深言。臣愚昧忖誠不足以知微。然伏揆聖心。規模弘遠。旣圖載其事。必克就其功。臣不勝歡喜。

## 謝眺

【傳略】謝眺。字玄暉。南齊陳郡陽夏人。少好學有美名。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

來無此詩也。明帝輔政。以爲中書郎。出任宣城太守。東昏失德。江祐等謀始安王遙光。眺不從謀。遙光怒。因稱敕收獄中死。有謝宣城集。

## 代出自薊北門行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徵騎屯廣武。分兵救朔方。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強。天子按劍怒。使者遙相望。雁行緣石徑。魚貫度飛梁。蕭鼓流漢颺。旌甲被胡霜。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時危見臣節。投軀報明主。身死爲國殤。

## 代陳思王白馬篇

白馬騁角弓。鳴鞭乘北風。要途問邊急。雜虜入雲中。閉壁自往夏。清野徑還冬。僞裝多闕絕。旅服少裁縫。埋身守漢境。沈命對胡封。薄暮塞雲起。飛沙被遠松。含悲望兩都。楚歌登四墉。丈夫設計誤。懷恨逐邊戎。棄別中國愛。邀冀胡馬功。去來今何道。卑賤生所鍾。但令塞上兒。知我獨爲雄。



## 司馬相如

【傳略】司馬相如。字長卿。漢蜀郡成都人。景帝時。爲武騎常侍。病免。武帝時。召爲郎。通西南夷有功。拜孝文園令。病免。居茂陵。帝使取其書而相如已死。遺禮言封禪事。相如工文詞。所作子虛上林大人等賦。漢魏六朝人多仿之。

## 喻巴蜀檄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卽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亨。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吊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蕪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響風慕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鬥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有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

人臣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折珪而爵。位爲通侯。處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卽自殺賊。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諡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傳略】班固。字孟班。後漢安陵人。九歲能屬文。及長。博通載籍。明帝奇之。召爲郎。典校祕書。繼其父續成漢書。世甚重視之。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爲中護軍。行中郎將事。大破虜衆。降二十餘萬人。憲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固作銘。後洛陽令种兢以私怨藉事捕繫。固遂死獄中。

### 封燕然山銘

維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皇。登翼王室。納入大麓。維清緝熙。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於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雲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陳。洩以威神。元甲耀日。朱旗絳天。遂陵高闕。下鷄鹿。經磧鹵。絕大漠。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鏑。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殫。返旆而還。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郡。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將上以據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元靈。下以

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所謂一勞而久逸。暫廢而永甯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鑠王師兮征荒裔。剿凶虐兮截海外。奠其邈兮互地界。封神邱兮建隆碣。熙帝載兮振萬世。

### 班超

【傳略】班超。字升仲。後漢扶風平陵人。爲人有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家貧。傭書養母。久勞苦。嘗投筆嘆曰。大丈夫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明章兩帝時。出征西域。歷官軍司馬。將軍長史。西域都護。降撫五十餘國。封定遠侯。在西域三十一年。以年乞歸。卒年七十一。

### 請兵征西域疏

班超既破鄯善降疏勒等。欲乘機削平諸國。因上疏請兵。帝許之。

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卽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復。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

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尙能和輯諸戎。况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戹。自孤守疏。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大小。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葱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主。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擒。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旣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僊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

### 乞生還疏



永元十二年。超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因上疏乞生還故國。

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邱。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况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首邱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大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謬西域。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爲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

### 諸葛亮

【傳略】 諸葛亮。字孔明。東漢末。琅玕陽都人。少孤。避難荊州。躬耕隴畝。（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地名隆中）好爲梁父吟。每自比於管仲樂毅。而不求聞達。蜀漢先主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時亮年僅二十七。乃爲先主建奇策。身使孫權。合兵敗曹操於赤壁。收荊州之地。及平成都。先主稱帝。拜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先主崩。受遺詔輔後主。封武鄉侯。領益州牧。志在興復漢室。統一字內。乃東和孫權。南收孟獲。而後北伐曹魏。

六出祁山。後以疾卒於軍。年五十四。諡忠武。有諸葛忠武侯集。清雍正初。從祀孔廟。

## 前出師表

建興五年。亮率諸軍北駐漢中區。此疏乃臨發前上後主。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

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尙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繇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馳驅。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夕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禱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禱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云。

## 後出師表

漢晉春秋曰。此表亮表所無。張儼默記。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平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

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况臣鷲下。未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閭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賓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今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穉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料。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自表後主

諸葛亮

伏念臣賦性拙直。遭時艱難。興師北伐未獲全功。何期病在膏肓。命垂旦夕。伏願陛下清心寡慾。約己愛民。達孝道於先君。存仁心於寰宇。提拔隱逸。以進賢良。屏黜奸讒。以厚風俗。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隨時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盈財。以負陛下也。



## 孟軻

【傳略】孟軻。周末戰國時。鄒人也。（今山東鄒縣）嘗仕齊爲卿。生有淑質，早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當世取士。務先權謀。先王大道。陵替墮廢。異端並起。干時惑衆。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公之業。將遂堦微。於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備道遊於諸侯。時君咸莫能用。恥沒世而無聞。乃退而與其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論學窮理。因著孟子十四卷。用垂憲言。以詒後人。

### 養氣章

公孫丑章句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



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熟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毋暴其氣。旣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毋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 大丈夫章

滕文公章句下

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汝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 舜發於畎畝之中章

告子章句下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所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